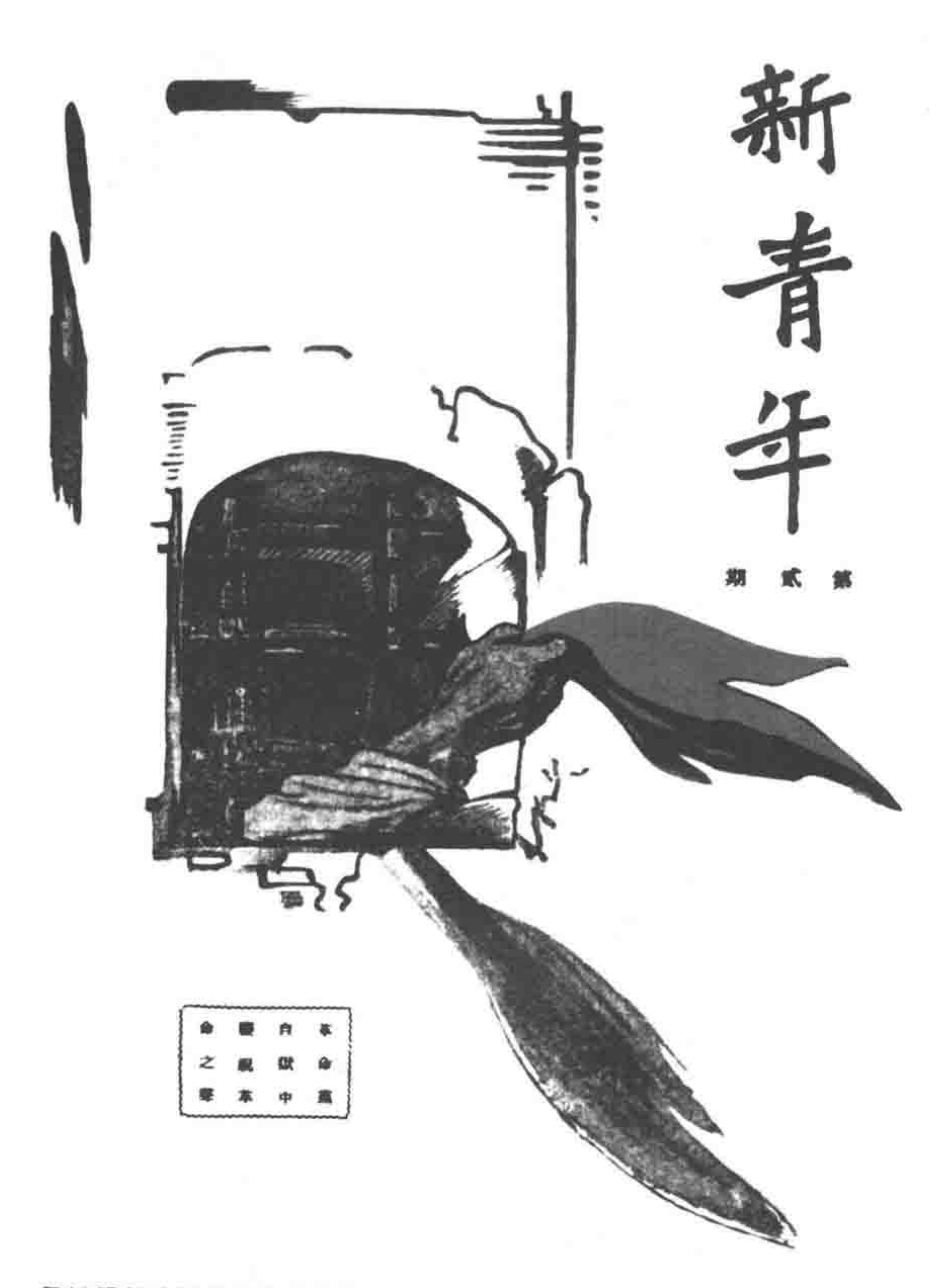
新青年

第貳期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共產國際號

共產主義派的社會運動，是現代最新進最革命的一派無產階級思想之代表。此派之政治的組織就是各國共產黨，他們聯合而成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存在已經四年，新青年此次重加整頓，特爲出一特號，以資研究。

目次：

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目次：

階下四

——一個審判的記實——

鄭韋之

一九〇五年。聖彼得堡。那時眞是歷史的滑稽：

——

『……公民呵！我們的力量在我們自己。應當仗着劍擁護自由。而皇帝的『欽賜自由』宣言書，哼！——那不過一張紙罷了。你們看，我可以把他團在拳頭裏。今天是人家「欽賜」的，明天人家就能收回去。你們看，我當着大衆撕碎這張紙！——難道不容易！……』

那年十月，罷工運動日益發展，——蘇維埃自然而然變成政治運動的中心。最早，他剛組織起來，工業的無產階級，——有的依職業組織，有的依企業組織，或者逕有依市區組織的，——四方八面都派代表到這所謂蘇維埃來。鐵路工會完全和他密切的結合……革命的怒潮裏，蘇維埃從『聯邦式』的評議機關不期而變成一切革命行動的直接指導機關。甚至於那『各聯合會之聯合會』，智識階級的各種同業公會的總機關，也參加十月十四的總同盟罷工，居然也承認蘇維埃的最高權。無數的罷工委員會——工程師，律師，小官吏，——都自動的遵從蘇維埃的決議。蘇維埃眞成『革命天』裏的北辰了。

好容易！——欽賜自由的宣言書，諭允明定憲法的詔書下了！

那便怎麽樣？……十一月裏，已經……

政潮似乎滾滾的東去，滾得那麽快：——當初反抗政府的有產階級已經漸漸被他衝進『秩序黨』了。然而十一月中旬突然的爆發郵電罷工，——各郵電機關，因爲杜爾諾沃將軍不知怎的違背了半月以前的『上諭』，發出一個命令禁止小官吏結社，——就宣布停工了。當時的國務總

理維德接到郵電公會的哀的美敦書：『取消杜爾諾沃的命令，使因入會而被革的官吏復職，不然呢……』十一月十五日，七十三處郵電職員代表，開大會於莫斯科，一致同意的議決——通電全國：『維德沒有答復，罷工罷！』十一月二十三，聖彼得堡區鐵路工人委員會却忽然接到苦史奇地方的來電，說：那地方礮台工程師涉夸洛夫等數人因『宣傳革命』被逮交軍事審判處，已經判決死刑準二十三晚十二時執行。 正在罷工中的電報機關，立刻接通了各地的鐵路工會；他們就議決一哀的美敦書，送到國務院：——假使晚八時前不取消涉夸洛夫等的死刑判決，全國的火車便要立刻停止。 果不其然，八點〇五分交通部便來央求電報生拍一萬急電通告全國，說涉夸洛夫等的死刑已經奉上諭停止執行了。 那亦險險乎……哼！ 自由自由！——偷來的自由是靠不住的；天下那有不賣力白沾光的事？

* * *

俄皇政府瞧着情勢不對，『非除根不可』。『蘇維埃是違法的秘密結社，應當……』 司法總長却支吾着：——蘇維埃不是……不是……他『學着』中國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學生聯合會；議決的事在報上公布，每次會議紀錄都發表，並且每每和行政機關直接發生正式交涉…… 然而，始終想着了一個方法，逮捕蘇維埃主席赫魯斯達列夫(Khroustaleff)，那是十一月二十六的事。

逮捕一個主席又怎樣？ 赫魯斯達列夫個人的才能固然很高，——他的眞姓是諾實爾，有名的律師，早已是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 然而革命潮流急轉直下的時候，實在看不出他這『英雄』的本領。 這並不是他無才，而是革命的功績。 從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的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實際上進了政治的學校。 『英雄與庸衆』的公式已經不能通用於實際的革命運動。 首領的個性好一似融化在羣衆之中；而羣衆却自成其爲一政治的個性

政府逮捕赫魯斯達列夫不知是爲什麼？ 那種動機，恐怕當時主謀的皇村裏的土匪頭兒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却給了羣衆一個暗示：——決死的鬥爭，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秒一秒的近了。

蘇維埃議決案裏說：『十一月二十六日俄皇政府逮捕勞工代表蘇維埃的主席嚇魯斯達列夫・諾塞爾。因此，當舉臨時主席團（Pre'sidium）並預備武裝反抗』。於是新主席就是杜洛茨基（Trotsky）他那時的假姓是雅諾夫斯基（Yanovsky），還有符維乾斯基，慈勤德納夫（工人），一共三個人。

蘇維埃的機關裏，向來是絡繹不絕的人，雪片似的信，——請求那樣，請求這樣：——工人，女僕，店夥，農民，兵士，水手……他們這些人很『笨』，也和北京東郊的農民『請求』學生似的，去請求蘇維埃；他們對於蘇維埃，簡直以爲是萬能的，——這固然是他們的幻想，然而他們現在確實覺得『母親回來了，有個訴苦的地方』！

一個瞎子，土俄戰後的傷兵也來訴苦，請蘇維埃『逼那個人』（皇帝）出錢撫卹。鄉下某地主的經紀人，一個老哥薩克，說主人苛刻了他二十八年，無緣無故的革斥了他，——請蘇維埃去問他。他的信封上祇寫着『聖彼得堡工人營事處』，而革命的郵政居然給他送到了……

勞工代表蘇維埃積極的日益擴張自己的職權；到杜洛茨基時代，已經緊迫着決戰：『兩個政府』並存的時期快終了了。正值當時，日俄戰爭之後，革命運動期中，俄皇政府的預算決算弄得一塌糊塗，各機關欠發薪水。全俄各地各界的騷動一天一天的利害。革命中各種勢力團聚集中……蘇維埃於是發出財政宣言，說：『……祇有罷稅，要求現金；提取國家銀行裏的存款。俄皇政府是決不能信任的……』

* * *

那時新時代報上說：——『勞工蘇維埃並不悲觀，現在仍舊積極的進行，他的命令和議決案，簡短，明瞭，簡直是斯巴達式的文體；現時的維德內閣却沒有這樣的本領，很像頹傷失戀的女郎，向人叨叨絮絮的說個無窮無盡的廢話。』

然而十二月三日，維德內閣却亦簡短明瞭了：——派兵圍自由經濟協會（當時蘇維埃的會場），簡直逮捕蘇維埃。

那天四鐘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開會。 議事日程早已有了：政府沒收報紙問題；新頒罷工條例問題；杜爾諾沃將軍的陰謀密電問題。 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中央委員會，代表提議：俄直接受政府的『宣戰書』，——立刻聯合全國革命團體，預定日期舉行總同盟罷工，號召一切革命勢力開始行動，並當聯絡兵士間的騷亂和農民運動……

鐵路工會代表申言：六日將召集的路工大會，必定贊成罷工。 郵電工會代表也非常贊成，——郵電罷工正在聲嘶力竭的時候，若有總罷工，便可以再振旗鼓。……正在討論，忽然接到當天逮捕蘇維埃的消息。 半點鐘後便證實了。 那時樓下大會場裏各處代表已到齊，另有各黨代表，新聞記者，來賓。 執行委員會在第二層樓上開會，還想趕快藏起幾個重要些的會員預防變故。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屋外已經包圍上一營兵，憲兵隊，哥薩克騎兵隊，更夫，地保……脚步聲，槍柄聲，門窗開闔聲……樓下勞工代表熱烈的抗議演說，嘈雜得很。 執行委員會主席便開了樓上窗子向低下高聲的說道：『夥伴們，我們不要抗拒！ 我們現時就預先聲明：這裏祇會有兵放的槍聲，不然就是奸細故意放的槍……』 過了幾分鐘，兵上樓了，走到執行委員會門口。

主席說（向着軍官）：『請關了門，不要打擾我們會議。』

兵站住了不進去，可是門仍舊開着。

主席又說道：『會議仍舊繼續，有誰要發言』？

店夥聯合會代表發言：『政府今天這種行爲更多添了幾條總罷工的理由。 政府替我們決定了……無產階級的鬥爭這一次更當以軍隊爲出發點：平民的兵士應當保護國家，而不是……（軍官趕快把門關上。 演說的人却更高聲的說）。——就是關着門，門縫裏也透得過這勞工對於兵士的極親愛的呼聲，這是全國受壓迫者的呼號……』

門忽然開了，走進一個憲兵軍官，他的臉白得像臘似的（他怕人放槍），他後面跟着十幾個兵；一個兵守一個代表。

主席道：「現在宣布閉會。」

只聽得樓下一片折斷手鎗的滑脆聲音，——代表們不願意留在身上使警察取去。

開始查抄。 大家都不肯說姓名；可是一個一個抄查過，身上記上號數，都隨着牢獄的兵去了。

聖彼得堡勞工代表蘇維埃竟入了皇村裏的土匪頭兒之手。

* * *

蘇維埃裏的勞工代表約摸有三百多人坐在監獄裏；——那十二月裏莫斯科的武裝反抗總罷工運動完全被强力推殘了。 政府卻也不得不召集『帝國議會』，總算那是一年來革命運動的可憐的餘蹤。 第一次的帝國議會召集時，大家都以為要大赦了。 可是議會一面開，一面仍舊完了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開審蘇維埃謀叛案。 彼得堡各工廠的工人繼續不斷的開大會，提出抗議。 檢察廳要想完全歸罪於蘇維埃的執行委員，說他們是一個秘密黨員，自稱代表羣衆罷了；十二月之役以後，自由派的報紙也天天

說蘇維埃的『夢囈的革命方法』早已不得羣衆同情，羣衆已經傾向於新生活——『立憲國家』；然而一九〇六年六月中各工廠工人的議決案竟如此的明白表示這些官僚，學者的讕言絲毫沒有價值，甚至於他們的報章雜誌上都羞得不敢提起；彼得堡的工人都說自己願意受審：——假使革命運動是犯法的，那麼，大家都曾積極參與，蘇維埃不過是執行機關罷了。

好大的案件！ 難道還有什麼司法問題？——完全是政治上的勢力消長問題，誰也不肯犯罪，誰也不是應當審判人的。 六月中政潮還沒有穩定；究竟是守舊內閣還是自由派內閣，正在爭執之中；難怪審判廳長突然又宣布了改期開審。

* * *

直到九月十九方才開審。 證人傳到四百多：——工人，企業家，憲兵，工程師，女僕，新聞記者，郵電官吏，學生，教授，兵士……而審判官，原告的檢察員，被告的蘇維埃，辯護人，證人，大家足足忙了一個多月： 那

十月間的全俄總罷工，十一月間的罷工示威運動，反對軍事裁判處虐殺海軍水手，反對俄皇強壓波蘭民家，以至於八小時制運動，蘇維埃領導武裝反抗等等……一幅一幅的電影又重新在審判庭前演過。 蘇維埃的議事速記錄，議決案，布告，命令亂山似的疊在桌上，都成了物證，——其中也有救濟失業辦法，和解工人之間的誤解，調停勞資的衝突，領導時起時落的經濟罷工，小示威運動，這些『瑣瑣屑屑的』事務，在審判官方面以爲暫時與案件無關的。

審判庭完全宣布戒嚴，——滿庭憲兵警察，院子裏站着幾百名大兵；站崗的一直從監獄門口站起，到審判庭爲止。 他們竭力隔離着犯人和聽家，——大約放進去的旁聽者不過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可是三四十個穿着大禮服的律師，却時時穿過這一軍警築成的『活牆』。 而被告的櫳上就時時發現書報，旁聽席上時時擲下花朵。 一束一束送來的花，沒有完！ 審判長却亦不禁止。 到後來，甚至於有些憲兵，警察，受這種空氣的『傳染』，居然替被告傳遞起花來了。

還有當證人的工人！ 他們幾十個聚在一間證人室裏；等到審判長傳他們的時候，那門一開，革命歌的聲浪竟一直送到審判庭上。 這些證人真奇妙！ 他們把工廠左近的革命空氣帶到審判廳裏來了，竟輕意的破壞了神聖莊嚴的審判庭裏的肅靜。 那些新聞記者，上等社會裏的證人看着工人都狠狠似的。

第一天開庭，便有一個『示威』(De monshation)。 當天應當有五十二個被告受審，然而祇傳到五十一個。 有一個姓戴爾摩克爾袖光夾的，沒有來。

——被告戴爾摩克爾袖光夾那裏去了？——律師問道。

——他已經不在這一被告名單上了。

——爲什麽？

——他……他……已經鎗斃了。

不錯，他在六月二十至九月十九之間，曾經保出獄，不知怎的又突然被軍事法庭捕去，說是海軍謀叛人之一，鎗斃了。

當時被告，證人，辯護人，聽衆——都默然的起立，對於死者致敬。　那些軍官憲兵莫名其妙的也站了起來。

隨後證人排着二三十個一次去宣誓。　有許多證人剛剛做完工來，手亦沒有來得及洗，衣服亦沒有來得及換。

這些工人走到審判庭，四面看一看，對着被告點一點頭，說道：『你們好，夥伴們！』　好像他們還是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來問事似的。　審判長趕快叫他們去宣誓。一個老神甫已往站在那裏搖起他的法寶來。　可是證人却站着不動。　審判長又請一遍。

——不去，我們不宣誓，——底下有幾個人回答：——我們不信這個事。

——你們都是正教徒？

——我們在警察的註名冊上是正教徒，可是我們對於這些事不承認，並不相信。

——既然這樣，你們可以回去了，今天不用煩勞你們。

除出警察等職員做證人的以外，祇有天主教徒和耶穌

教徒的工人去宣了誓。　希臘正教徒反而一個人亦沒有去；他們祇聲明：必定不說謊。

一批一批的證人都是這樣問過去。　審判長對神甫說道：——願意的，就替他們行宣誓式；不願意的，請他們退後！

工人互相私語，漸漸的退後。　證人之中有一個當時有名的律師，而且還是自由主義派，沃君。

——證人沃君，你宣不宣誓？

——我……我……實在說來……宣誓的。

——既然這樣，請到神甫那裏去。

沃君踟躕着走去；他回頭望了一望：誰也沒有跟着他來。　前面却已經站着一個憲兵，亦是證人。

——舉起手來宣誓！

那個憲兵高舉着三個指頭。　律師沃君慢慢地舉起手，却又回頭望，手也停住了。

——證人沃君！——聽得像是已經發怒的聲音說道：

——你究竟是宣誓，還是不宣誓？

——怎麼啦……，怎麼啦，我宣誓，宣誓。

於是這一自由派的律師勉強『克己復禮』，高高的舉着手，和那憲兵同唸着神甫教他們的『咒』。　假使有藝術家描寫出這樣的景象，恐怕大家還以爲決不是寫實的！　這一法庭上的小小的一幕戲，實在是一個『社會的象徵』，——這是當時大家都覺得的。　工人的證人和被告相覷着微笑；上等社會裏的人覺得很不好意思；審判長有幸災樂禍的神氣……滿堂忽然陷於奇寂的幻夢裏。

開始質問證人。　問到聖彼得堡市議會的議員溪仁高仁伯爵。——有一次蘇維埃派代表團到聖彼得堡市自治會裏去提出種種要求，他剛剛出席，——所以他亦來當證人。

辯護人就問他道：

——你當時對於舉辦『武裝的自治民警』的提議，是怎樣的態度？

——我以爲這是與案件無關的。——那伯爵回答。——

——在我所主席的案件範圍裏，——審判長駁他道：——辯護人剛才的問題是合法的。

——既然如此，我應當說，當時我對於蘇維埃提議的民警辦法，大概是表同情的；可是以後我對於這一問題的見解，大有變更……

啊！　一年以來，『他們』的見解，對於許多問題，不知道變更了多少了！　自由主義派，立憲派，民主派的報紙，總算聲明對於被告的『人格』非常之表同情；然而他們當初的政治主張比起現在開審時的見解來，眞正是『不曾天淵之隔』，祗有工人，『無智識的下等人』，却絕對承認蘇維埃的政治行爲，沒有三心兩意的揚花水性。

各工廠往往有用全體簽名的聲明書，最多的有二千多人簽名，遞交法庭，說明：——蘇維埃的確代表羣衆的無產階級而行動，並非一羣冒名代表的秘密暗殺黨……，不能使他們個人負責。　那些聲明書往往在工廠裏已經經過幾千人的『油手』，又皺又齷齪，然而被告却很愛這些『爛紙』，每次正式要求書記官宣讀。　讀到臨了：——『我們，某某工廠的工人若干，願意分任蘇維埃之政治行動的

責任；假使他的行為是犯罪的，那麼，下列簽名的人都願受同等的判決」。 審判長聽着，一句話也不敢接下去。

然而檢察官始終要……他們的意思當然全注重在『預備武裝反抗』一點。 ——審判本是為此而開的，並不講什麼法理！

——蘇維埃是否號召『武裝反抗』？

——實在說來，並沒有號召，——證人回答。

——蘇維埃議決案中僅僅說明客觀上武裝反抗之不可免。 ——又有一個證人說。

——那麼，蘇維埃曾經要求召集『建國大會』。 究竟誰應當來創立這『建國大會』呢？

——平民自己。

——怎樣呢？

——自然應當用自己的力量。 好良心是不中用的。

——這樣說來，蘇維埃確曾供給工人武器，預備反抗的了？

——沒有，那武裝是預備自衛的。

審判長祇有聳聳肩。 然而辯護人，證人，被告的答辯，始終教審判官都懂得這層『矛盾』的道理。 工人的武裝直接的是為自衛。 然而……原來一九二三年大杉榮的死，狠有些『模仿』那時俄國許許多多的工人首領。 不但如此，俄國當時的光棍，暗探，警察還專心組織『私殺』案，放火燒工人區，擲炸彈，或簡直掠殺工會報館。 既然如此，工人不武裝又怎樣；——武裝的間接的目的，確亦因此決不能不是『反抗』！

審判的結果，——十五個人，杜洛茨基亦在內，判決終身剝奪公權，永久充發西伯利亞；兩個人監禁幾年；其餘的都祇能宣告無罪。

這次審判對於全俄社會有極大的影響。 第二次『帝國議會』選舉運動時，社會民主黨居然得到相當的勝利，原因一半亦在於此。 ——實際上，俄皇政府審問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巴力門』，恰好是為革命而宣傳。 階下四的蘇維埃尚且留這成績，有以自傲；難怪現在莫斯科德維爾街蘇維埃場上舉手橫立的自由神，在那赤旗招展之下，而

對着莫斯科省蘇維埃的紅牆，要這樣睥睨一切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詩

革命 VON HEINE

譯者文虎

我是寶劍，我是火光。

我在黑暗中照耀你們，

戰爭時我搶著站到儘頭的前線去。

圍繞我的是我朋友們的屍體，但是我們已經勝利了。

我們已經勝利了，但是圍繞我的是我朋友們的屍體。

葬儀的讚美歌中高唱着凱旋的歌調。

但是現在既不是歡樂——也不是悲哀的時候。

戰鼓重響了，

重新酣戰去。

我是寶劍，我是火光。

頸上血

工人某

軍閥手中鐵；

工人頸上血；

頸可折，

肢可裂，

奮鬥的精神不可滅！

勞苦的羣衆們！

快起來團結！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漢口江岸。

進行曲 赤華

譯者文虎

兄弟們！ 向太陽，向自由，向着光明前進，

光輝從黑暗的過去，炫耀着將來呵！

看億萬的兵丁，滔滔不絕的從幽暗中出來，

直到我們的希望達到，天地澄清的時候。

兄弟們，只前進罷，兄弟們，死正在嘲笑我們：

永遠做奴隸以終生，還是出於神聖的最後一戰？

過去

巨緣

淡綠色的落葉兒，
秋意中輕輕飄展呢。
落葉兒，我送你歸去，
祝你安安心心拋離「生意」。
春華秋實，你的使命盡了：
地上枯死了綠茵的草，
枝上飛去了嚶啾的鳥；
只落得把秋來報告。

天語

雙真

大地山河，如今還剩得幾許，
便欲倚飛雲，一直叩天門去。
靜悄悄裏，像聽得宇宙低語；
寒浸浸，光芒涵照斗牛路。
飄忽歸來天國，故鄉已無住處，
那莽塵寰亂侵擾，怎能迴顧？
何處，何處？
…………
天却有情，但我高絕，
殷勤來問我那人間苦。

知心

瞿景白

蝶兒吻着花兒道：
「我是你的知心。」
花兒道：
「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樣的？」
蝶兒道：
「你的心是香甜。」
花兒道：
「哼！ 只知道香甜——你愛的，
不顧我心裏的悲酸」。一九二三，九，二〇，杭州。

飛來峯和冷泉亭

瞿秋白

飛來峯下坐聽瀑泉，——

我恨不能再乘風飛去。
且來此冷泉石上，
做個中流的砥柱。

*

只聽你湍流奔瀉，
急節繁響怒號千古。
始終聽不出個：
『你爲什麼飛來，
爲什麼又飛不去？』

*

雖道儘名兒叫冷，
出山心却熱！——
怪不得這樣咆哮奔放，如洩積怒：
畢竟也枉稱飛來，原來是力求飛去。

一九二三年，七月。

出獄

劉拜農

同胞們都在地獄中，
　你們怎能不入獄？
同胞們都在地獄，
　你們怎可長入獄？

*

爲了解放受壓迫的同胞，
　你們同入獄。
入獄復出獄，
　片刻不忘同胞底幸福。

*

回首望故鄉，
　虎狼當道行人傷：
傷害我們猶可，
　莫使三千萬同胞都餧了虎狼。

*

你們是受壓迫的平民底使者，
你們是弱者底朋友。

我趕在你們出獄時，
代表受壓迫的平民，
代表弱者，
。祝你們一杯酒。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狗熊（獨幕趣劇）曹靖華譯

——呈棱洛夫曹夫——

俄國·柴霍甫著·

人物

葉麗娜伊凡諾夫娜波波瓦——寡婦，頰上帶着頰窩。女地主。

格利戈利斯節巴諾維其史米爾諾夫——不老的地主。

綠克——波波瓦的聽差，老頭。

在波波瓦宅中的一座客室裏面。

I

波 （身服重喪目不轉睛的看着一張相片）。與綠克

綠 這樣很不好呵，太太……這不過是你自己糟蹋身子罷了。……丫頭們和女廚子們都去採野菓子去了，她們都是快快活活的；就是那貓也都知道他自己的快樂，在院裏捉撲着小鳥，跑着玩。可是你自己整天坐在家裏，好像在尼姑廟裏一樣，沒有一點樂趣。唉！差不多有一年了，你連門都沒出過……

波 我永久不出門了……爲什麼？我已經是未亡人了。他長眠在墳墓裏邊，我把我自己葬埋在這四堵牆裏邊……我們倆已經都死了。

綠 唉！這那兒的話！我真不要再聽了。尼古

拉米哈洛維其下世去了，命該如此，這是沒有法子的……悲傷一下，也就夠了。 你也應該知道自己保重呵，不應儘管哭泣一輩子，穿一輩子喪服。 我的老婆死的時候，我也經過這種時候……怎麼呢？ 我悲痛哭泣了一個月，這也就夠她的了。 要是哭泣她一輩子，她也實在擔當不起呵！（嘆息）把你的鄰居都忘完了……你自己既不去瞧看人家，也不叫接見他們，我們過的光景好像蜘蛛一樣——同現世都隔絕了；禮服都放起來叫老鼠咬破了……如果沒有好人還好說，但是縣裏那麼樣的多着呢……在霍勃洛夫那兒的軍營裏邊，那軍官是何等的體面，叫你看的連眼睛都不想閉！ 在他們的野營裏邊，每禮拜五都有一個跳舞會、差不多軍樂隊天天都湊着音樂…… 唉！ 太太，你正當青春的年華，應該及時行樂……那嬌艷的姿色，不是永遠保得住的呵！ 若是再過十年，你要像孔雀一般，在那軍官老爺面前，去討他們傾心的羨慕，那就晚了！

波 （堅決）我請你永遠不要向我說這些話！ 你知道自從尼古拉米哈洛維其死了之後，我完全失了生命的價值你以為我是還活着呢，但這不過是你想着吧了！ 我誓到此生的最後一刻，都不與人往來，都不脫去我的喪服……你聽見沒有？ 叫他的幽靈看看，我是怎樣的愛他……我不瞞你，他先前是常常用種種殘刻不當的手段待我，並且欺騙我。 但是我呢，至死我都要給他守節。 我可以給他證明我是怎樣的愛他，他在陰間可以看見我和他活着的時候一樣的愛他……

綠 這樣說，還不如到花園裏逛逛；或是套着多比或維里康（馬名）到鄰居家裏作客去……

波 唉！……（哭泣）？

綠 太太！……太太！……怎麼呢？ 上帝保佑你！

波 他是何等的愛多比呵！ 他常常騎着他到戈爾查根及付拉梭夫那兒去，他馭馬馭的是何等的好呵！ 當他用全副精神去勒馬的時候，那是何等的威儀呵！ 你還記得嗎？ 多比！ 多比！ 叫他們今天多喂些多比點鈴鐺麥吃。

綠 是！

(銳厲的鈴聲)

波　(戰慄)看是誰？　告訴他，就說我什麼人都不見！

綠　是！　(出)。

II

波波瓦(一人)

波　(看着相片)你看一看，尼古拉，我是怎樣的會愛你和寬恕你……等到我的悲哀之心停止跳動的時候，我的愛情就同時消滅了(含着淚笑起來)。　你不嫌抱愧嗎？　我是多麼樣貞潔，把自己關在家裏，至死都不變節操！　但是你呢……你一點也不抱對愧麼；寶貝？　你常常騙我，對我耍我脾氣，常常成幾個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

III

波波瓦與綠克

綠　(進來，帶着急遽的樣子)　太太，外邊有人問你要見你……

波　可是你告訴他沒有，自從我丈夫去世以後，什麼人我都不見？

綠　我已經告訴他了，但是他不聽，他說他有很要緊的事情。

波　我不見！

綠　我已經告訴他了，但是那個小鬼罵着一直攪到屋裏來了……已經在飯廳站着呢……

波　(憤怒)好！　去問問他……這樣無禮的東西！

(綠克出)

波　這樣討厭的東西！　他來我這兒幹什麼來了？為什麼他來擾亂我的安甯？(嘆息)　這真是逼得我要到尼庵裏去……(沈思)　好！　到尼庵裏去……

IV

波波瓦，綠克與史米爾諾夫

史　(進來，向綠克)蠢驢！……你儘管愛說廢話……(見了波波瓦裝起很有身分的樣子)　太太，容我來把我自己介紹給你：我是退職的砲隊中尉，是地主格利戈利斯節巴諾維其史米爾諾夫！　因為有點很要緊的事情，不得已

方來煩擾你……

波 (不給他握手) 什麼事？

史 你的先夫是我的朋友，他尚欠我兩張期票，共一千二百盧布。 因爲明天我要到地務銀行去付息金，所以我到你這裏來問問，太太，請今天把我的賬清一下吧。

波 一千二百元……爲什麼我丈夫欠你的錢？

史 他買我的鈴鐺麥。

波 (嘆息，向綠克) 綠克，你不要忘了，叫多給多比倒點鈴鐺麥。 (綠克出，波波克向史米爾諾夫) 如果尼古拉米哈洛維其欠你的錢，當然我要還你；可是實在對不起，今天沒有現錢。 到後天我的總管從城裏回來的時候，我好告訴他叫他給你，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只是現在實在不能執行尊意……並且今天恰好正是我丈夫死後的第七月，我現在情緒很不好，很不願意做這些關於賬債的事情。

史 可是如果我明天不去付息金，我立刻就陷於破產的境地了！ 我的產業都被作抵押了！

波 到後天你來取你的錢。

史 我並不是後天用錢，是今天要用錢。

波 對不起，今天不能夠還你錢。

史 只是我不能夠等到後天。

波 如果我現在沒有錢該怎麼辦！

史 這麼樣你今天不能還嗎？

波 不能……

史 啊！……就是這樣了嗎？

波 是的，就是這樣。

史 就是這樣嗎？真的嗎？

波 真的。

史 哈哈！ 謝謝你，這樣就是了。(聳眉) 這樣還要叫我不生氣！ 剛才在路上遇見一位稅務員，他還問道：『爲什麼你常常生氣，格利戈利斯節巴諾維其』？ 這樣叫我怎樣能不生氣？ 我急着用錢急的要命，昨天早上天不明就出來到各賬戶那兒去要錢，那怕有一個人給我錢也好些！ 我好像喪家之犬一樣，誰還知道我夜裏過宿在

什麼地方！——在一個猶太人的酒店裏邊，躺在酒罈的旁邊……後來離家走了七十多里地來到這裏，希望要幾個錢，不料她又拿起她的『情緒』來搪塞我！　我怎能夠不氣生？

波　．我已經明白向你說過了：我的總管從城裏回來就給你。

史　我不是來找總管的，是找你的！　你的總管是什麼鬼東西，誰與他有什麼關係！

波　對不起，先生！　我受不住這樣的話，聽不慣這樣的口氣！　我不願再多聽你的話！（疾走出門）

V

史米爾諾夫（一人）

史　請你說！……情緒……七個月以前你的丈夫死了！　可是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　我問：你我要付息金不要去？　啊！　你的丈夫死了……情緒不好……還有什麼亂七八糟的鬼計……你的總管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你叫我怎樣辦呢？　我能夠坐氣球飛了去避債不成嗎？　怎麼呢？　再不然撞死到牆上不成嗎？　到格魯慈則夫那兒——他不在家；亞洛先維其呢，躲開了；顧麗翠呢，大罵了一架，我幾乎想隔窗子把他擲出去；馬祝多夫呢，正害霍亂病；到她這裏，她又拿起『情緒』來搪塞我！　這些無賴子竟沒有一個還我的錢！　這都因爲我老實好說話，把他們嬌養慣了！　啊！　等等看！　你看我怎樣！　我不願意你們拿我開心！　不給我錢我就住到這兒！　啊，今天眞倒霉！　眞氣死我！　氣的渾身都戰慄了！　唉！　天呀！　把我氣昏了！　（大叫）聽差！

VI

史米爾諾夫與綠克

綠　（進來）要什麼？

史　拿點汽水或水來！

（綠克出）

史　這叫什麼理！　人家急着用錢急的幾乎要上吊了，但她不給錢還說不願意做這些關於賠償的事情！……這眞是婦人女子，不知世故！　所以我向來就不願同這些女

人們講話，我甯願坐在火藥桶上都比同女人們講話好得多呢。阿！眞氣死我！氣得毛髮都豎起來了！我只要遠遠的看見她們，就要駭得毛骨聳然喊叫救命了！

VII

史米爾諾夫與綠克

綠——(進來，奉上茶)太太病了，不見客。

史——走開！

(綠克出)

史——病了，不見客！不要不見客……不給錢我總是不走。你病一禮拜我就在這裏住一禮拜……病一年我就住一年……你總算是欠我的錢，你的喪服和頰窩都打動不了我的心……我們見過這些頰窩！(走近窗子叫道)西門，把馬卸了！我們不走！我就住在這兒！告訴馬房裏叫把馬喂喂！你這畜牲！你還將馬韁繩套着！(嘲弄)不要緊……我給你——不要緊！(離開窗子)眞不好過……眞受不住的熱，沒有一個人還我錢，夜裏又睡不着，不料到了這裏，她又拿起她的什麼情緒……眞弄得頭痛，……喝點酒，怎麼呢？好，喝點酒！(叫道)聽差！

綠——(進來)要什麼？

史——拿盃酒來！

(綠克出)

史——嘿！(坐下，環顧周身)很好，很不錯！好像灰驢一樣：靴子弄得這麼樣髒，臉也不洗，頭也不梳，弄得一身草……她還把我當強盜看，還想怎樣好！(打哈欠)在客所裏這樣未免太粗鹵一點，但這也沒有什麼……我在此不是作客哩，我是討賬的人，對於討賬的人這樣沒有什麼……

綠——(進來，奉上酒)先生，你太……

史——(激怒)什麼？

綠——我……我沒有什麼……我……

史——你同誰說話？住嘴！

綠——(到傍邊)這不曉得是什麼小鬼來這樣搗亂……

(綠克出)

史｜　唉！眞氣死我！我恨不得把全世界都弄得粉碎……眞把我氣昏了……（叫道）聽差！

VIII

波波瓦與史米爾諾夫

波｜　（進來，俯視着）先生，我離開人間孤居很久了，我耐不慣這樣的吵鬧，我十分的懇求你，請你不要擾亂我的安寧！

史｜　給我錢我立刻就走。

波｜　我向你講的是俄國話：我現在沒有錢，請你等到後天。

史｜　我也是眞正給你講的俄國話：我不是後天用錢，是今天要用錢。如果你今天不還我錢，到明天我就要上吊了。

波｜　如果我沒有錢怎麼辦？眞奇怪！

史｜　那麼你現在不給我錢嗎？不能夠嗎？

波｜　不能夠……

史｜　好，那麼我就坐在這裏……只要不給我錢……（坐下）後天還嗎？好吧！我就這樣一直坐到後天。（跳起來）我問問你：我明天要不要去付息金？……或者你以爲我是鬧玩笑嗎？

波｜　先生，請你不要吵！這兒不是馬廐！

史｜　我問你的『不是馬廐』；是——我明天應分去付息金不應分？

波｜　你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

史｜　不，我一點也不放肆！

波｜　不，你太放肆了！你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很粗野的人！有品格的人對女子說話不是這樣子！

史｜　哈哈！眞是怪事！你叫我怎樣同你說話？說法國話嗎，怎麼呢？（激怒，咕嚕說道）媽達姆，惹烏普利……你不給我錢，我眞幸福……哈哈！對不起，我擾亂你！呵！今天好美麗的天氣呵！這孝服眞稱得你分外的俏麗呵！（向她鞠躬）

（註：『媽達姆，惹烏普利……Madame, jeuons pris……』太太，我請你……）

波——又呆又蠢。

史——（嘲弄）又呆又蠢！我在女子面前太放肆！太太，我這一生見的女人比你見的喜雀還多呢！我因爲女人決鬥了三次，我拋棄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拋棄了我！的確，我從前也曾當過傻子，發過柔情，巧言花語，竭力的逢迎女人，恭維女人；忽而對着月兒嘆息，忽而苦惱，發抖，用盡心血去愛她們，愛的幾乎要發瘋了，好像喜雀似的高唱着解放，把我的一半家產都都送到這溫柔鄉中，可是現在不行了！現在你們騙不了我了！這已經夠了！那烏黑的睛珠，柔情的秋波，玫瑰的嘴唇，笑容可掬的頰窩；在那銀白色的月波之下，低微的蜜語，低徊的嘆息——太太，我現在看起來一個錢也不值了！我並不是說你的，我是說一般女人的；他們從小以至於長大都是不懷好意，陰險，殘忍，讒誣，嫉怨，胡說亂道，撒謊幾乎要撒到入骨！可是講到這個東西呢，（拍着自己的額）呵！對不起，我說話太不留情面了，就是一個喜雀都比這些女子還要強十倍！如果你看一看任何美貌的女人，嬌嬌媚媚，簡直好是天仙一般，直叫人萬分高興！可是你要看一看他的心——那直是鱷魚一樣呵！（抓着椅子背將椅子破碎）最可惡的就是這種鱷魚，不知爲什麼理，常常總想着她的神品，她的專賣權——就是愛情！可是她除出只會愛一隻小狗之外還會愛誰？如果我說的話不對，我願叫魔鬼把我縊死了！……她的愛情只會嗚嗚咽咽的哭泣！她只會乘着男子所犧牲，所受苦痛的時候，她好作出種種的媚態去盡力的騙他。幸虧你也是一個女人，那麼按着你自己就可以知道女子的心性了！請你說句良心話：你一生見過女子真能夠守節不變的沒有？有沒有這回事！能夠守節不變的只有老媽媽和癡呆子！你可以看見有角的貓或白色的烏鴉，可是你遇不到一個守節不變的女子呵！

波——請問你，你以爲在愛情裏邊能夠守節不變的是誰？是男子嗎？

史——是的，是男子！

波——男子！（冷笑）男子在愛情裏邊能夠守節不變！

真是奇聞！（激烈） 你有什麼權柄敢說這種話？ 男子能守節不變！ 如果這樣我就告訴你：我所知道的男子裏邊最好的就是我的亡夫了……我那樣熱烈的愛他，拿全部的生命，凡青年有思想的女子所能愛的去愛他；把我自己的青春的年華，幸福，生命，財產，統統都交給了他，同他一個鼻孔出氣，好像異教徒似的向他祈禱……可是怎麼呢？ 這是世上最好的男子，還是毫無良心的步步欺騙我！ 他死了之後，我在他桌子上找到一整匣情書，可是在他活的時候——唉！ 這眞是不堪回憶呵！——他整個兒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當我的面他去和別的女子通情，欺騙我，揮霍我的金錢，拿着我的愛情去開玩笑……雖然如此，我還是愛他，很貞潔的愛他……甚至他死了之後，我還是一樣給他守節，不變，我永遠把我自己葬到這四堵牆裏邊，至死都不脫去我的喪服……

史——（輕蔑的笑着）喪服……我不知道你把我當什麼人看？ 好像似我不知道一樣！——你為什穿着這黑色的衣服並且把自己葬到這四堵牆裏邊！ 哦，這眞是神祕奧妙極了！ 叫那些赳赳的武士或青年的詩人從你宅前經過的時候，望着你那窗子必然想道：『這兒住的是神祕的達媽拉Tamapa，她因對她丈夫的愛情，遂把自己葬到這四堵牆裏邊』！ 我們知道這些玩意兒呵！

（注：達媽拉是列爾孟托夫所著魔鬼裏邊的女主人公，是喬治亞——在高加索——國的公主，是黑暗美人。 據列爾孟托夫詩中所說：達媽拉曾被一魔鬼愛上，後來她避魔鬼的愛，逃入尼庵，死在那裏。）

波——（臉紅）什麼？ 你怎敢對我說些話？

史——你把你自己活埋了，但是還忘不了往自己臉上撲粉呵！

波——你怎敢同我說這樣的話？

史——請你不要吵，我不是你的總管！ 我有什麼說什麼。 我不是婦人女子，我說話是很爽直痛快的！ 請不要吵！

波——不是我吵，是你吵的！ 請走！

史｜給我錢我就走！

波｜我不給你錢！

史｜不行，得給我錢！

波｜我就氣氣你，一個大錢也不給！　走開！

史｜我沒有這種福氣，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請不要給我玩這些把戲！（坐下）　我不要這些！

波｜（氣的發喘）　你就坐着嗎？

史｜坐着。

波｜請走開！

史｜給我錢……（到旁邊）　唉，眞氣死我！　眞氣死我！

波｜我不願同這些不要臉的人講話！　滾開！（少停）　你不走嗎？　不嗎？

史｜不走。

波｜不走嗎？

史｜不走！

波｜好！（按鈴）

IX

同上人與綠克

波｜綠克，把這位先生拉出去！

綠｜（走進史米爾諾夫）　先生，請你走罷，太太吩咐了！　不要在這裏……

史｜（跳起來）　住嘴！　你同誰說話？　再說我殺死你！

綠｜（捶胸）　老爺！……我的好老爺！……（倒到椅子上）　唉呀！　昏了！　我昏了！　要命呀！

波｜妲沙在那裏？　妲沙！（叫道）　妲沙！　白拉格亞！　達沙！（按鈴）

綠｜唉呀！　她們都去採野果子去了……沒有一個人在家……我昏了！　拿點水來！

波｜請滾開！

史｜請你放莊重一點吧？

波｜（握着拳，頓着足）　你這鄙夫！　鹵莽的狗熊！　蠢貨！　怪物！

史——怎麼？ 你說什麼？
波——我說你是狗熊！ 是怪物！
史——（挺身上前）我請問你，你有什麼權力來欺負我？
波——是的，我欺負了……怎麼樣？ 你當我怕你嗎？
史——你看你是女人，便有權力無故欺負人嗎？ 是的嗎？ 決鬥呀！
綠——老爺！……好老爺！……拿點水呀！
史——決鬥喲！
波——你看你有強健的拳頭，牛大的嗓子，你便以為我怕你了嗎？ 是的嗎？ 你眞是蠢貨！
史——決鬥喲！ 我無論誰都不讓他來欺負我，我不管你是什麼女子，什麼纖弱的女子！
波——（用力叫道）你這狗熊！ 狗熊！ 狗熊！
史——現在我們可以除開一切的偏見，這僅是一個男子本着義氣去雪他的恥辱！ 平權，這就是男女平權！ 決鬥喲！
波——你要決鬥嗎？ 好！

史——即刻去！
波——即刻去！ 我丈夫死後還留下了兩枝手槍……我現在去取來……（急遽的走去，忽又轉回來）我將一槍打到你的鐵面上，叫你滾蛋！（出）
史——我打她好像打一隻小雞似的！ 我不是小孩子，不是心軟的小孩子，我管她是什麼纖弱的女子！
綠——我的親老爺！……（跪下）請你開開恩，可憐可憐我這老頭子吧！ 請走吧！ 眞把我嚇死了，還要決鬥呢！
史——（不聽他）決鬥，這就是男女平權，婦女解放，兩性平等！ 按理我也要打她！ 呵！ 這是什麼女子？ （嘲弄）『叫你滾蛋……我一槍打到你的鐵面上……』這是什麼女子？ 紅着面孔，瞪着眼睛……竟要和我決鬥！ 我眞是這一輩子只見過頭一次……
綠——老爺！ 請走吧！ 我永遠祝福你！
史——這眞是婦人女子！ 這個我明白！ 眞是婦人女子！ 呵，她不是妞妞妮妮，不是懦弱無能，是火一樣，

炸藥一樣，火箭一樣！ 打死她也覺可惜呵！

綠 （哭泣） 老爺……我的親老爺！ 你走吧！

史 我眞喜歡她！ 眞喜歡她！ 那笑容可掬的頰窩，我眞愛她！ 我不問她欠我的債了…… 我的氣也消了…：她的魔力眞大呵！

X

同上人與波波瓦

波 （帶着手槍進來） 這就是手槍……但是在我們決鬥以前，請你先教我怎樣放槍法……我向來還沒有握過手槍呢。

綠 救命吧，老天爺呀，可憐可憐吧……我去找園丁，車夫去……這眞是天外飛來的災難呵！（出）

史 （檢看着手槍） 你瞧，手槍有幾種……有一種專爲決鬥用的手槍，叫做毛及梅爾式。 你這兩支手槍是斯米特和維也生式的，是三響，子彈的發火點在中央……這手槍很不錯，這兩枝手槍至少得九十個盧布……拿的時候這麼樣……（向旁） 喂！ 眼睛！ 眞是媚人的眼睛！

波 這樣麼？

史 不錯，是這樣……然後再擧起槍頭……這樣的描準……頭少向後一點！ 手伸直！ 很好……這麼着……然後再用這個指頭把這個小東西一撥就得了……不過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慌，描準的時候不要着急…… 不要叫手搖動。

波 好……在屋裏放槍不方便，我們到花園裏去吧！

史 走，不過我預先要聲明的我要往空中放槍。

波 這個還不夠嗎？ 爲什麼？

史 因爲……因爲……這是我的事情，爲什麼！

波 你們怯了嗎？ 是的嗎？ 呵—呵—呵—呵！ 不，先生，你不要變卦！ 請跟我走！ 我的槍彈打不到你的頭上總不甘心……這個頭腦我眞討厭！ 你怯了嗎？

史 是的，我怯了。

波 胡說！ 你爲什麼不想決鬥？

史 因爲……因爲……我……我愛你！

波 （冷笑） 他愛我！ 他竟敢說他愛我！ （指着

門）請吧！

史　（默然放下手槍，拿着帽子走去；走到門口站着，半分鐘的光景，兩人默然互相注視；後來他躊躇的走向波波瓦。）　呵……你還生氣嗎？　我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但是，你要知道……這怎麼說好……是這麼一回事，你看，是這麼一回事，到底……（叫道）　呵，我愛你，難道我還錯了嗎？　（抓着椅子靠，將椅子破碎）　怎麼你的家具這麼樣脆！　我愛你！　你明白嗎？……我差不多愛上了！

波　走開，——我討厭你！

史　呵！　好美的人兒呵！　我生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　我上當了！　中魔了！　好像老鼠一樣跳到籠裏了！

波　走開，不然我就要放槍了！

史　放吧！　你知道我死在你這雙媚人的眼睛之下，死在這天鵝絨似的柔美的小手握着的手槍之下，我是何等的榮幸呵！……我情瘋了！　請你即刻決定吧，因為如果我從此出去之後，我們永遠就不能見面了！　決定吧！……我是一個貴族，是很體面的人，每年有一萬元的收入……能射中擲在空中的銅錢……有很好的馬……你願意同我結婚嗎？

波　（大怒，用手槍示着）　決鬥呦！　決鬥！

史　我情瘋了！……什麼也不明白了……（叫道）　聽差，拿點水！

波　（叫道）　決鬥呦！

史　我情瘋了，愛上了，我簡直好像小孩子一樣，好像痴人一樣！（握着她的手，她痛的大叫起來）　我愛你！（跪下）　愛的向來都沒有這樣的愛過！　我拋棄了十二個女子，九個女子拋棄了我，但是沒有一個我愛的能夠和愛你這樣……我被軟化了，征服了……跪到你面前好像痴人一樣和你求婚……真羞真恥呵！　我已經發誓我五年沒有愛過人，現在忽然柔情動了，跳到你的圈套裏了！　我向你求婚，你願意是不願意？　不願意嗎？　那就算了！（起來急遽的向門走去）

波｜ 等一等……

史｜（站住）唔？

波｜ 沒有什麼，走吧，走吧！……但是，等一等……不，走吧，走吧！ 我討厭你！ 可是，不……不要走！ 哈哈，你知道我是怎樣生氣，怎樣生氣！（把手槍擲到棹子上） 握着這討厭的東西把指頭都弄麻木了……（氣的把手帕撕破） 你還站着嗎？ 走開！

史｜ 再見吧。

波｜ 是的，是的，走吧！……（喊道）你到那去？ 等一等……但是，去你的吧！ 哈哈，真氣死我！ 走開！ 走開！

史｜（走近她） 我真愛你！ 愛的要發痴了！ 好像小孩子一樣跪下來了…… 我渾身都抖顫了……（鹵莽） 我愛你！ 我真愛上你了！ 我明天要去付息金，秋忙也到了，但是你……（樓着她的腰） 我永遠都不原諒自己……

波｜ 走開！ 撒開手！ 我……我恨你恨極了！ 決……決鬥喲！（作長久的接吻）

XI

同上人，綠克帶着斧子，園丁拿着耙子，車夫拿着鞭子，工人拿着扦子。

綠｜（看見一對接吻的人） 老爺！（少停）

波｜（睜開眼睛） 綠克，告訴馬房裏，今天不要給多比倒給燕麥了。

——幕下——

荒漠裏

陶畏巨

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俞平伯先生說，到過洋鬼子那裏去的人回到禮教之邦來，便覺得葬身荒漠裏似的；那裏有精神生活！「物質臭」熏天的西方反卽是藝術世界，你道奇不奇？ 那裏……那裏億萬重壓迫之下的

工會與只有自己的俱樂部，有文學晚會；工人出廠洗洗油手，帶上領帶便上戲院去。何況……

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一片黃沉沉黯淡的顏色，——不要鮮麗，不要響亮，不要呼吸，不要生活。

霞影裏的蜃樓，是我孤獨淒涼的旅客之唯一的安慰。

然而他解不得渴；在沙漠裏水草是奇珍，我那裏去取水呢？

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魯迅先生雖然獨自「吶喊」着，祇有空闊裏的回音；周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也祇長出幾株異卉，那裏捨得給駱駝吃？雖然，雖然，我走着不敢說疲乏，我忍着不敢說飢渴；且洗心靜氣的聽，聽荒漠裏的天籟；且凝神壹志的看，看荒漠裏的雲影。前進，前進！雲影裏的太陽，可以定我的方向；天籟裏的聲音，可以潤我的行程。——(小敍)

* * *

文學革命的勝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軍旗；革命勝利了，軍旗便躱藏在軍營裏去了，——反而是聖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看元妙眞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黃赤白黑的旗幟，招展在市儈的門庭。文學革命政府繼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後，建設也眞不容易。「文學的白話，白話的文學」都還沒有着落。「民族國家運動」在西歐和俄國都曾有民族文學的先聲，他是民族統一的精神所寄。「中國的拉丁文」廢了，中國的現代文還沒有成績。請看：

「他們將如何？…他們欺侮我如狼欺侮一隻羊小一樣」。或者——「本來，爲這件，我和他們大傷情感」她……說。

「爲這件」三個字，中國的人，尤其是說白話的人，向來不這樣說。那「狼和羊」的一句，我念着都不能順口；我若要背誦他，一定比大學中庸難萬倍，不用說順口說出來了。我似乎是個中國人，并且念念書的，尙且如此。

我當初想這樣的句子大概不是中國活人說的，然而那兩句却偏偏括在引號「」裏。啊！我明白了：這是譯過來的。那裏有絲毫現實性和民族性？

小說裏的『引語』至少要貼切說話的人，何況簡直不成『話』。——難怪四五年來的努力枉然拋棄：說鼓書，唱灘黃，廉價的舊小說，冒牌的新小說——他們的思想雖舊，他們的話倒是中國話，聽來流利——仍舊占斷着羣衆的『讀者社會』。文學的革命政府啊，可憐你號令不出都門，……這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期：不是僞古典主義，而是外古典主義。你什麼時候走？我必定備盛筵替你送行。（外古典主義）

『我們應當說愛是人的；
我們可以說愛是獸的；
我們不能說愛是神的。』 俞平伯

* * *

現在雖則有許許多多無聊的愛詩：『東君』變成了『安琪兒』，『弓鞋影』變成了『接吻痕』，花花絮絮蜂蜂蝶蝶依舊是飛着，不過稍稍練習了些 La Valse（轉旋舞）飛舞時帶些洋氣罷了：……——可是我們應當承認近年來散文和小詩，確已經開始鍛鍊中國現代的文言。譬如朱自清先生的毀滅……

我們且專談詩的內容——那詩的技術，本來不是我們不做詩的文學評論者所懂得的，像徐志摩先生，他能用中國話譯曼殊斐兒，他自然就能長吟『幻想』：——我們且不要獻醜，祇略談，詩的內容——愛。愛真正不是神的，愛是人的。愛若是神的，便是說謊。禽獸之邦裏的女鬼子往往說：『人難道是感情的主人』！就這一句話斷送了一切法律道德宗教。她爲的是不肯說謊。詩（Poesie）裏強烈的個性，雖不能次次戰勝，然而就使失敗也有光榮。有這種個性，悱惻忠恕之苦心才能自見；若是心存着名教，自己對於愛感說謊，還要說愛是『神聖的』，——其實是計較心，那裏還有愛！『唱老實些罷』！

可是，老實要自己老實，不要替人家老實。

創造週報的滕固先生有一篇小說『鄉愁』，真正說老實話：『L夫人因爲戀愛者的死而另嫁了；可是她的戀愛者竟沒有死，是故意拍的假電，爲了要完成她和L先生的好事；她發覺了，……怎麼辦呢』？滕固先生的藝術很好，

也沒有「外古典主義」，就這「L」一個字母（我想外國文的N城，倘且應當譯成某城，何況中國人的姓），然而一個字是小事。雖然……外表雖然沒有「外古典主義」，內容却有些嫌疑。

唉，中國的新文學，我的好妹妹，你什麼時候才能從雲端下落脚踏實地呢？　這樣空闊冷寂的荒漠裏，這許多奮發熱烈的羣衆，正等着普通的文字工具和情感的導師，然而文學家却祗……（愛的詩意）

勞作之聲還遠着呢。

・　・　・

現在正是「黃金」時代，有黃金便有甜吻；那手足胼胝的藝人，那裏在詩人眼裏！　黃金時代開始，人格賴黃金而解放，戀愛賴黃金而自由，禮教賴黃金而摧殘——黃金自己要製造作樂。　汗血雖然「漂杵」，詩人却立在杵上，正在乘長風破萬里浪。　可是世界的……可是掙扎在汗血裏的也許有呼號之聲。　譬如瞿秋白先生的「浪漫的獄中日記」（文學週報）：

「我們之後還有不少人呢；不說現在的工人多不過，國內此後要做工人的人更不知道幾千萬萬萬……救得淨麼」？……「我們的同事，我似乎看見他們眼睛裏……面色白得……白得可以顯出我們這幾萬人的心，幾萬人的力量。……」

可是他說：「這張紙還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的，距今已有三千零六年，是一篇獄中日記的一頁；單是這一個「獄」字就很費考據……」是不是？　這是顯得現實很遠，很古了。　他的文章也有些「外古典主義」，淺薄，淺薄！

勞工的詩人，你們問瞿秋白討債去：爲什麼他做的題目如此，却寫得那樣朦懂？　「歷可嘶，肢可裂」，——又何嘗不是詩呢？　只是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受盡了各方面的壓迫，眞正是「窮黨」，那裏談得起文化的……（黃金時代）

・　・　・

徐玉諾先生「問鞋匠」道：「鞋匠鞋匠，你忙甚？——

現代地上滿都是刺，我將造下鐵底鞋。 鞋匠鞋匠，你愁甚？——現代地上滿是泥，我將造出水上鞋。 鞋匠鞋匠，你哭甚？——世界滿滿盡是崖，怎能造出雲上鞋？——鞋匠鞋匠你喜甚？——我已造下夢中鞋。 張哥來！ 李哥來！ 一齊穿上夢中鞋」！ 夢中鞋是穿了，可惜走不出東方。 我實在禁不住，不免續貂：

「夢中鞋是穿上了，

只是恐怕醒來啊。

張哥醒！ 李哥醒！

大家何不齊動手？

掃盡地上的刺泥崖，

那時沒鞋亦可走」。

東方始終是要日出的，人始終是要醒的。

東方始終是要日出的，何必要登泰山？ 然而泰山上

：

巨人的手指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里了……

（徐志摩「泰山日記」）

東方有的是日，可是日在東方祇照着泰山的頂，「那不過是山頭，日光所初照的；山下呢，還正是漫漫的長夜，——無量數的窮無可告的……」（俄國美聯茲夸夫斯基之「不是和平而是劍」）那些又怎麼樣呢？ 東方，東方！你如何獨占了太陽？ 那普照的光明，祇有在日中的時候。

東方的日始終是要出的，大家醒罷。 東方的日始終是要正中的，大家走向普通的光明罷（東方的鞋）

一九二三年，十月，於揚州。

科學與人生觀序

陳獨秀

亞東圖書館匯印討論科學與人生觀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無事，却很歡喜的做這篇序。 第一，因爲文化落後的中國，到現在才討論這個問題，（文化落後的俄國前此關於這問題也有過劇烈的討論，現在他們的社會科學進了步，稍懂得一點社會科學門徑的人，都不會有這種無常識的討論了，和我們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也不至於討論什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電線是不是蜘蛛精這等問題一樣。）而却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進步雖說太緩，總算是有了進步；只可惜一班攻擊張君勱梁啓超的人們，表面上好像是得了勝利，其實幷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面上在那裏開戰，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壽康先天的形式說，及任叔永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能說）。 就是主將丁文江大攻擊張君勱唯心的見解，其實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是因爲有一種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曾用。 「科學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觀」，敵人方面却舉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出來；「科學何以能支配人生觀」，這方面却一個證據也沒舉出來，我以爲不但不曾得着勝利，而且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大家的文章寫得雖多，大半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學概論講義』，不容易看出他們和張君勱的爭點究竟是什麼，張君勱那邊離開爭點之枝葉更加倍之多，這乃一場辨論的最大遺憾！ 第二，因爲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過這回辨論之後，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因爲這兩個緣故，我很歡喜的做這篇序。

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科學，和人生觀有什麼關係，這問題本不用着討論。 可是後來科學的觀察分類說明等方法

應用到活動的生物，更應用到最活動的人類社會，於是便有人把科學略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二類。 社會科學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哲學（這裏所指是實驗主義的及唯物史觀的人生哲學，不是指本體論宇宙論的玄學，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 這些社會科學，不用說和那些自然科學都還在幼稚時代，然即是幼稚，已經有許多不可否認的成績，若因為這幼稚便不要他，我們不必這樣蠢。 自然科學已經說明了自然界許多現象，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社會科學已經說明了人類社會許多現象，這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 自然界及社會都有他的實際現象：科學家說明得對，他原來是那樣；科學家說明得不對，他仍舊是那樣；玄學家無論如何胡想亂說，他仍舊是那樣；他的實際現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隨着你們唯物論唯心論改變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來在那裏繞日而行，孟軻以後，漸漸變成了無君的世界；科學的說明能和這死板板的實際一一符合，才是最後的成功；我們所以相信科學（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也就是因為『科學家之最大目的，曰擯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現象化之為客觀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窮其因果之相生』（張君勱語），必如此而後可以根據實際尋求實際，而後可以說明自然界及人類社會死板板的實際，和玄學家的胡想亂說不同。

人生觀和（社會）科學的關係是很顯明的，為什麼大家還要討論？ 哈哈！ 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之本身，也可以證明人生觀和科學的關係之深了。 孔德分人類社會為三時代，我們還在宗教迷信時代：你看全國最大多數的人，還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質以上的神祕；次多數像張君勱這樣相信玄學的人，舊的士的階級全體，新的士的階級一大部分皆是；像丁在君這樣相信科學的人，其數目幾乎不能列入統計。 現在由迷信時代進步到科學時代，自然要經過玄學先生的狂吠；這種社會的實際現象，想無人能夠否認。 倘不能否認，便不能不承認孔德三時代說是社會科學上一種定律。 這個定律便可以說明許多時代許多社會許多個人的人生觀之所以不同。 譬如張君勱是個飽學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曾學問的家族要去求

符咒仙方，張君勱立意要延醫診脈服藥；他的朋友丁在君方從外國留學回來，說漢醫靠不住，堅勸他去請西醫，張君勱不但不相信，並說出許多西醫不及漢醫的證據；兩人爭持正烈的時候，張君勱的家族說，西醫漢醫都靠不住，還是符咒仙方好：他們如此不同的見解，也便是他們如此不同的人生觀，他們如此不同的人生觀，都是他們所遭客觀的環境造成的，決不是天外飛來主觀的意志造成的，這本是社會科學可以說明的，決不是形而上的玄學可以說明的。

張君勱舉出九項人生觀，說都是主觀的，起於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起於人格之單一性的，而不爲客觀的，論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學所支配。今就其九項人生觀看起來：第一，大家族主義和小家族主義，純粹是由農業經濟宗法社會進化到工業經濟軍國社會之自然的現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於農業宗法社會觀與夫把子女及妻當作生產工具，當作一種財產、到了工業社會，家庭手工已不適用，有了雇工制度，也

用不著拿家族當生產工具，於是女權運動自然會興旺起來。第三，財產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產社會，人弱於獸，勢必結羣合作，原無財產私有之必要與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單一性的張先生，生在那個社會，他的主觀，他的直覺，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財產私有起來，怎奈他所得的果物獸肉無地存儲，並沒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變賣金錢存在銀行，結果恐怕只有放棄他私有財產的人生觀）；到了農業社會，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倉庫，穀物又比較的易於保存，獨立生產的小農，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沒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財產觀念，是如此發生的；到了工業社會，家庭的手工的獨立生產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萬的人組織在一個通力合作的機關之內，大家無工做便無飯吃，無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沒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已爲少數資本家私有了，非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大家只好賣力給資本家，公有財產觀念，是如此發生的。第四，守舊維新之爭持，乃因爲現社會有了經濟的變化，而與此變化不適應的前社會之制度仍舊存在，束縛着這變

化的發展，於是在經濟上利害不同的階級，自然會隨着變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衝突起來。　第五，物質精神之異見，少數人因爲有他的特殊環境，一般論起來，慢說工廠裏體力工人了，就是商務印書館月薪二三十元的編輯先生，日愁衣食不濟，那有如許閒情像張君勱梁啓超高談什麼精神文明東方文化。　第六，社會主義之發生，和公有財產制是一事。　第七，人性中本有爲我利他兩種本能，個人本能發揮的機會，乃由於所遭環境及所受歷史的社會的暗示之不同而異。　第八，悲觀樂觀見解之不同，亦由於個人所遭環境及所受歷史的社會的暗示而異，試觀各國自殺的統計不但自殺的原因都是環境使然，而且和年齡性別職業節季等都有關係。　第九，宗教思想之變遷，更是要受時代及社會勢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據所傳神話，大都是崇拜太陽，火，高山，巨石，毒蛇，猛獸等的自然教；後來到了農業經濟宗法社會，族神祖先農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後來商業發達，隨着國家的統一運動，一神遂至教得勢；後來工業發達，科學勃興，無神非宗教

之說隨之而起；卽在同一時代，各民族各社會產業進化之遲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隨之而異，非洲美洲南洋蠻族，仍在自然宗教時代，中國印度，乃信多神，商工業發達之歐美，多奉基督；使中國聖人之徒生於倫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頌耶和華；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國窮鄉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與狐狸。　以上九項種種不同的人生觀都爲種種不同客觀的因果所支配，而社會科學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論理的說明，找不出那一種是沒有客觀的原因，而由於個人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憑空發生的。

梁啓超究竟比張君勱高明些，他說：「君勱列舉「我對非我」之九項，他以爲不能用科學方法解答者，依我看來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學方法解答」。　梁啓超取了騎牆態度，一面不贊成張君勱，一面也不贊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見是：

「『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　卻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

他所謂大部分是指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他所謂一小部分是指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他說：『既涉到物界，自然爲環境上——時間空間——種種法則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項，固然不離物界，難道情感方面事項不涉到物界嗎？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應，情感如何而起，這都是極普通的心理學。關於情感超科學這種怪論，唐鉞已經駁得很明白。但是唐鉞駁梁啓超說：『我們論事實的時候，不能專論人價値問題』。而他自己論到田橫事件，解釋過於淺薄，幷且說出『沒有多大價値』的話，如此何能使梁啓超心服！其實孝子割股療親，程嬰杵臼代人而死，田橫乃木自殺等非動，在社會科學家看起來，無所謂優不優，無所謂合理不合理，無所謂有價値無價値，無所謂不可解，無所謂神秘，不過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所應有之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乃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之道德傳說及一切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試問在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這樣舉動，有沒有這樣情感，有沒有這樣的自由意志？

范壽康也是一個騎牆論者，他主張科學是指廣義的科學，他主張科學決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全部。他說：『人生觀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後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觀的直覺而得，決不是科學所能干涉。後天的內容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而定，決不是主觀所應妄定』。他所謂先天的形式，卽指良心命令人類做各人所自認爲善的行爲。

什麼先天的形式，什麼良心，什麼直覺，什麼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狀況不同的各時代各民族之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一個人生在印度婆羅門家，自然不願意殺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長家，自然以多殺爲無上榮譽；一個女子生在中國閥閱之家，自然以貞節爲他的義務，他若生在意大利，會以多獲面首誇示其羣；西洋人見中國人赤腳對女子則駭然，中國人見西洋人用字紙揩糞則驚訝；匈奴可汗父死逕妻其母，滿族初入中國不知漢人禮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爲恥；中國人以厚葬其親爲孝，而蠻族有委親尸於山野以被鳥獸所噬爲榮幸者；歐美婦女每當稠人廣

衆吻其所親，而以為人妾為奇恥大辱；中國婦人每以得為貴人之妾為榮幸，而當衆接吻雖娼妓亦羞為之：由此看來，世界上那裏還有什麼良心，什麼直覺，什麼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說明『科學何以能支配人生觀』，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張君勱走的是一條道路。 我現在舉出兩個證據：

第一，他自號存疑的唯心論，這是沿襲了赫胥黎斯賓塞諸人的謬誤，你既承認宇宙間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學家站開，且讓玄學家來解疑。 此所以張君勱說：『既已存疑，則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學，不應有醜詆之詞』。其實我們對於未發見的物質固然可以存疑，而對於超物質而獨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質的什麼心（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什麼神靈與上帝，我們已無疑可存了。 說我們武斷也好，說我們專制也好，若無證據給我們看，我們斷然不能拋棄我們的信仰。

第二，把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歸到科學與物質文明，固然是十分糊塗，但丁在君把這個責任歸到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卻也離開事實太遠了。 歐洲大戰分明是英德兩大工業資本發展到不得不互爭世界商場之戰爭，但看他們戰爭結果所定的和約便知道，如此大的變動，那裏是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製造得來的。 如果離了物質的即經濟的原因，排科學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造成這樣空前的大戰；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張君勱所謂自由意志的人生觀真有力量了。

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 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為完全真理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張君勱等超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

十二，十一，十三。

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

瞿秋白

今年春夏間，努力週報丁文江胡適之先生等與張君勱先生辯論科學與人生觀。 我看他們對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爭辯實在打不着痛處。 可是因爲辯論所涉太廣，我不願意直接加入，弄得我的文章變成論戰體（"polémique"）的，讀者反不易懂。 我祇說：『所論的問題，在於承認社會現象有因果律與否，承認意志自由與否』，別的都是枝節。 所以我試一論『必然』與『自由』的意義。——"That is the question!"

一 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之規律性

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界的發展各有不同的歷史。最顯著的差異，便是：自然界裏祇有無意識的盲目的各種力量流動而互相影響：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現，亦僅祇因爲這些力量的互動。 自然界裏絕對無所謂願望，目的。

人類社會的歷史裏却大不同——這裏的行動者是有意識的人，各自乘其願慾或見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固然，研究各時代或各戰役的時候，這一異點，應當特別注意，因爲他對於人類歷史有很重大的價值；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認歷史的進程之共同因果律。 表面上看來，歷史之中，雖然有人所願望的目的，而實在還是偶然的事居多。 所願望的事能夠眞正實現的——非常之少。 人的目的往往互相衝突反對，或者是根本上不能實行，或者是手段不足以實行。 歷史之中無數不同的傾向及行動互相衝突，其結果却與無意識的自然界毫無差異。 凡行動都有所願望的目的；然而此等行動之結果却往往並非所願。 即使表面上看來，結果與原定目的相符，而實際上此等結果又能引出非所願望的事，決不能剛剛是人所願望的。因此，社會裏與自然界同樣是偶然的事居多。 然而凡有『偶然』之處，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內部隱藏的公律所支配。 科學的職任便在於發見這些公律。

歷史的進程大致是：各人自求其目的而有所行動，於是無數人的行動互相牽掣推移而進展，便成歷史。 各人的目的和意志受願望與見解的規定。 然而直接規定願望和見解的各種影響，又各不相同。 此等影響或來自外物

，或出於思想：虛榮心，『愛眞理及正義』，個人的毒恨，甚至於一切肉慾。然而一方面，我們已經說明個人的願望決不能完全實現；所以這些願望根本上便祇有第二等重要的價值。別方面，却發生了新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意志而能使移易方向；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原因反映於人的思想裏而引起各種願望』？

舊派的唯物論向來不設這種問題。他們的歷史觀實在是唯用主義（實驗主義）的：可以分歷史上的人物為『好人』與『壞人』，各依其所願望為標準而斷，研究的結果大半是好人吃虧而壞人沾光。於是就說歷史發展中並無所謂『天道』——這算是唯物論！其實這種學說自己就反對唯物論：他以為思想的動機是歷史事實的最後原因，而不去研究那思想動機後所隱匿的動機。這種學說的不一貫，不在於他承認思想動機之存在，而在於他不追究思想動機之後的最後原因。

歷史現象的研究應當更深一層。英雄偉人以至於羣衆的動機，不論是顯而易見的或是隱匿難見的，都不是歷史現象的最後原因；最後原因却是造成這些種種動機的現實力量。黑智兒的歷史哲學不承認個人的動機是最後原因，然而他承認是哲學思想的流派：他尋求最後的原因不在歷史之中，而在歷史之外。譬如黑智兒解釋希臘史，他不細細考究希臘史實之間的聯繫原因，而說希臘史是眞美個性之創造過程，說是藝術作品的實現。客觀的唯心論之謬誤，就在於此。

歷史中之政治家的動機，不論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必定與最後原因相聯繫。個人的動機無論如何重要，總敵不過羣衆的動機，或是民族的，或是階級的；所以研究歷史的原因，必須追究羣衆動機的根源。然而羣衆動機，還不僅在於短期的爆發或湧動（如中國之五四運動時之羣衆心理），而在於能引起歷史上之巨大變更的長期運動，所謂時代思潮，或是明顯的有組織有意識的，或是隱藏的無組織無意識的。先細察此等動機——或是直接明瞭的，或是託之神秘幻想的，——祇要是能使入羣衆及其首領（所謂偉人）的頭腦的，都要研究；再進便求此等動機的

最後原因：如此，方能發見歷史進化裏的公律以及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域之特別公律。

二　自由與必然

旣如此，一切動機（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聯繫的；一切歷史現象都是必然的。——所謂歷史的偶然，僅僅因爲人類還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純粹是主觀的。　決不能因爲「不知因果」便說「沒有因果」。

或者有人說：『若是承認一切現象，甚至於精神現象都是必然的，那就人的行爲都成了盲目的不自由的了』！其實所謂『自由』（絕無因果）僅僅是尙未了解的『必然』。『必然』的所以顯着是盲目的，亦僅僅因爲暫時不可了解。　凡是可以了解的『必然』，就決不是盲目的。　『自由』不在於想像裏能離自然律而獨立，却在於能探悉這些公律；因爲祗有探悉公律之後，方才能利用這些公律，加以有規畫的行動，而達某種目的。　因此所謂『意志自由』，當解作：『確知事實而能處置自如之自由』；若是否認因果律，就算自由，那眞是盲目的眞理了！　人的意志愈根據於事實，則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據於事實，則愈不自由。——因爲不知因果律，便無從決定行爲，祗有孤注一擲的賭博的徼倖心，而絕無所謂自由意志。　『自由』實在是能克制自然及自己，然必以知悉自然的必要爲根據；所以『自由』本是歷史發展之必然的產物。最早的人，在昧昧時代，各方面都不自由，與禽獸無異；然而每一次的文化進步，都是行近自由的一步。　人類歷史的初步便是火之發明：發見機械的動及摩擦可以生熱及火；——到最近代的文明，却是變熱力成機械的動。　人類離自然而獨立自由，完全在於探悉自然界的公律。　人類歷史的發展裏，人若欲求得自由，欲求脫離社會現象之『自生自滅性』的壓迫，而進於自由處置社會現象的威權，亦必須探悉社會現象裏的『必然』的因果律。　空言意志自由，甚至於否認因果律以立意志自由——那簡直是自相矛盾。

三　歷史的必然與有意識的行動

資本主義時代的强有力的生產工具若能變成公共的財

產，生產制度若得按照着社會關係而組織，那時，人類方能完全克服自然，才能完全制止自己的盲動。祇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方才能有意識的製造自己的歷史。祇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的意志(社會的原因)方才漸漸的能實現。祇有到了那個時候，爲人類所支配而動的社會原因，方才能漸近其所願望的目的。『這是從必然世界至自由世界之一躍』。

第一，應當明瞭『必然』的意義。亞里士多德便說『必然』有種種程度的不同。譬如：必然要吃藥，病才會好；必然要呼吸，人才會活；必然要到上海去，才能討着債。這是所謂『附條件的必然』——假使要病好，我們便應當吃藥；假使要活，我們便應當呼吸。人類經營生活，對外物有所動作，常常遇見這一種的『必然』：假使他要收穫，他便必然要先種植；假使他要打野獸，他便必然要射箭；假使他要開動汽機，他便必然要積蓄熱力。此種『附條件的必然』裏，顯然有『服從』的成分在內；人若能不費勞力，而滿足自己的需要，那時他就更自由些；因此，即使人能征服自然，使自然爲人服務，那時，人仍舊是服從自然。然而這種對於自然之『服從』却是人類解放的條件：人若服從自然則對於自然的威權反而增長，人的自由亦就增長。所謂服從自然(必然)，是說服從自然律；所謂征服自然，是說征服自然本身。組織有規畫的社會生產時亦是如此。服從技術上及經濟上的某幾種『必然』，人便能破毀那受自己生產品所支配的『作繭自縛』的怪現象，人便能得多量的真正自由。他的『服從』正是他的『解放』之源泉。

其次，所謂『必然』還有『障礙力』的意思：就是特別的一種力量，強迫我們不能照着自己的心願去做，而祇能做違心之舉。這種『必然』的確是人的自由的對敵。然而應當知道：外力固然足以使事實與我們的心願相違異，可是他亦能使事實與我們的心願相適合。我們的心願，自己能成爲一種外力。——祇看我們的觀點如何。譬如『強迫地主無代價移讓土地權於貧農』——這是一件事實，他對於地主，確是很可恨的一種歷史的必然；然而對於貧

農，却是他的自由意志之表現。至於『以相當報酬贖取土地於地主』，——對於地主是自由意志之表現；對於貧農便是可恨的歷史的必然。

於是可見『附條件的必然』和『障礙力的必然』都不是絕對與自由意志不能並立的；却是相反相成的。

再則，最重要最根底的問題，便是『因果的必然』。那『附條件的必然』是主觀的行動，『障礙力的必然』是主觀的受動。至於『因果的必然』纔是客觀的解釋。或者以爲社會發展既有因果的必然，便可以絕不行動，便無從有意識地去助長某種歷史的發展。這種學說以爲祇有兩種情形：『或者我認這種現象是必然的，不可免的，那便用不着去助長他；或若我的行動是引起這種現象所必需的，那便這種現象不能叫做必然的。誰又竭力去助長那必然的不可免的太陽之東升呢』？

雖然！太陽之東升與人類社會關係絕無聯繫，亦不是他的因，亦不是他的果。所以可與社會現象相對待。至於社會現象和歷史，對於人類却不同了。歷史是人做的；當然，人的意向不能不是歷史發展的一因素。可是，人所做成的歷史偏偏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正因爲其中亦有個『必然』在。既有這一『必然』，便有這『必然』的果——人的某種意向。此種意向再回過去做社會發展因素。『意向』并不與『必然』不相並立；不過意向亦受『必然』的規定罷了。

每一階級傾向於求解放，行社會的變革，他的行動亦是這一變革的因。然而他的行動及種種意向又是某種經濟發展的果，所以他自己亦受『必然』的規定。

社會學之所以能成科學，全在於他能解釋明白人之社會的目的何故發生；社會的目的是社會發展過程之必然的果，追尋他最後的原因，却在於經濟發展。

既然知道歷史的必然，人的行動就更可以『自由些』，——更容易達到目的些；我可以看着自己的行動以爲是某種必然的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種種條件之一。我的行動因此更有意識些。所以決不能因爲既有歷史的必然便不要有意識的行動。祇有否認歷史的必然時，方才真正否認

社會學，否認社會科學，而一切社會運動都成盲目的無意識的僥倖行動。

四　理想與社會的有定論

理想是什麼？　普通人的答案是：『理想是目的，是我們道德上所不得不立的目的，可是因為太高了，我們不能達到』。　所以有所謂『信仰理想』。　其實『信仰』與理想絕對不相關涉。　祇有與現實毫不相關的理想，容得人家信仰。　現在許多中國人都說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好極了，可惜不能實行。　這種人是最信仰社會主義的理想的。　反而是對社會主義懷疑的人，還想着些現實世界。　那種頌揚社會主義的人，比警察可怕萬倍。　理想與現實之間必須有密切的聯繫。　假使沒有聯繫，那種理想便是幻象。　譬如章士釗的農村立國之類，就是這種東西。　社會主義的理想却密切聯繫着現實生活。　真正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現實。　現在的現實是過去的果，亦就是將來的因。　現實是流變不居的；既有流變，便有公律，依此現實流變不居的裏面公律而後能預見將來的現實；這種將來的現實對於現在便是理想。　假使沒有這種必然的公律，那裏能發生對於將來的理想呢？——張君勱先生以為自然界有『相同現象』可以做科學的對象；人類社會間則有英雄豪傑等，不能發見『同相』人，故不能以科學測度；——這是狠錯的。　科學的公律正是流變不居的許多『異相』裏所求得的統一性。　譬如雷雨前的天色實在沒有一次是絕對相同的，然而亦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雷雨的公律。　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環境形勢大相差異，然而并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革命的公律。　因有公律可尋，所以纔有社會理想。　真正的社會理想祇有根據於科學公律所求得的『將來之現實』。

既然如此，或者可以說：『一切英雄豪傑的理想家，所謂「天才」，所謂「創造」，似乎都是無用的，都是不足奇的了』。　那却不然！　從客觀方面說來，現實的社會生活以至於藝術思想，從舊的變成新的形式，恰好用得着理想家或天才，他們是這種變革裏所必需的『歷史工具』；然而此等歷史工具仍舊是歷史的產物。　社會科學的證據不

在於孫文之類似羅倍士比埃爾，而在於孫文之不似羅倍士比埃爾。 假使中國與法國革命前的經濟制度及國際地位等絕不相同，而能生一孫文恰好與羅倍士比埃爾相似，那才足以證明社會現象之無因果呢。 再則，從主觀方面說來，英雄或天才能參加偉大的歷史運動，能當得起歷史工具，是很希罕的事；然而他止少要能知道幾分社會現象的必然公律。 那自然現象的公律，若是沒有物質，必不能有；社會現象的公律，若是沒有人，亦決不能有。 可是決不能據此便說個性可以不顧社會公律。

總之，社會現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這些因果律，則其意志行為更切於實際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後能開始實行自己合理的理想。

因此，「必然論」是社會的有定論(diterminiSme)，而不是「宿命論」(fatalisme)。 社會的有定論說明「因果的必然」，祇有不知道「因果的必然」的人，方趨於任運的宿命主義，或者行險的徼倖主義。

五 社會與個性

社會的有定論說社會現象的最後原因在於經濟，並不否認社會裏的心理現象及個性天才，他僅僅解釋心理及天才的原因而已。

『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裏，人生派一讓步到僅僅「情感是超科學的」(梁啓超)，再讓步到僅僅「先天的義務意識是超科學的」(范壽康)。 請問：戊戌以前的舊中國「儒者」遇著李贄，譚嗣同，梁啓超之流，不由得不起一種極厭惡的情感，他們先天的義務意識是要請這班「大逆不道」的人上菜市口去砍頭；現時的中國智識階級卻對這班「大逆不道」的人表歷史上的同情，他們先天的義務意識是要請這班「先知先覺」的人進中國思想史古物陳列館裏去；——這樣的情感和義務意識是否是超科學的，是否是先天的？ 當然不是！ 這都可以以科學解釋其因果。 最後的因，便是中國經濟的變遷——從宗法社會到資產制度的動象能規定那社會的情感及義務意識的流變。

社會現象的最後原因，精確些說，是生產力(包含自

然』，『技術』和『工力』三者）。

社會現象變遷的程序大致可以說明如下：

一、生產力之狀態；

二、受此等生產力規定的經濟關係；

三、生長於此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直接受經濟現象的規定，別部分受生長於經濟現象上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規定之社會心理——（社會的人之心理）；

五、反映此等社會心理的種種性質之『社會思想』——社會思想家之理想）。

每種社會理想無不根據於當代的社會心理（時代的人生觀）。然而社會心理隨着經濟動象而變，於是在這流變之中可以先發現一二偉大的個性，代表新的社會心理之開始（個性的人生觀）。每一期人與自然界的鬬爭，由於自然的適應而生技術上的變革；於此鬬爭的過程裏，得綜合技術的成績而成系統的智識（科學）。然而技術的變革，必定影響於經濟關係；經濟關係又漸漸確定新的政治制度，變更人與人之間的鬬爭陣勢。於是政治制度較穩定的時期，大家引用當時所已得及已承認的智識，便有大致相同的對於人生及宇宙的概念，——變成當代的社會心理。如此轉輾流變，至有新技術，新科學，新鬬爭之時，便能生新人生觀。這是人生觀所以有時代的不同之原因。再則，當新的社會心理剛始之期——政治制度受劇變之時，平素隱匿未見的階級矛盾顯然地爆發，偉大的個性能先見此新人生觀，立於新階級的觀點而與舊階級開始思想上之鬬爭。這是人生觀所以有個性的（階級的）不同之原因。

新階級的羣衆對於某一問題，因其對於生產工具之關係相同，大致有同一的態度；所以解決這一問題的趨向，亦就不相上下。然而階級的觀點永久與經濟環境相關，所以各階級及階級內，各『層』的觀點必不相同，解決這一問題的趨向也就各自相異。此種羣衆的動機在階級內有共同的解決問題的趨向，本來亦是經濟原因的必然結果；況且在各階級之間又有各種趨向的鬬爭，互相牽掣而各

不能達，於是又落於第二次的客觀的必然結果。　經濟發展的『必然』如此愈演愈複，使各階級的解決問題的趨向，所謂『意志』，亦愈適應而愈精密，能漸近真正的解決。可是，某一階級利於有此必然的結果，別一階級則否。因此，前一階級的解決問題法日近於真理，而後一階級的解決問題法便日遠於真理。

個性孕育在社會裏，他受當代社會心理的暗示，他亦受當時社會裏階級鬬爭的影響。　學者能發見當時社會裏所己有的問題，雖然大家還視爲當然的事，他却能發疑問；然而他不能製造出社會所沒有的問題。　佛經上的譬喻——若是夢見人頭生角，那是因爲醒時『此處見頭，彼處見角』；人決不能夢見他絕對沒有概念或印象的東西。解決問題的方法，亦祇是當代所能有的種種手段。　即使頂天立地的最偉大的個性亦決不能在孔子時代想着現代的共產主義。　當代的社會心理有階級的分化，個性能『自由』選擇某一階級的觀點，『自由』趨向於某一階級的解決問題法，——當然依此個性之環境及性格而定。　他却不能跳出當代社會而以他『絕對自己』的觀點爲立足地。　尤其是一切道德善惡及所謂『義務意識』，完全建築在當時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　絕對的『利已主義的人生觀』祇能存在於無社會的礦物世界裏，其實是無已可利。　人類往往以利已主義出發而得利他主義的結果，一切利他互助主義都產生於利己鬬爭的過程裏。　所以社會裏個性的動機在初民時代便是社會的；在現今有階級的社會裏便是階級的。　偉大的個性能超越階級而『自由』選擇觀點，是因爲這一鬬爭的過程顯示了必然的因果律，使他不得不轉移其觀點於新階級，結果仍舊是階級的觀點。　所以個性的動機僅僅是羣衆動機的先鋒，階級動機的嚮導。

大致可以說：因生產力的狀態而成當代的經濟關係；因經濟的關係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羣衆動機；因羣衆動機而有個性動機。　經濟動象流變，故個性動機隨此階級分化而各易其趨向，足以爲新時代的政治變革的種種因素中之一因素。　歷史的規律性便在於此。

然而最重要的，還在於適應新變化的個性能自己覺得

歷史流變之『必然的因果』，那時，他方能超階級而『自由』『選擇觀點』。至於階級的社會心理亦因對於『必然的因果』之認識日益清晰，而能自化爲人類的社會理想。初民個人依利己主義而向自然進攻；人與自然的鬭爭過程裏發見自然現象的公律，能使他不得不結合共產部落而同進於較自由之域，——實在是利他。無產階級的『階級個性』依利己主義而向現存制度進攻；階級鬬爭的過程裏發見社會現象的公律，能使無產階級覺悟：『非解放人類直達社會主義不能解放自己』，——實在亦是利他。個性之於階級，亦與階級之於人類的關係相同。

總之，科學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釋人生觀，而且足以變更人生觀。每一『時代的人生觀』爲當代的科學智識所組成，新時代人生觀之創始者便得憑藉新科學智識，推廣其『個性的人生觀』使成時代的人生觀。可是新科學智識得之於經濟基礎裏的技術進步及階級鬭爭裏的社會經驗。

所以個性的先覺僅僅應此鬭爭的需要而生，是社會的或階級的歷史工具而已。他是歷史發展的一因素，他亦是歷史發展的一結果。

各個性的努力足以促進歷史的進化，正因爲他們在鬭爭過程裏不斷發見歷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類運用『自然律』及『社會律』同登『自由之域』。

譬如人不知道電氣的公律時祇有信雷神，知道公律之後便能應用電氣；人不知道資本集中律時，祇能受他的害，知道之後便能應用此集中律以達無階級無政府之共產社會。

我們現在可以總結：

一、社會現象的規律性應當先求之於社會的最後原因；不能以個人動機或羣衆動機作爲社會現象的唯一因素，當再求此因素之因素。

二、社會現象確有因果律可尋；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應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三、人的意識是社會發展之果，既成社會力量之後亦能爲社會現象之因；然必自知此因果聯繫，人的意志方能

成社會現象之有意識的因。

四、社會的有定論以科學方法斷定社會現象裏有因果律；然後能據此公律推測『將來之現實』——就是『現時之理想』。

五、社會發展之最後動力在於『社會的實質』——經濟；由此而有時代的羣衆人生觀，以至於個性的社會理想；因經濟順其客觀公律而流變，於是羣衆的人生觀漸漸有變革的要求，所以湧出適當的個性，——此種『偉人』必定是某一時代或某一階級的歷史具工。歷史的工具運用『必然』的公律——由個性而階級而人類，由無意識而有意識——成爲羣衆的實際運動；羣衆運動的鬭爭正需要此歷史的工具，社會的實質亦已能產生此歷史的工具，於是方開始從『必然世界』進於『自由世界』的偉業。

人要從『自然之奴』進於『自然之王』必須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會的自生自滅性必須知道社會律。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經濟形式與社會關係之變遷

蔣光赤

一、人類之由來

數千年來，聖經上神意創造宇宙之說，深入人類的腦海。十九世紀之初，許多學者尚以爲動植物之種種類類，皆爲神意創造之結果，自古至今，永遠存在，亦不增加，亦不減少。從自然科學昌明以來，人類生活形式之發展了然，才一破向來經典之謬說。現代科學指示我們，動植物的種類皆非常態不變者，現代動植物的種類，皆爲其前代動植物的種類之改良蛻變的後裔。因爲環境的影響，從前的許多種類，現在都消滅了，亦有蛻變而成別一種類的。適者生存，自然淘汰，動植物界發展的過程，

也就是死亡成敗的過程。

科學指示我們，人類并不能超出動物界的範圍，他不過是生物種類發展上之最後的一位。人類屬於動物界，在等級上——屬於哺乳動物的一級。在此階段內，人類佔第一位置，而還與猿猴立於一血系內。人類與類人猿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二、動物狀態中之人類

人類從何時期起，方自低等動物的形式進於高等動物的形式，——人類——我們現在實難猜度。不過有一件事却不必疑慮，就是人類，和別的動物一樣，他的生理發展之過程很快，逐漸改變身體的外形。人類在此發展的過程中，前部的兩肢變爲手的形式——異於別種動物。唯有此手的機關後，人類超出動物界的歷史幾能開始。人類利用此手的機關爲生存競爭之最利的工具。因生存競爭，遂造成人類之協作的和社會的本能：我們知道原始人類取得自己生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羣打獵，而不能單獨行動。因爲身體機關的進化，生產工具有改良的可能：在勞動的過程中，在複雜協作的新環境之中，人類的社會本能日漸增長，而為社會發展的動力。

三、原始的宗族共產主義

人類社會之始，人們曾過小共產村或小宗族的生活，如現在非洲澳洲一些野蠻民族生活一樣。照着古代的遺傳和對於現在野蠻民族的考察，就知道當時的小宗族之經濟的生活是共產主義的：共同勞動——漁獵；共同消費——平均分配所得之物；共同防禦敵人和猛獸。在這些小共產宗族裏，一切物件都屬於公衆，而沒有私產存在。

後來，原始共產主義消滅，僅留一點原始人類生活之追憶；在十八世紀的文學中，到處歌頌此黃金時代，人類自然的生活。其實原始共產主義的範圍非常之狹小，此一宗族與其他宗族互相仇敵；其基礎建築在原始的生產工具之上面，不如現代的共產主義以世界的經濟爲基礎，範圍包括全世界的人類。在原始共產社會之中，沒有分工，差不多人人都作一樣的工作；除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品而外，沒有點兒剩餘。原始的共產主義是退後的，窮困的

，個性和經濟組織不發展的共產主義。故至勞動工具改良，經濟生活形式增高的時候，原始的共產主義自然就消滅了。

四、父權（或家長政治）的宗族共產村

工具改良，人類逐漸發展，簡單的經濟形式——漁獵——應當讓出自己的位置與較高的經濟形式。採取食物的方法變了，原始的人們不僅屠殺禽獸，并且馴養之，不僅利用他們的肉，并且利用他們的乳毛；於是畜牧成爲較高的經濟形式了。畜牧需要較複雜的協作和分工。經濟的組織既複雜了，於是在此畜牧的共產宗族裏，就需要生產的組織人，管理和分配一切生產的工作。此種組織人就是家長 Patriac (patep 是父的意思，acp 是權的意思）。然而因爲畜牧勞動的生產率之增高，於是就利於獲得鄰近俘虜，強迫之做看守畜牧的工作——奴隸因之發生（數量還小）。畜牧共產村內，逐漸起了分化，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從戰爭強奪而來）亦因之發現。

五、固定農業之發生

人口的繁植和人類社會消費的增長，需要比獵牧較高的經濟形式。到了某一發展的程度，社會開始生產這樣的工具，用之可以從土地中取得生產品，并且利用馴養的獸類耕犂土地，於是農業因之發生，而固定的經濟形式成立。然而畜牧與農業的混合之時間，還是非常長久的很。

自從農業發生後，此種共產村內，起了階級的分化：有土地多者，土地少者，無土地者。奴隸勞動更給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內的可能。雖當此時公共的財產如森林牧場還有保存者，在經濟生活上却不佔重要位置。階級鬥爭的景象已經非常的劇烈。

六、固定農業之發展的方法

人口繁殖，需要生活工具的源泉——土地——之增加供給。使土地增加供給有二方法：一，改良農業生產的工具，仍在原有土地的領域內加一番較好的耕種；二，擴張耕種土地的領域。人類很長久的走着第二條路。固然在幾千年之內，不能說農業工具沒有點兒改良過，然而

此種過程非常的遲緩，有時我們看得出農業工具退步（如羅馬帝國時代）。 就是近一世紀來，城市工業用偉大機器生產的方法，而在農業中，十分之九還是伏在舊生產方法之下。

七、固定農業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關係

我們在最初期的社會史內，已經看出共產村之階級的分化。 此種階級分化的現象至固定農業時代，更較顯明。 貧與富和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甚清。 在古代希臘羅馬時代，雖然森林牧場等等尙屬一宗族而非個人，然而土地私有權同時已經存在了。 土地私有，不自由的勞動發生，奴隸制度因之成立。 因爲有了奴隸的勞動，富者愈可擴充自己土地的範圍，故日益富，貧者因競爭不敵，故日益貧，並且有許多失了土地。

土地漸漸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因之土地的貴族階級發生。 有時因爲戰爭的原故，農民多數要向戰爭服務，逼不得已把自己的土地賤賣給於大地主。 大地主因爲利用奴隸的勞動，日益擴充自己政治和經濟的勢力。 成爲一完全統治的階級。 於是社會上之對立的戰線就成爲兩個互相仇敵的階級，大土地佔有主與奴隸了。

八、奴隸私有制度下之社會階級

在奴隸私有制度的社會裏，勞動階級並不僅僅由奴隸構成的。 除了奴隸，還是農民和城市中的無產階級。 不過此時生活的形式已經屬於奴隸和奴隸領有者之中間的關係了。 奴隸勞動在這種經濟範圍以內，都佔重要的意義，而非奴隸的勞動，都失去舊有的意義。 然而到了此時的奴隸，又與從前的奴隸不同：從前的奴隸——如在希臘哥墨時代——在共產村內或農人家庭內，所過的生活幾與農人一樣；而現在的奴隸生活却與勞動的家畜無異。

奴隸佔有者不僅僅是地主，并且有時商工業的階級亦成爲奴隸的佔有者，因爲奴隸勞動非常便宜的原故。

總之，在私有奴隸制度之經濟形式下面，土地的或一小部分財政的貴族是統治的階級，而奴隸是被壓迫的階級，無經濟的和政治的自由。

九、羅馬文化之衰落

欲明了歐洲中世紀文化之發展，則應知羅馬興亡之因果。羅馬建國基於農民。紀元前五世紀至紀元前一世紀，四百年中間，農民競爭自己經濟的生存和政治的影響甚烈，然終陷於失敗，因所爭者屬於小部分自由人民的利益。當時農民幫助統治階級之侵略政策，從事戰爭，失去自己私有的土地；有許多農民慣於戰爭，不再回轉做勞動的生活，完全成為兵士。失去體力，不能服務軍事，這些前為農民而後為兵士的分子陷於窮困，只得跑入城市——擴成無產階級的隊伍。農民經濟亦衰落至極，有許多農民自己情願附屬於大地主樹蔭之下，漸流入農奴的地位。

羅馬時代的無產階級是遊民的無產階級，與現代的無產階級不同。現代的無產階級為經濟的中心，而當時的無產階級卻為社會的寄生蟲。當時羅馬的工業範圍甚小，且築在奴隸勞動上面；故當時的無產階級不參加工業經濟的生活，而為流民。因為失土地的農民增多，解放的奴隸增多，都加入遊民無產階級的隊伍裏——城市簡直成了消費者的大場合，與現代的城市迥不相同。

當時統治的階級——土地的貴族之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奴隸的數目，擴大土地的範圍。在此時期中，技術不但沒有改良，反而日形退步。現代的資本家欲擴充自己的利潤，趨向技術之改良，而古時奴隸的佔有者以戰爭為增加收入惟一的方法。羅馬的統治階級既征服東方各文明國家之後，不但取其財富，並虜其人民奴隸之，此種奴隸的知識高於主人，於是主人付之以管理國家的事務和私有的經濟，而自己慣於驕侈奢佚。於是統治的階級漸失去管理的技能。

技術既不改良，而奴隸的生活又非常之苦，無工作的興趣，——因之奴隸勞動的生產率低降不已。奴隸勞動漸漸失去意義，對於奴隸佔有者無大利益，於是釋放奴隸的時期到了。奴隸勞動的生產率低降，結果使奴隸制度的經濟一定衰落。

奴隸經濟消滅，因之羅馬的文化亦就消滅了。

十、封建制度

古代奴隸私有制度消滅之後，封建制度feudalism因之發(feud 卽土地的意思)。 貴族，武士或地主從國主或大諸侯領取土地，作爲自己功績的賞賜。 此種土地分與農民耕種，農民每年對於地主一定要納交若干租課，服從若干日期。

封建制度發展成爲經濟的形式，約在九世紀。 封建制度之發生，實爲奴隸私有制度崩壞後之不可免的結果。在德意志等國，所缺乏者非土地，而爲耕土地的人，凡是地主都想把持農民固定在自己手裏。 因爲戰爭等種種的關係，農民欲避免苦役不得已付給地主部分的出產品，託蔭於其保障之下，因之農民漸漸失去個人的自由，變爲農奴了。

農奴與奴隸的區別，不僅在被壓迫的程度之深淺而已。 在某一期中(如在家庭奴隸時代中)奴隸的生活實較農奴爲善。 最重要的在經濟上之差別：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土地和家屬；而奴隸無之。 除此而外，農奴結合於自己共產村之內，有時拒絕主人的貪求；中世紀很有農奴和地主之鬥爭的事實，有時農奴脫去地主的壓迫，而爲自由的農民。

初期封建制度的經濟全爲自然經濟，每一『經濟』消費許多，卽生產許多，純爲一種閉關的形式。 交易的行爲，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沒有。 當時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並沒有十分奇劇的性質，到了商業貨幣經濟發現之後，地主趨於奢侈，有嚴剩剝削農民之可能，於是農民經濟生活狀況困難已極。 農民盡力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供給地主的金錢需要，然而農民的生產有限，而地主的需要無窮。從農業經濟所榨出的金錢大部分落於商人之手，商人經過地主剝削農民，實爲農民之敵。 商業資本主義盡力幫助城市之解放，而對於鄉村，則盡力使其屈於奴隸的地位。

貨幣經濟發現，農民流於破產。 從十四紀起，農民暴動的潮流漫布全歐。 封建制度建築在農奴經濟基礎的上面，農奴經濟既破產之後，封建制度當然消滅，於是在中世紀社會腹中發生一新勢力，此新勢力卽中世紀的城市，爲新社會的創造者。

十一、中世紀城市

城市之發生，在德意志諸國，均從八世紀起，而在歐洲其他國家中，有時前一點或後一點。城市大半都從諸侯的鄉村出來的，有種種的原因——或者附近諸侯的宮院，住所，或者地理上的位置便利；商人，手工業者皆羣集於此便利的地方。人口日漸增加，經濟的關係日漸鞏固，於是這些地方就變成了城市。城市的居民差不多完全由手工業者和商人所構成。在初期他們還附屬於諸侯，貢納諸侯以貨幣的租稅，後來他們漸向諸侯用若干的金錢贖出自己的義務，比較地成了自由的人民。當時城市成爲逃亡所，誰個跑出宮院逃到城市，即開始同諸侯奮鬥，脫去農奴的地位；在此種奮鬥之中，手工業者佔主要的位置。結果，城市所以終久能戰勝者，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城市財富（商業資本）之增長，別方面是手工業者行會組織之堅固。手工業者行會之初組織時，不過帶着管理生產的性質，後來成爲競爭的組織。他的發生約在七世紀或八世紀。

當行會發生初期，每人皆可成一手工業者。雖然每一手工業者手下有助手學徒，然而此種助手學徒，差不多是主人家庭中之一員，并沒有什麽仇敵的關係。自從商業漸漸發展，城市財富增加以來，行會成爲專利的階級的組織了。行會閉起門來把助手學徒推之於門外，加之以苛刻的條件。一方面行會拒絕其他初到城市者之加入；此種被拒絕之人因爲之無工具物料等等，只得跑到其他手工業者手下，做成僱傭。向之手工業者到了現在，自己不工作了，變爲督監的主人，而向之助手，一變而爲被剝削的僱傭的工人，絕對沒有能成爲獨立的手工業者的希望。於是助手與主人間之鬥爭以起，在十四紀時，助手時有罷工的舉動。助手亦組織一聯合會與行會對立；不過此種聯合會之重要的目的，在於互助通融而已，對於奮鬥無甚大用。並且此種助手聯合會都是閉關的；他們還不覺到和其餘被壓迫的助手們應當有階級的團結。

十二、商業資本主義

在中世紀城市中，商業階級佔重要的勢力。此階級

當日大半由農奴而來，當城市反對諸侯之時，他也是一個積力的參與者。 封建的割據大有礙於商業階級之行爲，故商業階級趨向幫助王權，反對諸侯，力求統一國家。

當時商業階級不以一東方市場爲滿足，開始尋覓新市場，最醉心渴慕者爲惟一的印度。 此種尋覓的結果，發明許多新土地；此種新土地與其人民乃成爲剝削的對象：戕其人民，掠其寶物，種種野蠻的方法，可以說當時的商人都用盡了（此時期所謂最初積累的時期）。 然而商人徒販賣他人的商品，生產機關不在自己的手中，總覺不能厭望。 等到積聚豐富的時候，商人不願限於商業的行爲，於是趨向佔有產業，自己組織產業，擴充自己的利潤。中世紀的法律，規例和風俗皆阻礙新階級之佔有產業，——因此商業階級趨向於工業資本之路，絕對仇視中世紀的制度，如地主政權，行會組織等。

十三、工業資本主義

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必先具兩個條件：一，充足的金錢資本之積蓄——爲多了僱工人，供給生產消費之用；二，自由的工力——無限制的工人數目，可以自由購取。惟在此兩種條件之下，工業資本纔能一方面盡力增强生產的範圍，別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取得豐富的利潤。

金錢資本之積蓄已經完成在商業資本的時期。 工業資本之能取得自由的工力，則是封建社會破壞後自然的結果。 農民經濟破壞，農民窮困已極，結果使多數的農民不得已拋棄鄉村，跑入城市，尋覓維持生活之職業。 農民經濟既然破壞，地主亦就願意把農民放入城市，自己（地主）另尋其他土地生產的方法。 在英國十四紀之初，地主自己佔據土地，做牧羊的事業，驅逐農民，使不得不成羣結隊離開土地。 此種被驅逐的農民一時尋不得職業，都流爲盜賊流民。 無工作，無土地的無產階級日增一日，雖當時統治階級盡力禁止此種無產階級之行動，任意懲罰他們，然而終無大結果。 這些無職業的羣衆對於工業資本非常的有利益，他可以盡力選擇，任意購取。 然而此類的羣衆皆無技術的訓練，自然難與熟練的手工業者競爭；工業資本家因想得一出路，遂組織「手工業工場」

(Mannfacture)，在此手工業工場內，每件商品皆由很細的分工製造而成，並非一個人從頭到底的工作。此項分工不一定需要很熟練的工人，並且勞動生產率亦因之大為增加。此種手工業工場可以算後來工廠的雛形。

手工業工場雖然增加許多生產率，然而因為只是人力的工作，總有一定的限制。資本主義趨向無止境地擴張生產範圍，當然不能以手工業工場為限。因此，工業資本家皆竭力趨向機械力量之利用——於是機器生產的時代開端了。

在英國(各國亦然)，工業革命發生，社會經濟變為機器大生產的形式，舊時的小手工業幾破產無遺。此類小手工業者既破產之後，或者變為工廠的無產階級，或者變為無職業的流民。資本家在此際要用多少工力，就有多少工力。工作的時間延長到極度，工資亦低不堪言。機器工作因為僅僅看守指揮輪機，所以不盡需要成年工人與男工，婦女兒童亦可工作，加之婦女兒童的工資較成年的男工為低，對於資本家非常的有利，於是女工童工反把成年的男工擠去了。自有機器生產以來，資產階級成為世界的主人，勞動階級完全陷於奴隸的地位。若長此資本主義存在下去，人類文化將有滅亡之虞。欲拯救人類文化出於滅亡之禍，則除社會革命，無產級階獨裁而外，無他出路！

社會之現在與將來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比較的研究)

周佛海

一

凡是要知道一件事物的特質，比較的研究是最要緊的。要知道一個東西是白的，必要一些青，黃，紅，黑等東西和他比較；要知道一個人是身長七尺，必定要一個身

六尺，五尺，或八尺的人和他比較；要知道象是大的，必定要一個小鼠和別種小動物和他比較。 物件是這樣，社會現象也是這樣。 要知道自由勞動(free labour)的特質，必定要奴隸制度(slavery)，農奴制度(Serfdom)等制度和他比較；要知道大家庭組織的特質，必定要小家庭組織和他比較。 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那末，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又何能逃出這個公例，而為例外呢？ 我們要知道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特質，最好拿他來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相比較。 由此我們不單是可以知道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特質，并可以知道資本主義經濟組織。 所以我現在把他們兩者相互比較一下，以明他們各自的特質。但是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事實判斷。 不在價值判斷，明白的說：就是在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實在，并不在說明他們的是非。 讀者如要明白他們孰是孰非，請根據下面的敘述，自己去判斷罷。

二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本有許多的區別。 但是歸根結局，只在下述的一點。 因為有這一點根本區別，所以就生出各方面的差異。 所謂根本區別，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其成員(Mitglieder, member)的物質生活，有意識的負擔責任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其成員的物質生活，不負責任，讓他們各自自己去負。 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社會保証各個人的經濟生活，務必使各個人不受飢寒凍餒；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織組之下，社會不保証各個人的經濟生活，各個人或飢或寒，或死或活，聽其自便，社會毫不過問的。 既有這個根本的不同，所以就發生了許多的區別。

第一要說的，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一對於各個人負物質生活之責，一不負這個責任，所以他們生產的物資，也就不同。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下，最重要的是生產生活必要品，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最重要的，是生產奢侈品。 因為前者既對社會中各個人的物質生活，負充分的責任，那末，非到社會

中各個人，全體都有了粗布粗食，就不能生產膏粱文繡；後者對於社會中各個人的物質生活，既不負責，那末，就是社會內大部分的人沒有衣穿飯吃，只要富者需要，他們還是去生產膏粱文繡。總而言之：社會主義的生產，皆在生活必需品，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則在限制生活必需品。此事已在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的拙著上詳細說明，所以此地不再重說，請讀者去參看。以下再把他們兩者之間的幾個區別說明一下，以明他們各自的特質。(以下所說明的，主要根據Pohle's Kab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一書，及我們的先生河上肇博士的意見的。)

三

除去上述的區別之外，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一區別，就是支配社會成員的經濟生活的法則不同。在社會主義組織之下，支配各個人的經濟生活的是意識的法則，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支配各個人的經濟生活的却是無意識的法則。然而這個區別，就是從社會對於其成員的物質生活，負責與不負責而發生的。

社會設若是社會主義的組織，社會就有保證其成員之物質生活的責任。既有這個責任，則一切物資的生產和分配，就不能不由社會來支配了。社會欲支配這些經濟生活，就設一定的機關，以為其意的表現者。這種機關，在共產的氏族之下，就是氏之長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下，就是人民委員一類的機關。勞動應該怎樣分配，生產物應該怎樣分配，換句話說，就是某類人應該生產甚麼，生產多少，生產的結果，應該怎樣分配於各成員之間，都是在社會機關的中央管理(Central control)之下，秩序整然的安排好了的。所以各成員自己意識他是一個生產共同體(Produktionsgemeinschaft)，而入於一定的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在這個社會之下，社會有一個意識的共同目的。各成員都認識這個共同目的，互相結為一定的社會關係。所以這些社會關係，就表現為直接的和有意識的社會關係。詳點說，就是各成員的經濟生活，都是由社會機關直接的且有意識的而決定的，并不是根據各

個人之私的意思的種種行爲之無意識的結果。 簡單說，就是在社會主義組織下，各成員的經濟關係，是受社會機關所決定之意識的法則所支配的。

但是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情形就大不相同。 因爲資本主義的社會，對其成員的經濟生活，不負責任，所以就沒有管理和支配其生活之必要。 社會的成員，生產何種東西，生產多少，各讓他們私的意志去解決，社會毫不過問。 生產的東西之分配於各成員之間，社會也不去管，只不過是各成員以自發的意志而行的相互交換買賣的結果。 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的生產物的分配，是由各成員間相互之交換而行的。 各個人各自獨立生產一定貨物，而互相交換，以爲所謂無意的分業(Unconscious division of labour)，於是才連絡成一個社會，并不是社會有一定的機關，預先定下計劃，以管理社會全體的生產和分配。

所以社會中各成員的經濟生活，并非統一於有意識的預定的某種計劃之下，而完全爲無政府的。 然而雖是無政府的，還有相當的秩序，是甚麽意思呢？ 這是因各成員因私的交換，而生出不絕的聯絡，所以支配他們各自行動的秩序，就自然的成立於其間。 但是這些秩序，并不像社會主義組織之下，是由社會機關有意識的決定的，乃是社會各成員，僅有意爲各自的經濟利益，互相湊合而得無意識的綜合現象，所以這種秩序可以叫做自然的秩序(Odre naturel)。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組織下各成員之經濟關係，是爲一種不爲任何人所規定的自然法則所支配的。

支配社會各成員的經濟生活之法則不同，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和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第一區別。

四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二差異，就是經濟道德的原則不同。 前者以利他主義爲經濟道德的原則，後者以利己主義爲經濟道德的原則。 但是這也是從社會對於各成員的經濟生活，負責與否而生的。

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經濟生活，是不負責的，其責任由各人自己去負。 所以經濟道德方面，就自然是利己主義。 因爲社會如果保證個人的經濟

生活，那末，自己的生活就得安全，有暇謀別人的利益；然而社會不保各個人的經濟生活，所以各個人於考慮別人的利益之先，不得不先考慮自己的利益。　要爲別人謀生存之先，不得不先保全自己的生存。　自己沒有衣穿，沒有飯吃，而爲別人謀衣食，社會又不保證自己的衣食，那就非陷於饑寒交迫不可。　所以各人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不顧別人的死活，在道德上就不得不承認了。　如一方面社會不保證各個人的經濟生活，一方面又不許他們各自追求私利，那就是社會組織與社會道德不相容了。　有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有適應他的道德原則。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利己主義，是承認爲道德的原則的。

但是在社會主義組織之下却不然。　社會對於各個人，既負其經濟生活的責任，各個人就無須追求己利，而不顧他人了。　既不須專爲己謀，若還取經濟的利己主義，在道德上當然就該排斥。　所以在這種組織之下，是以利他主義爲經濟道德的原則的。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第二差異，就是經濟道德的原則不同。

五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三差異，就是經濟政策上的原則不同。　前者以自由放任主義爲經濟原則，後者以管理主義爲經濟原則。　但是這也是從社會對於各成員的經濟生活，負責與否而生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各成員的經濟生活，就不負責，而使他們自己去負，那末，社會就不能干涉他們的經濟生活。　因爲各個人既對於自己生存，須自己負責，那末，行動就不可不自由。　所以近代社會裏面，國家對於國民的經濟生活，是取自由放任政策的。　國家的干涉和束縛，實爲例外。　生產何種貨品？以甚麼方法而生產？生產多少？以及消費甚麼貨物？以甚麼方法而消費？消費多少？　這些問題，一般在法律上，都是各個人的自由，國家不加干涉的。

但是在社會主義組織之下却不然。　社會對於各成員的經濟生存，既負積極責任而保證，所以社會的意識機關

，對於社會全體的貨物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就不得不直接管理。　因為不如此，就不能保證社會全員的生活。

總而言之：經濟政策上的原則不同，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三差異。

六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四差異，就是關於生產手段的支配，原則不同。　前者以公有制為支配生產手段的原則，後者以私有制為支配生產手段的原則。　但這也是從社會對於各成員的經濟生活，負責與否而生的。

在社會主義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其成員，既保証其經濟生活，那末，就不可不有保證其生活的物質了。　要保證人不餓，必具有相當的食糧，要保人不寒，必具有相當的衣服。　如不具有必需的物質，雖然要保証，也無從保證。　但是食糧衣類等物質，是由生產得來的。　所以社會要達其保證各個人的物質生活的目的，就非社會自己營相當的生產不可。　然而要營生產必需生產手段。　所以社會要達其生產的目的，就非相當的使生產手段歸公有不可。　因此社會主義對於支配生產手段，是以公有制為原則的。

然而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情形就完全不同。　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是不負責的，要他們自己去負。　各個人既要負自己生活的責任，就不可不有維持生活的資料。　要有這個資料，就不得不營生產。　假使一切生產手段，都歸公有，個人不得自由處分，那末，個人不能生產維持其生活之物質，怎樣能夠生活呢？　所以在這種社會組織之下，原則上，生產手段是歸私有的。　其所生產的物質，也歸各個人私有。　社會的意識機關，只以保護這些私有財產的安固為任務的。　因為社會既使各個人各自負其物質生活的責任，就當然要使他們各自所有財產，而保其財產安固了。

總而言之：支配生產手段的原則不同，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四差異。　但是有許多人以為社會主義的目的，在廢止生產手段的私有制，

而代之以公有制，此實似是而非之議論。　廢止生產手段的私有，而使之爲公有，不過是達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保証社會中各個人的物質生活的。

七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五差異，就是關於生產的目的，原則不同。　前者是自足的生產，後者是營利的生產。　但是這也是從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負責與否而生的。

甚麼叫做營利的生產？　就是生產的目的，是在獲得利潤。　甚麼叫自足的生產？　就是生產的目的，是在滿足慾望。　詳細的說，就足：欲滿足別人的需要而生產，其生產上的損失歸各個人自己負擔，其利益歸各個人享有的，叫做營利的生產。　自足的生產，如就社會全體說，(因爲一社會之中，現在的家庭內，是營的自足的生產)就是：欲滿足自己的消費而營的生產，其生產上的損失，則由社會全體成員負之。

資本主義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各成員的物質生活不負責，要他們自己負，所以生產就歸私人經營，生產手段也歸私有。　生產既歸私人經營，那末，生產上的損失當然歸各個人自負，生產上的利益，當然歸各個人享受了。

又，各人雖因維持自己的生存而生產(因爲社會不負維持的責任)，然而却不能生產一切自己所必需的種種物資。　只於這些物資之中，選一二種生產，以應顧客的需要，而自己又爲別人的顧客。　大家都爲出賣而生產(Produzieren zurverkaufen)，就是營利的生產之特質。

在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是要負責的。　所以生產的目的，不在出賣而獲得利潤，是在消費而滿足各成員的慾望。　所以他的生產，是自足的。

生產的目的不同，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五差異。

八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六差

異，就是社會對於其成員的生存權，態度不同。前者是認各個人的生存權，後者否認各個人的生存權。但是這也是從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負責與否而生的。

甚麼叫做生存權？就是社會的成員，對於社會主張自己的生存的權利。各個人於物質上陷於不能維持其生存時，得向社會主張生存權而要求其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不負責任，須由自己去負，所以各個人於物質生活陷於絕境時，沒有向社會主張生存的權利。貧窮的人請求社會周濟，社會應與不應，可以自便。社會沒有周濟貧民的義務，貧民沒有受社會周濟的權利。如果周濟救助，乃是發於慈善心，而非發於義務心。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下則不然。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既負責任，所以各個人當然有向社會主張生存的權利。社會須維持其各成員的生存，乃是社會的義務，各成員受社會的維持，乃是他們的權利。譬如在現在的家庭之內一樣。現在家庭內部，大體是行社會主義的。所以老幼殘疾都有要求扶養的權利，而一家也有扶養老幼殘疾的義務。這就是家庭的成員，得向家庭主張生存權。把這個家庭的團體擴大起來，就可成社會主義的社會了。

總而言之：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生存權的態度不同，就定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第六異差。

九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間的差異，大致已如上述了。但是這些差異，都是從社會對於其成員的物質生活，負責與否而生的。所以歸根結局，他們兩者的根本差異，就是前者對於社會各成員的物質生活負責任，後者則否。但是上面所謂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物質生活負責任，所謂保證各個人的物質生活，並不是說社會一定使各個人過安全而豐裕的生活的。有時社會或竟不能保證，無由負責，使社會成員都不能維持生活。例如水旱大災，農產物完全無絲毫收穫之時，社會就盡其全力，也不能保證各成員的物質生活。所以所謂負責，所謂

保證。乃是對於社會全體成員負責，乃是一樣的保證成員的物質生活，不使成員之中，一方面有飽欲死的，一方有飢欲死的。 物質資料充分時，大家一樣的過豐富生活，物質資料缺乏之時，大家一樣的過窮困生活。 所以與其說社會主義的社會，是保證各成員的物質生活的組織，不如說是生死與共，存亡與俱的社會組織。 如以俗話來說，就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社會組織。 這種特質，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下，是看不見的。 在這種社會之下，我們只看見『享福』的是一蕞人，『當禍』的是一衆人。『享福』的人因爲有別人『當禍』，才得『享福』；而『當禍』的人因爲有別人『享福』，所以才陷於『當禍』。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特質了。

十

價值判斷，要以事實判斷爲基礎。 資本主義在今日，是否還是應該維持的，社會主義在今日，是否是不能不實現的？ 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明白資本主義是甚麼，社會主義是何物。 上面所說的，其目的就在說明他們的本質。 請讀者由他們的本質，而推論他們的是非。

本來社會主義，在前幾年已經風起雲湧的鼓吹過，而且激烈的辯論過。 時至今日，已是實行運動的時代，不容我們從容坐談『我們爲甚麼主張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是甚麼？』一類的空論了。 但是覺得贊成社會主義的，還有不少盲從的；反對社會主義的，還有不少狂吠的。 所以特把他和資本主義比較一下，以明兩者的特質。 倘望贊成和反對社會主義兩方的人，都過細思慮一下。

一九二三，十，十二，上海旅次。

列甯論

臘狄客(Karl Radek)著 張秋人譯

列甯之生長而成今日之『列甯』，正和小孩子長成大人一樣。有一次，他看見我，適我正在瀏覽他方才出版的一九〇三年所做的文集，他笑着說：『試一讀我們從前是怎樣的笨伯，倒也很有趣的』！ 但我並不要在這里把列甯十歲二十歲或三十歲時的腦經和他主席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各種會議或人民委員會會議時的腦經相比較。 這里，並不是把列甯當一個首領的問題，不過把他當一個平常的人罷了。 亞克謝勒羅德(Axelrod)——少數黨底祖宗之一，——切心刺骨地恨列甯，他和我的辯駁之中，有一次說到列甯第一次如何到外國去，他如何同他散步和洗浴。 他曾想藉此使我信服多數主義之有害，尤其是列甯。 他說：『在那時，我曾覺得這里有一個人，他將來會做俄羅斯革命的首領。 他不僅是一個學識豐富的馬克思主義者，——學識豐富的馬克思主義者多着呢。——而且他知道他要做什麼和怎樣地去做。 他熟悉俄羅斯底國情』。 亞克謝勒羅德是一個惡劣的政治家，因為他不懂國情。 他只能在自己底研究室中推求理論，他一生底缺憾就是：在俄羅斯沒有勞動運動的時候，他想出議論，以為應該有這樣的勞動運動發生；若勞動發生遠與他底議論不同，他就要老羞成怒了，現在，他還是向着這個不服從的小孩大發其怒呢。 但是，人們往往批評別人，而所批評的，正是他們自己底缺點，所以亞克謝勒羅德說及列甯自以為聰明過人的地方，正是列甯所以能做首領的特點。

不知勞動階級的歷史，而做勞動階級的首領，是一種不可能的事。 勞動運動的首領，必當知道勞動運動的歷史；若沒有這種知識，便不配做首領。 譬如近世的大將，他若不知將略的歷史，他決不能以最少的兵力得勝的。 將略的歷史並不是一部如何能打勝仗的方法書，因為情形一經敘述過，彼本身並不能重演一番的。 不過大將專心研究，爛熟胸中，能使他在戰場上運用自如，並且他能看出那祇憑經驗不研學理的將軍所不能看出的危險和可能罷了。 勞動運動的歷史並不告訴我們應做什麼，不過使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現狀和勞工階級所已經過的陣勢相比較罷了。 因此，在各種危急的時候，我們能認清我們底道

路，看出將要臨到的危險。

但是，我們若不澈底明白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在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現象中的作用，我們便不能知道勞動運動的歷史。列甯狠知道資本主義的歷史，——祇有幾個馬克思派學者能趕到他。他不僅明白書上的字，且能想出從來沒有人想出的馬克思底理論。我們且拿他在我們與職工聯合運動衝突的時候的小册子來做個比方，在那書中，他稱蒲哈陵(Bukharin)爲工團主義者，折衷派，而且說他在許多別的事情上是罪魁。這本爭辯的小册子也略略地說明互辯律(Dialectics)和折衷說(Eclectics)之不同；所發的議論雖不引用任何唯物史觀的材料，但所說到的唯物史觀，却多於比這小册子更大的書底全本。列甯獨特地領會和想出唯物史觀底理論，以至無人能及他的，因爲他研究唯物史觀所見到的事物，與當時激勵馬克思創立理論的事物是一樣的。

列甯之投身於運動，具有革命的意志(Will to Revolu-tion)，且他的研究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之進化以及社會主義之進化，皆立足於革命的意義上。樸列哈諾夫(Plekhanov)也是一個革命家，但他不具有革命的意志。

他雖是一個俄羅斯革命的重要教師，但他祇能教革命的方式，而不能教革命的方法。列甯之所以由理論家而變爲政治家，全在乎這一點。

〔註〕原文謂樸列哈諾夫祇能教『革命的代數』而不能教『革命的數學』；——意思是說樸氏祇能說明抽象的方程式，而不能求得具體的答數。

列甯把馬克思主義與普通勞工階級的戰略相化合；他能具體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於有關俄羅斯勞工階級底運命的戰略。我們可以說：列甯在軍官學校裏不僅研究克老史活茲(Clausewitz)毛奇(Moltke)等，而且同時也研究將來俄羅斯無產階級戰爭的區域。這種研究，在俄羅斯找不出另外的人。列甯底奇才，全在於此：就是能夠以全身的精力，服務於他所任的事業上。

我必須趁着機會辨明，當多數主義發軔的時候，何以像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這樣聰明的人，也不能

明白列甯底主張的正確。我現在且大略說一說：盧森堡不十分明白俄羅斯無產階級的戰爭狀況，——那是和西歐無產階級的戰爭狀況有經濟上與政治上的不同的。因此，伊於一九〇四年傾向於少數主義了。我們依歷史說起來，少數主義是小資產階級智識者底政策，能使無產階級底根基多與小資產階級發生密切關係。依方法論說起來，少數主義是一種轉輸西歐底勞動運動到俄羅斯的舶來貨。若我們讀一讀亞克謝勒羅德或馬爾託夫（Martov）關於勞動階級發展的獨立論，——他們以為勞工階級『不得不練習站立在自己底脚上』；這種論調，凡生長在西歐勞動運動中的任何人聽着，無不驚異讚賞。我很記得，當第一次革命的時候，我得讀着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底辨論文，若我不十分熟悉俄羅斯底實情，決不會否認這種根本的真理。他們這種偉大的計劃並不缺少甚麼，可惜沒有實行戰略的預先應備品：到了今天，歷史已給我們證明，少數主義者關於『勞動運動底獨立』所發的言論，簡直是俄羅斯底勞動運動有附屬於俄羅斯資產階級之必要的廢話。

今天我們試翻開共產黨章程（Party statutes）上底著名的第一節上的爭論來讀一讀，便覺很有趣味；因為這一節，曾使社會民主黨分為多數派與少數派。在那時，列甯要求祇把祕密組織的份子視為黨員，——這樁事，大頗他自立一派的樣子。但究竟的爭點是什麼呢？是列甯想決定勞工黨底政策，以免除某種知識者底混亂觀念。在第一次革命之先，凡對於政府不滿意的醫生或律師偶然地讀一讀馬克思，便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究其實，不過一個自由主義者罷了。甚至於他們曾進一個祕密組織，甚至於他們曾毀棄小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而歷史仍然告訴我們：有許多知識者還存留自由主義於他們底心靈中。但是黨章之限制：『祇願屬於祕密組織的人加入，要人人願受祕密組織之危險』，已經可以減削資產階級在勞工黨中之優勢底危險，並使革命的紅光從勞動階級發出，而射進黨底組織裏，雖然裏面還有許多智識份子，也不要緊了。然而要能堅持這層意見，要能為這緣故而不惜分裂工黨，則必須如列甯一樣地根據俄羅斯底實情，而做有力的

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和俄羅斯革命家。　若是許多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還不明白這一點，那末，當亞克謝勒羅德開始把那反抗俄羅斯資產階級的無產者底階級鬬爭與有名的田地運動(Agrarian campaign)混合起來的時候，就應該明白了。　這件事就是：工人列席自由派的委會，有二種用意：一，可以知道知道資產階級，二，可以充滿着怨恨而反對資本階級；人人都知道他們除了這委會上，從來沒有見過勞動階級；再，資本家可在這里得點教訓，會覺悟到促進全國的共同利益底必要。

列甯之知道俄羅斯實情的方法又有一個特點，他與他們那些伸出手來討那領導俄羅斯無產階級底權勢的人不同。　他不僅知道俄羅斯底實情，而且非常明白。　凡在黨底歷史變遷的時候，尤其在我們握得政權的時候，一千五百萬人民底運命繫於黨底議決案上，我往往驚駭列甯之儲有英國人所說的常識。　譬如現在我們談論一個人，而我們相信這一世紀必不再有像他一樣的人，他底常識何値我們稱賞？　不過至於政治家而有常識，那就偉大了。　當列甯要決定一個重要問題的時候，他不想到抽象的歷史情况，也不想到地租，剩餘價值，專制主義或自由主義。他想到德維里(Tver)省之沙伯格維支(Sobakevitch)，綠遜(Gessen)，塞達爾(Sydor)，浦帶老甫 (Putilov)的工人，街上的巡察，他也想到那「鄉下人」(Mujik)塞達爾和工人奥納甫立埃(Onufria)底成効；他以爲凡此種種，都是革命底柱石。

我永久不能忘記在白萊斯德(Brest-Litovsk)和會之前與列甯的談話。　凡我們所提出來反對白萊斯德和議的理由，都受他駁回，好像彈豆到牆壁上，受其反動而彈回一樣。　他用最簡單的理由：戰爭不是一些好革命家底黨便可指揮的，因爲他們已經盡力控制自己底資產階級的咽喉，所以不能與德國底資產階級停止交易。　「鄉下人必定要進行戰爭」。——我當時說了這一句話；列甯就問我說：「難道你不看見鄉下人投票反對戰爭嗎」？　我說：「他何時並且如何投票反對的呢？」　「他用他底脚投票的，因爲他從戰線上逃去了」。　列甯就是這樣地解決這件

事。 我們不能同德國帝國主義妥協，列甯知道這一點與別人一樣；不過列甯贊成白萊斯德和議，為的是要休息一下子；——但是他主張和議時，並不在羣衆面前把接踵而來的苦難隱藏片刻。 這件事的確無異於立即顛覆俄羅斯底革命；可是卻能給我們一個希望之影，可以喘一時之氣；若這休息祇有幾個月，那就當時確是一緊要關頭。 因為：『鄉下人』必定要先接受那革命所賜與他的土地；必定要他覺着土地有重新失去的危險，他才知有保護彼的必要。

我們再舉當我在波蘭戰爭中敗退，磋商和議於里嘉（Riga）的時候來做個例。 在那時，我要到外國去，未起程之先，去訪列甯，因為要同他說一說我們對於職工聯合會之關係所起的各種不同的意見。 正如白萊斯德和議時一樣。 那略贊省(Riazan)的農民(鄉下人)在他的測度中是戰爭中之重要人物，列甯便根據農民心理決定和議；所以當內爭一變而為重建經濟的問題底時候，他也同樣地把自己站在一個模案的工人底地位上，因為沒有這位模案的工人，就沒有重建經濟的可能。 但是他如何問自己呢？ 黨底會議上討論職工聯合會在經濟事業中所應做的職務，工團主義者與折衷派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列甯所看見的，是被宰制的工人，忍受着無人過問和不能形容的痛苦，現在卻要來重定經濟事業。 重建經濟是一樁非常重要的事，我們不得不滙集我們底一切力量，並且我們有權可以請求勞動階級參預這種工作；凡此種種，於他毫無異議。 不過有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怎樣開始做此工作，我們應該怎樣把幾千好同志從他們已經習慣於軍事指揮的陸軍中撤回，送他們到工廠裏去呢？ 採用這樣的策略，必不濟事的。 所以列甯說：『他們必須休息，因為他們疲乏了』。 這是列甯底重要理由。 他看見在他面前異的俄羅斯工人，如他在一九二一年之冬季時一樣，他知道那樣可能，那樣不可能。

馬克思在他底經濟學的批評底緒言中說：歷史祇能處置彼自己所能成就的工作。 換言之，凡深察歷史在某定期所能成就的事業，而且不為決意祇為可能而戰的人，就

是歷史底工具。　列甯之所以成爲偉大，在乎當實際情形變化之時，不會被任何預定的公式所曚蔽，當公式稍有不合實際情形的時候，他有立刻棄彼於深山大海之勇敢。在我們未握政權以先，我們既是革命的國際主義者，所以有『平民間的和平！反對政府間的和平！』的口號。　但後來我們突然地跑上勞農政府底地位，而四面圍着的平民都還沒有推翻他們底資本家政府。　有許多同志都問：『我們如何能同德皇霍亨差倫(Hohenzollern)的政府議和？』　列甯帶頑笑似地回答說：『你們簡直不如鷄。　一隻鷄不敢走出粉筆所劃的圓圈一步。　但是鷄可以說「這圓圈是別人劃的」以自解。　至於我們底公式，是我們自己底手劃的；你們現在祗見公式，而不見實際情形。　我們之所以要有「平民解決和平」的公式，用意在乎喚醒民衆反對軍閥和資本家政府。　現在你們却要我們走到顚覆的路上去，反讓資本家政府假我們革命的公式底名義而得勝。』

列甯之所以偉大，在乎照準實際的目標，在這實際中，他找着一匹強有力的駿馬，彼會馱他到他底目標裏去，而且他很相信彼。　他永不空想。　不僅如此。　他底天才還有一種特性：他決定一個某目標之後，他還要從實際上找尋達到目標的工具；他不以決定了目標而知足，他還要具體地想出一切用以達到目標的不可少的東西。　他不僅想出作戰的方法，而同時想出作戰的全部組織。　我們底『組織家』——他們祗是組織家——往往譏笑列甯當一個組織家。　凡看見列甯在家裏在人民議會裏或委員會裏如何工作的人，也許想：再也找不出比他更不如的組織家了。　因爲他不僅沒有書記官替他預備材料，並且到如今他還不曾學會述給速記生默寫的方法，而自己定睛望着速記生所寫的筆，好像鄉下人第一次看見汽車一樣。　但是我們全黨中祗有一人能夠明白數十年內關於改革我們官僚主義制度的重要觀念，若我們不要農民怨恨勞農政府，此種改革是必不可免的。　我們都明白官僚主義制度，而且帶着悅人耳目的口氣在半官式的機關報上說：『蘇維埃制底小缺點』，我們都大聲反對同志斯脫克拉夫(Steklov 新聞

報底總主筆）所稱爲專鬧笑話的事務國（The scanda lous state of affairs）。不過我們黨底首領中，誰問過自己：新經濟政策已創立了無產者與農民之同盟的新基礎，我們如何阻止官僚主義惡習不破壞這種同盟呢？ 僅有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大政治家，雖然因每天的作工而患病，總是想到國家的組織底重要問題，預先做出數十年鬬爭的計劃。

我在這里所說不過是一個約略的草稿；詳細情形，可以得之於年來所經過的事實。 但是我們越對於這約略的草稿留意，越明白地看出列甯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與偉大的政治組織家合而爲一的人物。

這一切何以都會聯合在他身上，祗有上帝知道（師斯德凡諾夫Stefanov同志與反對宗教委員會原諒我說這一句話）。 歷史自有彼自己底機器去蒸溜白蘭地酒，沒有特別的偵探能偵查出來。 譬如德國的資產階級沒有統一德國的力量，歷史就在某處或一小田莊上放他底機器作起工來，得着上帝或魔鬼底幫助，造出一個俾士麥克（Bismar-ck）來，他就成功了統一的工作。 若我們讀他第一次的警告，一步步地跟着他底政策，我們不得不問問自己：一個地主如何能了解全歐底實情。

凡我們想黨底歷史，革命的歷史和列甯的時候，亦有像上述的同樣的思想發生。 十五年以來，我們看見這個人戰勝難題上之任何障礙，以反對最近二十五年來所發明的任何主義（Ism）自尾巴主義（Khvostism）以至經驗的批評主義（Empiriocretism）。 列甯以爲凡這樣的主義往往與眞正仇敵聯爲一氣，存在於別些階級或勞動階級之中，不過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存在於實情中。 這些主義都是用以知道實情的工具，他把這實情底全部吸收進去，加以研究，思索，直至最後的結果發現爲止，並且顯明他自己是一個最懂俄羅斯底實情的人。 從明白實情的革命家渡到政治家，歷史再不能給我們第二個例了。 這樣的大理論家，政治家，組織家底特性的結合，使列甯做成一個俄羅斯革命的首領。 他自己想使我們相信人需要絕對的眞理；不過在易卜生（Ibsen）底個性主義的表式中，這種眞理幷算不得眞罷了。 眞理對於許多人是死的；甚至對

於許多階級是死的。 若資產階級領悟眞理本身，且透徹眞理，則他們早已敗了。 因爲當那歷史底眞理告訴他們：他們不僅該定死罪，幷且他們底屍體應該投於陰溝的時候，誰還敢去戰？ 資產階級不知他們自己底運命。 但是革命的階級必須眞理，因爲眞理就是明白實情。 若不知道眞理，就不能明白實情。 我們做成一部分實情，就是勞動階級，共產黨。 若我們能鑑別我們底力量和弱點，那末我們就能鑑別保險最後勝利的方法了。 列甯以眞理告訴無產階級，並且祇是眞理，雖然失意，也不顧的。(所謂「苦的眞理」也是要說——譯者)。 當工人們聽他演說的時候，他們知道在他底演說中沒有一句空話。 他幫助我們以實情去告知我們自己。 有一次，我同一個將死於肺癆病的多數派工人住在達華斯(Davos)。 在那時，正在辯論自定國籍底權利，而我們波蘭的共產黨人反對列甯底意見。 我所說的同志讀完我底反對列甯的論文之後，說：「你所寫的，我完全信服，不過無論何時我反對列甯，到事過之後，往往總是我錯的」。 這是領袖黨的職員們所想的，列甯之所以在黨中有聲望，也是這個緣故，但工人們並不如此想。 他們很相信列甯，因爲他曾有數千次的不錯，若他偶然有一次錯，或他所指導的事錯誤了，他立卽公開地承認說「我們已經錯誤了，所以我們敗的，這種錯誤應該怎樣怎樣地補救」。 許多人曾經問他何以這樣地公開地承認錯誤。 我不知道列甯何以如此的，不過這種行爲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覺悟的工人決不至於因一小過失而不信他底救主的。 當列甯承認他底錯誤的時候，他一點也不隱瞞，他引工人到他自己底思想的實驗室裏去，他使工人參預決定最後的議案，工人們看出他是個首領，代表他們底實驗室——階級鬭爭底結晶。 一個本身需要絕對的眞理的大階級，必用全心去愛一個首領，這首領是愛眞理和說實話的。 有這樣的一個首領，工人才能負擔任何的眞理，甚至最難的。 人們相信他們自己，祇在他們一點事情不隱瞞的時候；凡關於他們自己底事，他們都知道，甚至最不幸的可能，然而他們覺得可以說：不拘何事……列甯幫助勞働階級知道一切有害於他本身

生存底份子，使他在最後能說：『朕，無產階級，是將來的現實生活之主宰和創造者。』這是列甯底偉大之又一點。

我們底黨不僅負有地球上六分之一底運命的責任，而同時也是世界無產階級勝利之主要柱石，所以在這個黨底二十五週年紀念日，俄羅斯共產黨人和各國底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充滿着以下的願望：跟這個『摩西』(Moses)——他曾經把奴隸們從被囚的地方領出來——一定會和我們同到『應許地』(Promised land)！

（此篇乃臘狄客為俄共產黨二十五年週年紀念所作）

馬克斯的資本論（讀書錄）

（馬克斯資本論之研究對象及其全三卷之結構）

周佛海

馬克斯的大著資本論(Das Kapital)，在中國現在的學術界中，不知道他的人大約也很少了。然而不知道他的名目的人很少，而知道他的內容的人，我大膽敢說也很少。這也不是無故而然。因為資本論一書，內容既深奧，分量尤冗長。也有見這樣龐大的著作，知道難得讀完，就不敢起心讀他的；有即着手閱讀，因內容晦澀難通，因而中途輟業的；也有即勉強讀完，而不知全三卷前後的聯絡，雖有斷片的理解，而不知資本論始終一貫，究竟是說些甚麼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來說一說資本論所研究的對象，究研是甚麼？他全三卷，究竟是怎樣的結構的？就不是徒勞無益的事了。我們每讀一書，第一要明確的，就是這本書的目的，究竟在研究甚麼？這個問題不弄清，就如無舵的船，飄流于烈風暴雨的大洋中，茫無邊際，——尤以讀卷帙巨大的書為然。研究的對象既然把捉確實，如不明白他研究的次序，理論的排列，就會要讀前面不知後面，讀後面忘却前面，終得不着論理的

歸結。讀一般的書籍如此，讀卷帙浩繁的資本論尤其如此。所以我們于開始讀資本論之先，先要明白他的研究對象，及其全三卷的結構。先從他的研究對象說起。

一般人都說資本論是『社會主義的聖經』(The bible of socialism)，所以想求社會主義的知識於資本論之中。社會主義的社會，應該怎樣組織？馬克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怎樣？有許多人因想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去讀資本論。但是懷着這個期望而讀資本論的人，我敢保險他定要失望。因為他把資本論所研究的對象弄錯了。他們以為資本論既叫做『社會主義的聖經』，一定對於社會主義的特質，有所闡明，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之組織，有所研究。其實不然。資本論研究的對象，不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論始終一貫的理論，在說明資本制度的作用，不在說明社會主義的組織。你看他的標題為『資本』(Das Kapital)就可知道。社會主義的社會，應該怎樣組織？關於這一點馬克斯沒有詳細的論究的，不是他的缺點，正是他的長處。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也就是為此。因為社會組織應該怎樣，是因時而異，因地而殊的。決不能由一人的理想，建築於空想之上。至資本論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的聖經』，不是因為他研究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應怎樣組織，乃是因為他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而闡明他必然崩壞，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代之而興的歷史之必然。

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不是將來的社會主義組織，而是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如前述了。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方面很多，他是從那方面着手研究的呢？直切了當的說，就是在研究資本的剩餘價值(Mehrwert, surplus value)。換句話說，就是研究資本所產生而歸資本家所占有的剩餘價值。但是『剩餘價值』是甚麼？『資本所產生而歸資本家所占有的』剩餘價值又是甚麼？我們在這裏不得不把他的概念說明一下。

普通以為剩餘價值是階級社會(社會之中，分為若干階級之社會)的特色。社會若分為數階級，其中必有支

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或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一個人的生產力，設若還不能維持他自己的生活時，社會之中，就沒有階級的區別。因爲沒有東西可以掠奪。等到社會的生產力漸漸發達，一個人所生產的東西足以維持其生活而有餘時，社會之中，就現出階級的對立了。一羣强者以其武力來掠奪弱者所生產的東西之一部，而自己養尊處優，毫不勞力。這就是支配階級或掠奪階級。被他們所掠奪的一羣人，就是被掠奪階級或被支配階級。所以剩餘價值，被支配階級所生產的東西之中，被別的階級——支配階級——所掠奪去的那一部分。例如現在勞動者，每日所生產的東西，價值五元，而他所得的工資，每日只有一元，其餘四元，爲資本家所拿去，那末，這個四元，就是剩餘價值了。但是我以爲剩餘價值，不單是階級社會的特色，就是將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之下，也是有的。因爲在這些組織之下，也有不參加生產的人，如老幼，殘疾，以及從事於政治，教育的人，他們所消費的東西，就是生產者的剩餘價值了。不過在階級社會之下，這種關係是掠奪的，而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之下，不是掠奪的罷了。所以在階級社會之下，剩餘價值，乃是生產者所生產，而爲非生產者所掠奪之物；而在無階級之社會，剩餘價值，乃是生產者所生產而爲非生產者所消費之物。

剩餘價值的概念，大致如上所述。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這個剩餘價值。

但是資本論所研究的剩餘價值，不是剩餘價值的普遍現象，乃是資本的剩餘價值。詳些說，乃是資本所生產而歸資本家所占有剩餘價值。

爲甚麼呢？因爲剩餘價值，不單是資本制度生產的特徵，一切階級社會之下，固不待說，就是社會主義，共主義等無階級區別的裏面，也有他存在，這事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因爲就在無階級區別的社會裏面，生產者所生產的一切物資，不能全部歸他自己所有，必以其一部以養活生產上的無能力者，如老幼殘疾等，以及從事於生產事業以外的事業，如政治，教育的人的。這一部分的物

資，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之下的剩餘價值。　在奴隸制度之下，似乎奴隸所生產的一切物資，全部盡皆主人。　其實不然，主人所得的，不過是掠奪奴隸生產的一部，不是全部。　因爲奴隸的生活資料，主人是不得不供給的。　奴隸所生產的物資之中，除去其生活資料以外，其餘就是被主人所掠奪的剩餘價值。　在農奴制度之下，剩餘價值就越明顯。　例如一星期之中，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只工作三日，其餘三日，要在地主的土地上，無報酬的爲地主工作。　這種掠奪的剩餘價值，實在是顯而易見的。　因爲一星期中的三日勞動，顯然爲地主所掠奪去了。　在資本制度之下，剩餘價值的掠奪，就沒有這樣明顯了。　勞動者爲其雇主資本家作一日工，就得一日的工資，所以別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無所謂剩餘價值了。　其實何嘗如此。　例如勞動者一日所得的工資，只須六小時卽可生產，而他一日要工作十二小時，所以勞動者一日只爲自己工作六時，其餘六小時，就是被雇主掠奪去的剩餘勞動。　這個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價值的源泉。　總而言之，只要勞動的生產力，能維持勞動者的生活而有餘，無論那種社會裏面，都是有剩餘價值的。　但是資本論所研究的剩餘價值，不是總括這一切剩餘價值而研究其全部，只是於這些剩餘價值之中，單研究資本所產生而爲資本家所占有的剩餘價值。　所以我們可總結一句說，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制度下的剩餘價值。　〔注意：上面常說，「資本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我們切不要誤會說資本他本身能生產剩餘價值。　生產剩餘價值的，實質上還是勞動。　我們所以這樣說的，是使剩餘價值的此種形態和其別種形態相區別罷了。〕

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已如上述。　但僅只研究資本制度下的剩餘價值，爲何要占全三卷呢？　這就要使我們說一說全三卷的結構了。

資本論第一卷，是論「資本的生產行程」的；第二卷是論「資本的流通行程」的；第三卷是論「資本家的生產之總行程」的。　我們試看各卷與研究資本制度下的剩餘價值有甚麽關係。

第一卷的『資本的生產行程』，就是研究資本怎樣生剩餘價值的。馬克斯以爲資本之所以生剩餘價值，是因爲他通過生產行程。社會內的資本，就全體而言，如不通過生產行程，是不能生何等剩餘價值的。所以資本之目的既在獲得剩餘價值，就不能不通過生產行程；資本家既欲獲得剩餘價值，就不能不經營生產。說明這個關係的，就是資本論第一卷的任務。換句話說，就是第一卷乃是說明資本的剩餘價值之成立的。

第二卷的『資本的流通行程』，是研究在生產行程中已經成立的剩餘價值，怎樣實現的。剩餘價值雖已成立，設若沒有實際的實現，資本家的目的就還沒有達到。所以於他成立之後，必求他實現。但是怎樣才能實現呢？馬克斯以爲資本要使剩餘價值成立，須通過生產行程，若要使他實現，就須經過流通行程。資本如不經過生產行程，剩餘價值，就不能成立。同樣，資本如不能經過流通行程，剩餘價值，就不能實現。我們現在且把這個關係說一說。

我們現在且把剩餘價值之成立和實現的行程，用公式來說明。我們以G爲貨幣(Geld)，以W爲商品(Ware)，以P爲生產(Produktivn)，以P·M·爲生產手段(Produktionsmittel)，以A爲工力(Arbeitshrafi)，那末，剩餘價值之成立和實現的公式如下：

$$G — W\left\{\begin{matrix}P.M.\\A\end{matrix}\right. \ldots\ldots P \ldots\ldots W' — G'\left\{\begin{matrix}G\\g\end{matrix}\right.$$

資本家用他的貨幣(G)購買商品(W)。這個商品，就是生產手段(P·M·)和工力(A)。資本家使他所買的商品(生產手段和工力)，通過生產行程(P)而生產一新商品(W')，賣出這個W'(新商品)所得的貨幣爲G'，G'就是於原有貨幣(G)之上，再加以剩餘價值(g)的。資本家最初所有的貨幣資本爲G，後來所有的爲G'。其中的差額就是g(剩餘價值)。但是這個剩餘價值g是怎樣生出來的呢？從G——W一行程中生的呢？還是從W'——G'一行程中生的。這都不是。據交換的原理，是等價與等價交換的。拿G(貨幣)去買W(商品)，只能買着與G的價值相等的W，決不能生出剩餘價值。以W'去賣，

也只能賣得和W'的價值相等的G'，決不能生出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決不能在這個流通行程或變換行程中成立的。他乃是於通過生產行程時，在生產行程中成立的。資本論第一卷，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但是剩餘價值的實現，就要在流通行程中了。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資本家拿他的貨幣G，去購買商品W，這些商品通過生產行程，就成立剩餘價值，而使商品W變爲新商品W'。這個新商品W'，就是W'＝W＋w。w就是所成立的剩餘價值了。但是這不過是說剩餘價值w已成立，而包含於W'商品之中，他還沒有貨幣化而實現爲利潤。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家只得到W'，而沒得到G'，所以也只得到w，而沒有得到g。但是資本家的目的，是在得g。所以他就不得不使其資本經過W'—G'一流通行程，而實現其剩餘價值g了。關於這一點，馬克斯他自己已很說得好。他道：『只是剩餘價值的生產，不過是資本家的生產行程第一幕——直接生產行程——已完畢。……現在他的第二幕要開始了。商品的全量，全生產物，……非賣不可。設若賣不掉，或只賣其一部，或雖全部賣掉而其價格不足以償生產費時，勞動者固然已被絞取，但是這個絞取，沒有十分爲資本家實現。就是絞取的剩餘價值，或全然不實現，或只實現其一部，或竟損失資本之全部或一部。直接絞取的條件，和其實現化的條件，決非一樣……』。總而言之：生產行程中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須通過流通行程，才能實現。說明這個關係的，就是資本論第二卷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第二卷是在說明資本的剩餘價值之實現的。

第三卷的『資本家的生產之總行程』，是研究的甚麼呢？原來第一卷與第二卷之中所研究的，是把資本就全體而觀察的。但資本於其運轉的行程中，生出種種具體的形態。因爲資本和勞動一樣，也有分工(Arbeitsverteilung. Division of labvur)。資本有種種機能，某種資本分担某種機能。這樣分化的結果，所以生出種種具體的形態。資本論第三卷，就是分別研究這些具體的形態的。把資本就全體而觀察，那末，但要生產及實現剩餘價

值，就非先通過生產行程，後通過流通行程不可。不通過這些生產行程和流通行程，而欲獲得剩餘價值，就全體而論，實在是不可能的。但是社會全體的資本，如一分擔各種機能，他所經過的行程，就不限定一樣了。有不通過生產行程，只通過流通行程，而能獲得剩餘價值的；有連流通行程都不通過或非常短縮而獲得剩餘價值的。就和人類社會一樣。人類就全體而言，若不從事生產物質的肉體勞動，就不能獲得生活必要品。但是社會因分工的結果，就是不從事肉體勞動的人，也能得生活必要品。資本也是一樣，流通行程內的機能，如爲一種資本所分擔，他就成爲一種具體形態，叫做商人資本（Kaufmannskapital）。他的循環，就不和產業資本（Industrilles Kapit-al）一樣，要通過生產行程了。因爲產業資本的循環，是G——W……P……W'——G'，而他的循環，就只是G——W——G'。但是他雖不通過生產行程，而仍然獲得剩餘價值。此外尙有生息資本或放債資本（Zinstrag-en desKapital. Interest-bearing capital），就是借給別人而取利息的資本。他的循環，又和商人資本的循環G——W——G'不同，而縮短爲G——G'。但是他還是獲得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三卷，就是就這些資本形態而分別研究的。也就是研究直接生產行程中所生的剩餘價值，怎樣分配於這些具有具體形態分擔特種機能的資本之間的。所以資本論第三卷，是說明資本的剩餘價值之分配。

資本論全三卷的結構，已如上述。就是：

第一卷『資本的生產行程』。——資本的剩餘價值之生產。

第二卷『資本的流通行程』。——資本的剩餘價值之實現。

第三卷『資本家的生產之總行程』。——資本的剩餘價值之分配。

由上面的簡單解說，我們大略已明瞭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及其結構了。我們據此以讀資本論，總不致於茫無邊際，捉摸不定罷。

一九二三，十，四，於上海客次。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

屈維它

中國宗法社會的皇帝制度破敗之後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治主義的可能性，然而已經處於世界社會革命的時代；中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的國家觀念受槍砲飛機潛艇新銀行團的恐嚇，方才煙消雪散，想建立『民族國家』，然而歐美各大民族國家卻已顯然表露他們是『階級國家』。中國民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開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治主義和民族主義崩壞的時期。 於是中國的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的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狀況。 實際生活要求民治主義，而思想的先驅卻揭櫫着社會主義。 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究竟那一個要實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究竟那一個能取得革命運動的領袖？

中國的『第三階級』，誠然不錯，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標只限於民治主義，他的力量只能做『無血革命』。天下的革命有無血的麼？ 中國的無產階級，確是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於社會主義，他的力量卻能澈底的掃盡舊統治階級。 然而現在的統治階級去了，社會主義便能實現麼？——天下的革命沒有無血的；現在的統治階級去了，社會主義也還不能實現。 那麼，無產階級是否應當參加推翻現存統治階級的運動，使無血的革命變成有血的呢？ 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否有賴於這民治主義的革命運動呢？ 世界的社會革命對於中國的民治革命有何等影響，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究竟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

我們請細細的論一論這中國現時很迫切的問題。

一

先從無產階級之革命策略的總原則說起。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職任應當依社會進化中之客觀的可能和必要而確定。 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

，由於所謂『國民經濟』之自然的發展而成，——不管你心上喜歡不喜歡。　況且祇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能生出社會主義來，祇有他能造成社會主義公有生產資料之技術上的基礎，祇有他能造出數量多而覺悟深的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受大工業大都市鍛鍊集合的普通勞動者，或簡直是遊民，祇能『窮人造反』，而不能革命。　沒有集中的資本和生產，祇能均分（搶掠）而不能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歷史上窮人造反的實例很多，而絲毫社會主義亦沒有看見，便是明證。　要知道：祇有在資產階級社會（民治主義）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種子才能開始萌動，——那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才顯然暴露。　至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出發反對君主封建制度的時候，階級矛盾不期然而然隱蔽掩蔽不甚顯露。　在民治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之中，無產階級方才有活動之自由及廣泛的政治運動之可能，——這是無產階級的成熟及經驗之必要的前提。　因此，凡資產階級社會還沒成就的地方，『資產階級還能做革命的進取』的地方，無產階級應當和資產階級聯合而反對『君主諸侯及軍閥』，同時亦就為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鬬爭，——建立資產階級的社會；無產階級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會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上，隨時有切近的目標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經濟改善。　然而這種鬬爭之時，『務必時時刻刻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矛盾，確實深入于羣衆的意識』，又以備工人能利用資產階級政治之下所發現的新式的社會政治關係，立刻就反對資產階級。

馬克思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初期曾經希望革命轉向社會主義方面，然而他仍舊認政治鬬爭結社自由普通選舉是必要的。　他論德國無產階級在革命時代（一八四八年）的責任說：

『實際上，既然工人獨立的出發還沒有基礎，還沒有直接普選的制度，大大小小三十六個國家還在分裂德國，這時候除出緊隨巴黎運動之後，（巴黎運動的勝敗對於德國運動有生死的關係），在這個時候，除出與小資產階級共同爭政治權利（有這些權利再能行自己的鬬爭），此外絲毫

階級的政黨還有什麼可以做呢？』(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馬克思)

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間斷然實行上述的見解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之中。他和昂格士在德國革命初期，不到『資產階級勉強發生祇有口硬手軟的市儈和絕對還沒開通的工人』之柏林去，而到萊因省城柯命，——那時是最開通的地方，已受法國革命的沖刷，德國家的形式破壞，工業亦最發達，而資產階級受新式社會生活的波動亦最甚。他們不像白恩(Born)等人(亦是共產主義聯合會的會員)在這革命時期去專做所謂『純粹的工人運動』，却以全力來辦一資產階級民治主義極左派性質的機關報『新萊因新聞』(羅爾霍爾斯德論資產階級革命中之馬克思及無產階級)。馬克思既然以無產階級的觀點考察得社會進化的公律，斷定革命的進程是如此，所以先提出民治派各階級的總利益以反對封建君主制度，而暫時不及于無產階級的特別利益。馬克思之所謂無產階級贊助資產階級革命，乃是利用時機推動資產階級前進，即此突現革命運動中之最澈底最熱烈的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份子。——資產階級本來亦必定要提出普通平民的要求，而無產階級的政黨便當逼迫他實行到底，勿使中途讓步。

所以無產階級贊助資產階級革命是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可是這種贊助必定不能永久的。馬克思以為『在某種程度之內各階級的聯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決條件』，然而等到革命開始進行，却亦就是階級矛盾暴露的起點，革命進程愈速，階級矛盾的爆發亦愈激厲。『共同的仇敵剛剛打倒，勝利的軍營裏，立刻就要分裂成幾派，而重起相互的鬥爭。』(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

所以等到革命的進行既已變動了局面，如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國資產階級的民治派已經不往前進而向後退，那時新萊因新聞也便變更其策略，馬克思等也就退出萊因區民治委員會。於是開始預備革命行動的組織。結果反革命占勝利，新萊因新聞被封，而德國革命也就失敗了。

再則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二月革命固然還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然而比起一七八九年及一八三〇年來

已經大不相同。那兩次無產階級的出發必定在革命已到高度發展的時候，而這一次却在革命的最初期，無產階級的特殊利益不期然而然占了畸重的形勢。六月之役無產階級失敗，那時『國內的階級戰爭』已經非常明顯。然而一八五〇年春反革命地位漸穩而國內民治派各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及一切中等階級——又重新興起要想與治者階級反抗，而團拱『革命中心』的無產階級。這一民治派的聯盟反對那所謂『秩序黨』，居然在三月選舉時取得勝利。革命有重復前進的形勢。可是，這時的封建階級已經很弱，耐不起戰鬥，他們寧可讓步，於是高等階級得到讓步的利益而却退，革命大受打擊。高等階級不但退却，而且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反對『紅黨』。

這種革命失敗的原因乃在於經濟的變動——一八四九年歐洲經濟漸漸的興盛起來，革命的潮流不期而緩和許多；其次，民衆的政治智識雖經屢次的革命教育而還不能算成熟，所以那時國王背誓破壞普選而竟沒有大反響。現時就大不同了！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的俄德革命尤其給了不少教訓。現時德國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程度，就是從那時參加普通的民治革命，經過長期的鍛鍊而得來的。可見雖失敗而對於無產階級還是有益的。

無產階級方面固然受此訓練，而資產階級方面却亦有很大的影響。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大致歐陸無產階級的力量一天增加一天。即使君主政體還沒推翻的地方，資產階級亦已恐懼不寧，他們要革命，却又怕革命時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去了。因此連資產階級的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無產階級却利於這一革命早些爆發。社會結構進化的原則確要有資產階級制度（民治主義）的發展，那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完全正當發展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往往無產階級在此等國家內反成資產階級革命之組織者指導者。大資產階級愈弄愈胆小，而同時就是大資產階級變成君主封建制度之政治的附庸，這種情形愈過愈明顯，那時一切反對舊統治的毒恨都轉移到大資產階級身上，而可以不用大資產階級的掌握政權已經顯然的暴露階級矛盾。所以不論先進或落後的國家裏，在封建軍閥政治之下無產階級

必定參加或進行民治革命，可是愈落後的國家，他的無產階級在民治革命中愈有勢力，他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機會也愈多。

馬克思說：

『數量多而且集中強大的有智識的無產階級之存在條件常常和那多而且富又集中有力的資產階級之存在條件同時並進的。 資產階級的各部分，尤其是他那進步的一部分，——假使還沒有取得政權而改組國家制度以應其需要，那時的工人階級運動無論如何還不能成為獨立的，而且不能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 祇有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制度成立之後，工人與企業家之間的衝突才大大的發現，那時已經不能再推動資產階級前進；那時資產階級亦不能再拿好話來騙工人，滿口答應而不實行；那時無產階級的解放問題才完全明晰的暴露於全世界』。

『無產階級曾經參與這一反抗運動（一八四八年），他本來對於這一類的革命運動沒有不參加的，他的希望：(一)不是這種運動能掃除行向社會革命及無產政權的道路中之幾種障礙；(二)便是這種運動至少使勢力較大而勇氣較少的階級行向更果決更革命的道路。 工人拿着武器參加反抗運動的時候，明明白白的知道：這一次的鬥爭還不是為他自己的階級利益；可是他在這時候唯一正當的策略，却是：假使高出於無產者的任何階級（如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不能給工人階級以「為他自己利益而鬥爭」的自由戰場，那就無論如何不讓這種階級的統治得以穩固；並且無論如何都要引起政治危機，使全國非決然行向革命不可，否則索性回復舊統治的「不變狀態」(Status quo)，使新革命不能免。 兩種假設之中，工人階級都是真正的全國利益的代表，——因為歐洲一切舊社會(各國)都應當及早革命，誰也不用想安安穩穩有條有理的發展自己的力量(假設真如此，歐戰便是夢中事了！(譯者註))，而工人階級却正是誠意的在可能範圍內促進革命的階級。』(德國之革命及反革命)

二

方法，大概在原則上是如此。

現在我們再取現實社會進化中的實例作更詳盡的說明。歐洲落後國家，第一就算俄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時，離法德資產階級的民治革命已經百年五十年。 俄國那時已經有二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人的無產階級（五十人以下的小工廠不算在內——見杜洛茨基之一九〇五年），而且有社會民主黨，似乎可以直接行無產階級革命了。何況實際上革命是社會民主黨指導的，大多數罷工工人所參與的。 然而列寧說：

『馬克思主義者無條件的斷定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列寧之兩個策略）。 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那時的俄國，已經有民主主義的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造之必要，這種改造運動不但還不足以表明是資本主義的崩敗，資產階級統治的崩敗；而恰恰相反，正要有這類民治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改革，才能掃清障礙，讓俄國的資本主義好好的發展，進於純粹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永滯於亞洲式的半自給經濟；有這種種改革才能使俄國有完全資產階級式的統治。 俄國社會革命黨（Parti des Socialistes-revolutionnaires），俄國的農民黨，自稱為最激急的社會黨，其實不懂社會主義，當時就不明白這層道理。 因為他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是什麼。 他們決不知道：就算農民暴動得了完全的勝利，田地完全均分過，或者幹什麼『農村立國』的鬼把戲，始終對於資本主義並無絲毫損傷，反而促動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而農民之間自己便要受『階級的分化』。 民主主義的改革必然引導資本主義的發展。 既然如此，或者有人可以說，無產階級很可不必幫助民主革命了。 那卻不然！

民主革命之社會及經濟的內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的，然而並不因此而對於無產階級沒有很大的利益。 民主革命在形式上可以有好幾種：也許在這種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大資本家及財閥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也許在那種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卻是農工平民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民主革命表示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雖然眼看得是革命，是暴動，反對上等人，反對資本家或帝國主義；然而

這一革命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且擴充推廣他的發展。　民主革命不但代表勞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資產階級的利益。　因此，既有資本主義，則資本主義之下，資產階級之統治工人階級是不可免的；所以可以說：民主革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多，而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少。　然而說民主革命絕對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那却是妄話。　俄國社會思想發展的最早一期曾經有過這種論調，所謂『民粹派』(俄文 Narodnitchestvo)，他們以為無產階級用不着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這種思想，往往可以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否認一切政治鬥爭，否認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否認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種思想根本與科學的經濟學相衝突：商品經濟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免的，無論怎樣不能禁止資產階級的生長，要想跨過資產階級立刻實現烏託邦是必不可能的事。　馬克思主義說：凡是一個社會，根據於商品經濟而與文明的資本主義各國發生交易關係，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亦必定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俄國當初是如此，中國現在亦是如此。　馬克思主義絕對與非科學的民粹派或無政府派不同，決不想：用什麼手段跳過資本主義直接行社會主義；路祇有一條——就在這一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就在這一資本主義的範圍內，行階級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這幾層意思已經有一大部人類歷史——如俄國如印度如埃及如土耳其——足以證明是科學的公律。　所以假使有種學說，要除出『更加發展資本主義』之手段，而另求別法來救濟工人，——這種思想，自不免是反動的。　列寧說得好：『像俄國這種國家裏的工人階級，受資本主義本身的苦，實在比受「資本主義發展不透」的苦少。』(兩個策略)　工人階級確利於資本主義有狠廣泛狠自由狠快的發展。　工人階級確利於很澈底的破壞一切舊制度舊習慣(如行會制度藝徒制度同鄉觀念門閥觀念等)，因為舊制度是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障礙。　民主革命就是這種澈底的改革，應當掃除一切舊跡和那便於軍閥官僚營私舞弊的制度。

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也是很有利的。

資產階級革命愈徹底愈普遍，那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與資產階級爭的奮鬥也愈有保證愈易開展。祇有那班根本不懂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才聽着這一結論詫異呢。因此，有的時候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資產階級有時候很可以靠舊制度舊習慣來抵制無產階級（如西歐俄國當時的帝制政府，中國的軍閥警察等）。資產階級所以往往利於革命的不澈底，所謂：『不爲已甚，過猶不及』。向來歐美革命史裏社會黨和共產黨往往論述到這類的事，習慣上總說：資產階級自賣，他竟背棄『自由的原則』，或是：資產階級不能行澈底的民主主義。事實上是一樣的。資產階級寧可使必須的資產民主主義的改革，也慢慢的進行，——小心謹愼的用改良的手段，而不用革命的手段。資產階級很願意這些改革不促進平民農工等階級之革命的獨立性及建議力；因爲假使如此，正像法國人的俗語，平民『掉過鎗來』也來得容易，於資產階級自身先就不利。所謂『掉過鎗來』便是：民主革命的成功，使那些自由民主的機關及輿論集會的權利等等，都可以用來反對資產階級自身。

至於工人階級呢，却正利於民主主義的改革不以改良的手段實現，而以革命的手段。因爲改良手段是使社會的腐敗部分慢慢的爛掉。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正是受這『腐敗社會』的苦最利害的人，非得一刀把他剁掉不可。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決的行動和群衆的勢力有組織有系統的努力掃除一切封建君主時代的遺跡。所以資產階級革命的實現，若愈無組織系統愈不集中愈不澈底，則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愈大；他若愈有組織系統愈集中愈澈底，則對於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愈能多保證他們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爲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的去參與，是教無產階級：『不要專守着經濟鬥爭而要參加總的政治鬥爭，努力

去爭民主主義，爭那最澈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列甯說：『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之「資本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可是我們能夠竭力去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夠幷且應當在這範圍之內爭無產階級的利益，爭他們生活裏迫切的需要，爭他們預備將來再戰而能澈底勝利的條件。』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固然結果爲反動所摧殘，然而俄國無產階級在此中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教訓，——創立蘇維埃制度。

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必須參加民主革命的運動，當然要和資產階級的政黨發生關係；甚至於在革命潮流洶湧的時機，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議制範圍擴大的時候，可以從事於選舉運動。　於是有些『潔身自好的社會改造家』，好一似黃花閨女柏舟孀婦，要大叫起來：『這不是要玷辱我們無產階級的「家聲」嗎，拋頭露面的像個什麼樣子』！　其實大謬不然。　現今時代開通，男女社交已經司空見慣，——難道社會改造家還做高節的隱士嗎？　無產階級的參加民主革命，誠然有改良派化的危險，然而却幷非不參加便能免禍的。

無產階級政黨參加民主革命運動能否不受資產階級的惡化，幷不在於某人某領袖要想投降資產階級，亦並不在於黨中某一派保存了形式上對於民主運動的『獨立』。　這種獨立派，其實往往祇是形式上的；不管他組織上怎麼獨立，而實際上因爲政治標語落於實際生活之外：若不問政治便與羣衆脫離，若問政治往往又祇是跟着羣衆已有的情緒移轉，不能盡領導之責。　因爲若是當時社會祇有民主革命的需要，那初入政治戰場的羣衆，往往反而容易跟着『自由派』的模糊標語走；保持所謂『獨立』的社會黨儘着放空砲，實際上反使革命運動的領袖地位落於資產階級之手。　最後一着，這種獨立派反而爲資產階級所惡化。　所以這一問題的解決，完全在於各階級之客觀的現實的社會力之消長：當時社會中的各階級，各以實力參加總的革命運動，暫時亦許力量大的得到最近的勝利，力量小的却仍舊繼續着往自己的目標走。　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便在於指示勞動羣衆以一定的合於實際生活的標語，——實質上

就已經決不會和資產階級同化了。 因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標語可以同是一『民主主義』的形式，而他的經濟內容卻決不會同的。 這種『標語的階級實質』，祗要會運用，自然能引導民主革命到底，造成社會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條件。 很用不着拼命的直叫：『我們要革命，不要改良，要社會主義，不要民主主義。』

譬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那時的馬克思主義者說：

『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只聽好聽的「革命」字眼。 我們應當考察切實，究竟反抗俄皇政府的有那幾個社會實力。……祗有「平民」，便是勞工和農民，鄉村的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 至於革命，卻並不因此而失其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的改革決跳不出資產階級式的社會經濟關係之範圍，然而這一革命對於俄國及世界之將來的發展實有非常之重大的意義』。（兩個策略）

無產階級運動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期間，往往可以有兩派似是而非而傾向：一，亂叫社會革命；二，祗管經濟鬬爭。 我們再舉俄國的實例：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運動離現在還不十分遠呢，並不是什麼古代神話（列甯寫這段文章正在一九〇五年）。 那時示威運動剛剛開始。 「庸俗的革命主義派」(Rèvolutionarisme vulgaire)就大叫起「猛烈攻擊」來，發布血色傳單（勞工事業報，當時少數派的機關），罵那提議創辦全俄宣傳日報的人（列甯等），說他們是文學迷，學究派。 而那所謂「尾巴主義派」(Khvostisme)——專門祗跟着羣衆或別的政黨後面跑，不是遷就庸衆，就是遷就自由派——卻又竭力主張：「經濟鬬爭是政治宣傳的最好的手段」。 那時真正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怎樣對待他們呢？ 他兩方面都反對。 他反對庸俗的革命主義派，因爲這一派的確是輕躁妄動，——所謂「猛烈攻擊」和羣衆的公開的出發明明還是將來的事。 他亦反對「尾巴主義」，因爲這一派確是假清高怕多事，喜歡在小範圍內當領袖而實際上沒有政治能力。 他那時所決然提出的，就是全體平民暴動反抗的標語；可還不是直接號召行動的意思，而僅是宣傳的意思，說明客觀上必然的結論是要平民

反抗。那時宣傳和鼓動的確是第一等重要的責任，那時全俄的政治評論週報還算是狠難能的事……』。『庸俗的革命主義派不懂得「文字」（宣傳），也是「實事」』。總觀歷史的全部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公開的羣衆政治運動不可能的時代，——本來羣衆的政治運動不是人力可以任意製造的。「尾巴主義派」卻又不懂得當革命時機臨頭，便不能再死守着舊「文字」，而廊當有直接行向「實事」的標語』。（兩個策略）這兩派都是真革命運動的障礙。

再則，還有小資產階級誤解民主主義為放任主義的一派，亦很足以危及革命。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的革命的獨裁制：——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是社會主義的獨裁制，在無產階級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時便是民主主義的獨裁制。孫中山的『軍政時期』確與此意有些暗合。然而革命的獨裁必定要求社會某一方面的巨大犧牲，所以非有民衆的實力後盾不可，不然就變成個人專制。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正須得此政治機會，以促進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的途程。

『平民之革命民主的獨裁制』——是民主革命中最近的目標。或者，如香港南華晨報（英文）對於中國各公團（商會工會學生會）召集國民會議的提議之批評，說這是水與油混合的藥方。固然！真可以說：所謂『獨裁制』必須有『統一的意志』，而無產階級和其他的平民不能有統一的意志。這一駁議其實並無價值，因為他抽象的形而上的來引用『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有種種不同的『統一的意志』。可以有各方面完全相合的統一意志，亦可以有一方面統一而別方面不統一的。對於社會主義不能有同一的意向，而對於民主政權及共和主義卻可以有統一的意志的。假使不記得這一層，那便是不明白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邏輯上歷史上的差別；那便是忘記了民主革命是有全民的意義的：革命既是『全民的』，就有統一的意志在。民主主義的要求以外，當然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更不能有什麼統一意志。所以無產階級在革命期間，儘可以執此統一意志要求嚴厲的克服反革命——就是平民的革命獨裁制。

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最大多數的農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嚴厲手段鎭服君主派或軍閥派的反動，並且預防資產階級的畏怯。 無產階級應當引導大多數半無產階級的份子，成就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而以嚴厲手段鎭服資產階級的反動，並且預防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畏怯不前。

無產階級的鬪爭是爲着全體平民的。 封建軍閥之下首先要的是平民革命。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濫用「平民」一詞，空泛的說平民而掩藏着平民裏面的階級對抗性。 馬克思主義斷然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之階級的獨立。 然而他分『平民』爲『階級』，并非爲着使這先進階級閉關自守祇幹工會運動，而讓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單獨發展；而是爲着要使無產階級以最大的毅力爲全體平民的事業而奮鬥，領導全體平民。——當然不是在某某委員會裏占着幾把交椅，就算得了領導權；而要組織羣衆以實力表示無產階級在政治中的影響。

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的。 俄國民粹派的『平民均分土地主義』（Tchern ey Peredel）中國國民黨的所謂『民生主義』亦是資產階級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沒有別的途徑可以使無產階級得到眞正的自由，祇有經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進步。 我們應當知道：在封建軍閥之下沒有別的方法行近社會主義，祇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平民的革命獨裁制。

所以無產階級在這種時代，當有正確的經濟鬪爭與政治鬪爭之關係，這件事非常之重要；經濟鬪爭的工會運動固然要緊，而尤其要注意民主主義的總的政治鬪爭，—我們應當做「平民使者」而不應當僅僅做「工會書記」。 必定要如此，方才能盡無產階級的天責。 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兒，亦就是顚覆資產階級社會的健將；他的力量，正在他階級意識明顯，並且有組織有系統的奮起而爲政治鬪爭之時：

『階級的政治意識祇能從外面輸入工人階級，就是在經濟鬪爭之外，在工人對工廠主的關係之外。 此種知識所由來的地方，乃是各階級對於國家政府的關係，各階級

的相互關係。 所以對於「怎樣爲工人求得政治知識」的問題，決不能像普通的實際運動家（更不用說偏向於「經濟鬥爭主義」的實際運動家），永久祇有一個答覆：「往工人間去」。 要與工人以政治知識，社會民主派（共產派）應當往各階級間去，應當派遣自己軍隊到各方面去。……試舉一個最近幾年的社會民主派（共產派）的機關，看一看他的工作。 他「和工人有連絡」，就此自以爲滿足了，祇知道發發傳單，專說工廠中的虐待，政府幫資本家，警察的兇橫；和工人開會談話，大致也不過談這些事，幾乎絕對不出此等範圍；至於討論研究革命運動史，俄國內政外交問題，俄國西歐各階級在現代社會中之狀況及現代社會的經濟進化等，則可以算絕無僅有；更不用說有系統的實行擴充對於各階級的聯絡關係，那更夢想也想不到。 實際上大多數此等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裏的黨員，祇想着應當做一個工會書記，而並非一個社會黨員——政治的領袖。 其實英國的工會書記，亦在時時幫着工人行經濟鬥爭，揭發工廠裏的惡弊，解釋一切法律規則的不公道，說明此等法律妨礙罷工自由及工人糾察隊的職權，說穿罷工調和人的偏心等等。 總之，凡是工會書記亦在幫助工人做「反對東家及政府的」經濟鬥爭。 可是這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民主派不應當僅是「工會書記」而要是「平民使者」；——應當：對於一切壓迫和專制，不論他是關於那一階級的，都加以攻擊；滙合一切現象而與人以警察政府富豪地主之殘暴的總概念；利用每一件「小事」，證明自己的社會主義見解和民主主義要求之正確於人人之前；對於一切人和每個人解釋明白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有世界的歷史的意義……

「往各階級間去」，我們是以理論家的資格，是以宣傳鼓動家的資格，是以組織者的資格。 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階級間的宣傳和鼓動。……誰實際上忘了「共產主義派贊助一切革命運動」，誰忘了我們應當在全體平民之前，既不隱藏我們社會主義的見解，又要明白指出民主主義的總責任，——那人便不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誰實際上忘了自己應當在人人之先提出激勸并解決一切民

主義的總問題，——那人亦不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列甯之『怎麽辦』，一九〇二年）

三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的革命策略應當如此的去實際應用。　中國現時的狀況究竟在社會進化史上占何等階段，社會運動的趨勢和民主革命的方向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怎樣呢？

『中國十二年前的爆亂，近因起於國內兩個新興階級，爭取統治者的地位：一、軍閥階級（財閥政客附），二、商業資產階級。　中國商人階級不能如英法當年，由商業資本直進於工業資本以組織生產，爲數不多，經濟力爲列強資本主義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時他剛一抬起頭，就受北洋軍閥的當頭棒擊。　治者階級實際上已是軍閥；然而軍閥一則始終見此隱隱中的資產階級力量，二則內部之間無力統一，三則現代中國處於文明的外國人監視之下，四則『官僚資本家式』的軍師（政客）要有新的運用方法，——所以必需國會，以便塗飾耳目巧於持縱』；因而有此畸形的『民國』，其實還在封建宗法社會時代。

雖然，『中國經濟生活的現狀，却已經漸出於商業資本的階段（歐戰的影響很大）。　所以近年來最大的現象：海員罷工，鐵路罷工，礦山罷工，紡紗業罷工以及其他，罷工工人已漸圖結積極組織；亦自然趨於運用自力爭取立法權政治權要求最普遍的代議制』。　資產階級更大有進展，起而要求裁兵理財制憲，試組織『民治委員會』。　可見『中國……政治運動之中已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勞働運動混流併進的現象，——這是中國國際經濟地位使然。　中國工業發達的途徑與歐美大異，政治運動也必不同，（民主與社會兩革命間的進程緊凑得多）。　中國資產階級要自力發展，非去軍閥不可，非去帝國主義不可。　然欲去此二者，則必須借重中國的勞動平民及世界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亦就非對社會主義讓步不可』。　（參看瞿秋白之『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前鋒第一期）

雖然，我們考察中國經濟政治現狀所能下的斷語，僅

僅是：『中國已漸進於資本主義而需要民主主義的改革』。

至於資本主義的程度，是否已經發達到成就社會革命的物質基礎的階段，那卻還待考慮。 并不因為中國革命運動或所謂新思想帶着一些社會主義色彩，便足以證明現時所需要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

中國實業雖受外國壓迫，而五十年來確不能說沒有進步。 帝國主義當然要變中國成資本主義的而完全破滅中國原來的『半自然經濟』。 即使帝國主義能行妥協手段而緩和一部分大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排外性，然而因此而實業又進一步；或者外資直接經營實業於中國境內，以至於和中國人合辦，實際上奪去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位，然而實業因此亦有一更大的進步；在中國境內（在此一經濟區域內）而有實業發展，則必要求更寬泛的市場，因此中國內地之資本主義化的速度愈增；外資愈侵入，中國資產階級在此經濟機體內愈膨脹愈深入，——外國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緩和了這一部分，又「培植」了那一部分，再緩和了那一部分，又激起了第三部分。 帝國主義的經濟上的讓步是有限度的，若無限度他便不是帝國主義了。 因此，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無論如何，確在一天緊迫一天。

譬如中國綢緞之輸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為四百萬餘海關兩，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便已漲到二千八百萬。 中國礦產物之需要，在五十年前為二千五百餘萬兩，至最近便已達二萬二千八百萬，差不多增加十倍。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這一發展前面有非常之巨大的障礙物。 軍閥制度沿襲皇帝對商人的政策而變本加厲：重征暴斂，『就地籌餉』；更加以爭城奪地，內亂不息。 不但如此，更有類似於英法當年的『貴族與市儈』之爭：『今之政客軍人失勢則辦工廠，曰吾將以實業救國也，既辦廠矣，朝開夕葬投機，明日又為官，工廠遂為傳舍』。（楊銓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這確是擾亂市場的大害，然而也是不可免的經濟鬭爭，不可免的軍閥官僚之資產階級化。 中國的市儈又怎麼辦呢？ 他們但『願吾國之工業家專心本業，尤願吾國軍政界之偉人，勤修己職，勿汙工業界之乾淨土』

……振興工業之道亦至簡：（一）政府與工業當合作，凡妨礙工業之法令制度當皆革除；（二）工業組織當大，則資本與人材皆可經濟，而得多所製造之益；（三）當多設製造機械之廠；——機器爲工業最要之資本，故孫中山有機器借款之議，然中國本有煤鐵，與其仰人供給不如退而自造，僅購基本之機械，即可源源供給各業之需要』。（同上）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夢想。 理財制憲裁兵及民治委員會的嘗試又是個什麼味兒？ 哼！ 美國公使休門尚且教訓你們說商人當自組政府。 顛覆軍閥的民治革命始終是不可免的。

復次，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還有一種更大的障礙。我們看：（一）『一九一六年以後吾國之棉織業遂呈空前之活躍，……至一九二一年底，全國共有紗錠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計華商一百五十四萬枚，日商八十六萬七千枚，英商二十五萬九千枚，其餘未開車者一百三十萬枚……』（穆湘玥之中國棉織業發達史） 外國人在中國棉織業中占二分之一的勢力。 （二）最近幾年（一九一八）中國鐵的產額約共三五五〇〇〇噸；而日本之山東金嶺鎮鐵鑛，二十一條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鐵鑛，奉天廟兒溝中日『合辦』的鐵鑛，總共的產額就是三三六・五六一噸；簡直是全數。——至於漢冶萍等的『官辦』『借款』式以及其他形式的鐵鑛，所產有限。 （三）最近幾年煤的產額約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日本之奉天撫順及山東淄川中英『合辦』之開灤等煤鑛，所產卻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噸；——幾乎占二分之一。 中國自己還打算製造機器，豈不是笑話！

中國的資產階級對這有什麼辦法？ 他祇知道『今者，關稅已有修改之機會，各國對於中國通商之待遇亦將漸趨平等；此正吾人發展國外貿易之日，工業革新不容更緩，自動發展時期之後若繼之以通國合作，吾知中國工業史上之黃金時代，不難立致也』。（楊銓） 唉！ 臨城案時留華美僑已經主張撤消華會俟待條件；臨城案後鐵路共管問題已經緊迫萬分；等到『中國各要地都駐外兵』（美僑主張），等到『美國派委員會來替中國組織政府』整理財政（密勒評論），那時關稅雖增加，於中國還有什麼利益？

那時難道還有中國？ 人家筷頭子上落下來的骨頭，不是好吃的；吃了就要套上嘴套繫上鍊條的。 獨立自由平等，都要自己化氣力去爭。 那顛覆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實實在在是必須的。

中國的現狀約略如此。 解決這中國問題的主張，最近幾年隨歐戰而興的「新文化運動」裏約略可以分爲三派：一、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二、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革命主義；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派）。

雖然主張的人亦許事過遺忘，而我們研究的是社會現象，不管個人。 現時明明還是可以看見社會之中隱隱有此三種心理。

第一派的心理，可以看兩年前張東蓀梁任公等人駁社會主義的論調。——當時雖是東蓀發難，而實是任公綜合這派的見解（一九二二年梁任公「復東蓀書論社會主義」）。

他的意思：一、「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能使多數人民得以變爲勞動者……蓋我雖將國內資產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銖黍問失其平，而我社會向上之效終茫如捕風。……故吾以爲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爲分配平均之運動」。 二、「欲行社會主義必須先以國內有許多現行之生產機關爲前提」。 三、「中國生產事業若有一線之轉機，則主其事者，什九仍屬於將本求利者流，吾儕若祝禱彼輩之失敗耶？ 則無異自咀咒本國之生產事業以助外國資本家張目」。 四、「惟當設法使彼輩（資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覺悟，知剩餘利益斷不容全部掠奪，掠奪太過必生反動，非彼輩之福。 對於勞動者生計之培養，體力之愛惜，智識之給與，皆須十分注意」。 五、所以「第一灌輸工人以相當之智識，第二助長其組織力。 先向彼輩切身利害之事入手試辦一兩件（如疾病保險等），辦有成効，彼輩自感覺相扶相助之有實益，感覺有團體的好處，則真正之工會，可以成立」。 任公末後居然說：「謀勞動團體之產生發育強立，以爲對全世界資本階級最後決勝之準備」。 然而他主張對於資本家之「取償較優亦可姑容」；他主張的社會政策，原是因爲「生反動非彼輩（資本家）之福；他主張

不要太過中國資本家「助外國資本家張目」。 可見他完全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來論社會主義。 他的社會政策以至於工會運動無非是喂猪的食料，人要吃猪，當然願意喂肥再吃；他的意思是說：「我祗要你們工人容許這「在獎勵生產範圍內」一 條件：我們資本家當然來行些社會政策，使國內有生產事業，將來可以交給你們(?)，現在且慢；至於要國家來辦亦可以，祗求你們不助外國資本家張目，暫時讓我們多剝削些罷」。 而他偏要「冥眷天下同主義之人宥以救之」，——他實以分配平均爲社會主義。 不知道誰和他同主義！——他的平均分配及社會政策祗可以算得「喂猪的社會主義」。 梁任公以喚醒資產階級覺悟自任，與我們勞働者或遊民何與！ 無業的平民祗知道自己組織起來，以革命的力量要求應得的權利；勞働沒有生產機關，我們就要求他有，沒收軍閥來辦工廠。 無所謂獎勵生產。 我們窮無所之，獎勵什麼生產。 關心獎勵生產，自有人在，如梁任公——資產階級的代表。 勞働者和無產階級祗知道積極爲羣衆的政治經濟運動，——既然要我們做工，當然你們便該給我們優越的勞働條件，優越了再優越一直到政權交給我們。 什麼叫妨害中國生產？要賺錢的資本家爲什麼不看見軍閥和帝國主義妨害中國生產？ 我們祗知道以革命的手段逼得資本家推翻軍閥等等，——勞働運動所取於資本家的，資本家當取償於列强及軍閥，不應當反來請我們姑容。 我們無產者怎樣有姑容你們大人的資格？罪過罪過了！

總之，中國的民主民族的革命運動(國民革命)，萬不是和平的「試辦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 必須以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見解及手段來行。 中國資產階級的覺悟亦要在這實際運動裏才能發生。 何況他非受無產階級的促進，不能舉步。 中國軍閥及列强存在一日，便一日不容你「試辦」，資本主義都不能十分容你試辦，何況社會主義。

革命貌似破壞，而實是澈底除淸舊社會，開新社會建設之門。 英法資產階級的革命如此，到一八四八年的德與甸，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亦是如此：革命之後卽開一生產力發展之長時期。 現代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更是如此

。任公派的猥瑣懦怯正足以證實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他的社會政策正是瞿秋白所謂對社會主義之讓步，——對無產階級的讓步，目的倘在於保證資本主義的安全發展。——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之『社會的下意識』早已覺得：祇有唐山礦工，太平洋中國海員，京漢路工，上海紡織工敢於直接行動，以及最近長沙之五六萬勞動平民的國民外交委員會能外懾日本且內奪趙恆惕之膽；——祇有真正的勞動平民能行國民革命。

雖然，中國的國民革命，却並不因此而失其資產階級的性質，這一層應當非常之注意的。

現在要說那第二派的心理了。 第二派的解決法，大致說中國要社會主義：從完全否認政治運動起到相對非難民主運動止，其中階段非常之多。 然而最主要的就是：現在社會主義時髦，是『理論上之極致』，或者是，宗教式的信仰抽象而不着邊際的『無產階級』。 假使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從精密的社會科學來運用他的策略——竭力參加民主革命並組織一切勞動者及平民，他們就說：『那就要這些人都變成社會主義者才行』，或者簡直說：『那麼，這一黨是失節了』。 其他種種無政府派的論調，大致相彷彿。 那前一種的代表便是努力(六十六期時)的高一涵，後一種的代表可以隨手推舉今日(二卷四號時)的初民。(雖然今日之初民已非那一『今日』之初民了，——他最近在努力六十六期已是另一主張。 可是他個人不成問題。 中國社會思想中現時確還存在這種心理)。 這第二派的兩種心理可以併合批評。 如高一涵的意見是：國民運動是好的，可是必須是單純的社會主義的國民運動。他說『要國民黨自身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 殊不知道，中國現時需要國民運動的真正國民黨，正因為沒有發生可以公開的社會黨，——並不是說對政府不能公開，而是說對平民羣衆，甚至於工人，也不能公開。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還狠淺，當然沒有大生產中之純粹無產階級(參看前鋒雜誌第一期瞿秋白及我的文章)。 俄國發生小小的一個社會主義團體，——五六個人的勞動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ya Lrouda)——樸蘇

濮諾夫（Plekhanoff）革蘇黎池女士（Ve'ra Zasonlitch）等，時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　那時俄國集中的工業資本已經有五萬四千一百萬盧布：他們那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尚且還祇是民主運動，宣傳學理和指導工會組織，絕不敢稱政黨。　社會主義的政黨，必定要能明顯的拿着主義的旗幟走入勞動羣衆，而不爲羣衆所詫怪；必定要能對於日常政治生活次次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法，而不爲羣衆所不了解。　而那時俄國并不單因爲政府壓迫，而因爲資本主義改組社會生活的火候還沒到：雖有許多工人，而都是剛從農村來的，或尚未完全失私產，或方失私產而求恢復之心甚殷：他們不詫怪而能了解社會主義的運動之心理的物質基礎還沒有築就；——所以那時俄國社會運動發展之限度還祇到民主主義之最左翼的地位（沃爾洛夫斯基Orlovsky之俄國馬克思主義史略）。　中國現時工業資本僅僅一〇八·九〇二·八一一元，（一九一八年）約比俄國當年少四萬萬元，僅有其五分之一。　不但如此，俄國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五年間，資本主義發展已大進步，——純粹工人有二百餘萬，工業資本已達十八萬萬一千六百萬盧布，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已經成立而穩固，那時列寧尚且說：「往各階級間去！……做總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　中國現時真正的社會黨（共產黨）並非僅僅代表國內六十一萬的工業無產階級而存在的（這普通工人數是一九一五年的統計，現在至多不過一百二三十萬）。　假使僅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　他的能存在，乃是因爲中國無產階級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的時代，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征取政權，他不得不贊助各殖民地的國民運動，尤其是輔翼其幼稚的無產階級，以行世界的撲滅帝國主義的總鬬爭。　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在世界的鬬爭範圍之中，與國際無產階級同其最終的共產主義目的，所不同的是鬬爭方法：先進國是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以至於勞工獨裁制，中國是國民運動統一戰線以至於革命獨裁制，然後再進；中國一千萬人的手工業勞動者四千二百萬戶的農民分納者之中的一百二三十萬無產階級，在中國的鬬爭範圍中，與普通所謂「平民」同有民主革命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目標：資產階級

是要法律上的平等，無產階級是要事實上的平等，——最徹底的民主主義——所以中國有無產階級政黨的存在。並非採取了白字黑紙的理論，就算社會主義的政黨；沒有物質基礎及實際運動是不能憑空造的。 至於國民黨尤其不能變成社會黨：——眞社會黨在中國尚且祗能以世界共產黨支部的資格勉力栽培無產階級之組織及訓練的根本，而同時在總的民主運動中勉力做主幹。 何況國民黨歷史上就是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那時的所謂民生民主主義都祗是『富強』——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看孫文建國方略便可了然：他說民主共和是他教小孩子似的教中國國民的功課(第一册第六十頁)，——原來並非中國平民眞要民權而他代表這種心理來抗爭的，乃是因為要『富強』非共和不可。 直到五四運動之後，國民黨才漸漸接近民衆，接近那眞正要自由的學生會，眞正要平等的海員工會等等。 國民黨到現今方才開始走上民主主義的路，漸漸想代表平民羣衆而抗爭，行眞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黨，首領制個人主義的義俠策略——哥老同盟會的遺傳，如此而已。 現今國民黨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傾向，也祗是因為社會中實際上有了學生工人商民等的運動，——『社會的物質』已經稍有端倪。 然而至今他的根本觀念還是在政治清明國家富强而已；同時一方面，宣誓『維世界之和平』，這不是對帝國主義提怯，便是對社會主義讓步；可見仍不離一種『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價值，不過如此。

既然這樣，國民革命的眞國民黨是現時實際生活所需要的，却還不是社會主義；然在此總運動中，祗有以世界無產階級的觀點爲根據的政黨，才能用社會主義的見解及運動方法來促進這一國民運動，或者簡直改造國民黨；同時這亦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正確的策略。

於是可以說第三派了，——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

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同時此種絕對資產階級性的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帝國際的及國內的無產階級不可。 獨有

無產階級能爲直接行動，能徹底革命，掃除中國資本主義的兩大障礙，就是以勞工階級的方法行國民革命。 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指導權。 勞工階級的最後目標在社會主義，那麼，到國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 然而現時眞正共產派的運動在中國亦不過是『耶各賓』——最徹底的最左的民主主義運動。 大概而論，要勞工階級眞正徹底覺悟資產階級假民主主義的不可信，決不是幾本書可以辦到，而必須實際普遍的政治經驗，——小孩子不燙手總是要弄火而且應當弄一弄火，至少也要遠遠的試一試火的熱性，——那時羣衆意識再能實實在在進而求無產階級的獨裁制。 勞工羣衆應當參加國民革命，第一、就是要拿『耶各賓』的方法加速革命的過程；第二、就是實際上去感受感受資產階級革命之不徹底（不完全反對列強及軍閥到底），第三、就是在這運動之中無產階級能得必須的政治智識及經驗，增高一般的程度。

所以參加幷促進國民革命——是現在中國無產階級的職任；——在原則上在實際應用上在國內政治經濟上——都是絕無疑義的。 既然應當促進國民革命，便當有國民革命的中心。——列甯說：『我們應當組織反對政府的一切勢力成一全民的運動。……這樣去實行各方向的政治鼓動應當有一政黨，能結合一切攻擊政府的『軍隊』成一統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體平民的名義去行；再則，實行那無產階級之革命的訓練工夫，一方面嚴格的保存政治獨立，並領導勞工階級的經濟鬬爭，別方面利用一切剝削者與受剝削者之自然衝突（剝削者本來日益替我們『拉攏』新的各種無產階級份子）；凡是這些工作都要集中於不可分的統一行動』（怎麼辦）。——中國國民運動的主幹，亦應當如此，並應當由此主幹擴大國民運動的中心，那時勢力才能凝聚。

然而要造成運動的中心，必定要用社會已經有的實力。 我們理想一個烏託邦是幻想，理想一個『理想的國民黨』亦是幻想。 中國現存的國民黨，因其宗法社會的出身，舊歷史的關係，軍事崇拜的習慣，中國舊式下等階級

的會黨遺傳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現象。他當時亦確祇能如此，而且正惟因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歷史使命。——與他同時的其餘一切維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會式的，而絕無革命性。祇有國民黨能秉此革命性而適應進化。可見中國現有的革命材料裏的祇有國民黨，新的尚未集中。所以祇能，并且十分應當適合現時社會的動象，就現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實際生活所湧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份子於此黨。況且時過境遷，國民黨以前的不純份子，當然要在淘汰之列。不過應當就在集合新份子的過程中。——因為我們『年紀也大了』，既要組織政黨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樣『兒戲』了，——什麼留咒打手印等；我們現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張來號召，不純份子的行動不能與之適合，就立刻請去。於是勞工派在國民運動之中的基礎，亦就因此而凝聚起來。換句話說，便是根據於現時實際經濟動象而改造國民黨，使從模糊的革命主義進於真正的民主革命及民族革命主義。那時的國民黨方才能做國民運動的中心。

如此的去造成國民運動的中心：正因我們參與其事，我們階級的政治獨立性便亦建立，而得日趨鞏固。在這運動的急速的過程裏和社會經濟的動象中，『階級利益』必定漸漸突顯。到那個時候，即使僅僅是國民黨左翼的份子，亦就很可以勇往直前，走上他們所應當走的路。何況無產階級呢！

中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此的去參加民主主義的羣衆政治總運動，並勞工階級的經濟運動，絕不使政治經濟相離，他那時必定能成羣衆的政黨。那時簡直實現對等的聯合戰線。可是這種羣衆黨的基礎，正要築在國民運動中。

於這一過程中，世界的社會革命同時必努力提携中國的國民運動；中國國民運動裏的最大多數的社會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長成，而與世界社會革命結合。

不論這中間要經多少波折，革命與反革命互相激蕩，而結果那最終的勝利必定在世界及國內的無產階級。

所以現時必定要：

『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 同時我們特別的工作，須努力促成全國總工會之獨立的組織，從事於經濟的及政治的鬬爭。 我們須努力引導勞動羣衆由日常生活的鬬爭到政治的鬬爭。 目前政治的鬬爭，自然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因此，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 同時凡已了解國民革命之必要更進而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當盡量加入我們自己的組織，幷當於羣衆中普遍的宣傳「國民運動裏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目的」』。（陳獨秀之論國民運動及國民黨）

一九二三，九，二十三。

俄國的新經濟政策

山川均

王國源譯

（一）

俄國革命第二年，即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的布告，把舊制度的徵收農民的五穀一條廢了，改爲照農民收入的生產物的多少，在其中取徵全數的幾分之幾，即是納稅制度。 但是戰爭的結果，這種制度並未實行。 到去年（一九二一）漸漸恢復平和狀態，於三月二十二日召集全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再把從前的布告拿來討論了一次。 依此布告把從前徵收穀物制度是廢止了的，於是照農產物納稅的制度遂實現了。 這種制度，要算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其當然的結果（一）從來國家獨占穀物制度廢除。 （二）農民給國家納稅後剩餘的農產物，可以在市場中自由買賣；即是不管好歹如何，而小規模的地方的自由商業從此復活起來了。 （三）因此工業方面有資本家和國家合辦的企業，或工場的一部分，可以借給國際和個人。 （四）雖是外國人的財閥，與資本家，對於天然的財源，或一定的事業，許其租借。 又有六月十二日的

布告對付此種變化，即(五)財政上的政策一改變，郵政，電信，鐵道等，規定成一定的金額，更依十一月十三日的布告，應付金融上的要求，於是開設國立銀行。

採用這種新經濟政策，很受資本主義的世界，反對共產主義者和降伏無產階級者的歡迎。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改良派，對於現社會主義實現的方法，證明共產主義者見解的錯誤，而反誇自己們的識見高明。可是還不止資本主義的世界與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者。在共產主義者的左邊站起的人，看了這新經濟政策，亦以爲：「蘇維埃政府對於農民一讓步，早就失掉了無產階級政府的性質」。進一步說，一般人聽得新經濟政策的消息，忽然大聲叫起來：『俄國的光榮，已經過去了！世界的人們，得了這種消息，心也冷了，一陣陣悲慘起來了！我的悲歎的心！放棄些！再來繼續的奮鬥喲！』(Shilpa-Bocosed女士) 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在無產階級的獨裁或制限之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許可其生產物的資本主義的交換。即是許可資本主義生存在無產階級獨裁或制限之下的一種新方法。單是這點意味，已足助資本主義的世界要驅逐無產主義者的高聲喝采。往往說：現在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列寧常常說明新經濟政策，愛用那『在經濟的戰線上打敗仗』與『共產主義的一步退却』等話來撐場面。

這樣看來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在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上，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在馬克斯的學說上觀察起來，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是極有趣味的一種問題。本想先從經濟政策和馬克斯學說的關係上着手研究，可是對於新經濟政策採用的路徑與實際的情形也不能不常常放在限目中。

(二)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爲勞働政府的成立期，國家的政權從此就該無產階級執掌了，同夜，對於土地的處置問題，也宜布告示，把大地主的土地，寺院和尙們的領地，和皇帝家的土地，統統一齊沒收，皆爲國有，即是人民全體都有份了。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布告，居然承認這種原則爲金科玉律。可是照原則的規矩，土地

既歸國有，應該如何利用處置呢？ 在到下的俄國的農業技術的程度上，還是不外分給各家族，使他們各自去耕種罷了。 因此農民對於土地的分配就有要求了。 從那些土地之中把既進步的農業技術所經營的各部分，或特別共同的適合於應用社會主義的各部分除外，沒收的地面的八分以上的土地，完全分配給農民。 土地的原則，土地原歸國有，爲人民全體的東西，受分配的農民，不過僅有使用權而已，可是土地既分給農民的家族去耕作，事實上與土地私有又有什麼分別呢。

於自己的所有生產機關，應用自己的勞働力，造成的生產物，當然是自己的所有物，私有財產的神髓卽出發點，就在這裏面。 工業方面的手工業，農業方面的小作農夫，就是他的代表制度。 但是利用機器的生產機關，爲集合的，社會的，造成資本主義的大工業政策。 對於此點卻無論如何已經從本來的私有財產主義，跑出軌道了。

因此特別從大地主手裏奪過來的土地，再分配給一般農民，使全體的農民當小地主這件事，還只算得私有財產主義之一種。 於是那跟着社會主義的經濟狀況走的極討厭的小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又大繁殖起來；——不論從那方面說，這種辦法，絕對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政策。

說到把沒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這回事件，要算社會主義對於小資本家的生產上，大大的一個讓步。

就農民的心理狀態上說起來在純粹的私有財產主義上立脚的小資產階級的生產，依環境生變化的農民，只是要求土地分配而已。 他們時常都在叫「土地國有」！「土地國有」！ 那不過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的意味，絕對不是把那土地當作社會主義的利用的意味，太不徹底了。 沒收土地的分配對於農民裏小資本主義的思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讓步的結果。

現在從馬克斯的說法上看來，俄國革命的第一步豈不是就弄錯了嗎？ 不然那就該和馬克斯一致。 依馬克斯說社會主義實現的根本條件，要生產方法成社會化，社會主義好像把甜柿子接在澀柿子樹枝上一樣，小資產主義的生產制度，不是從社會主義的理想接枝後可以實現的。

若革命後六個月，或一年之間，就有變化農業技術的想像，或者土地不至於分配，——這也不知道的事。但是農業方法的社會化，最少要十年光陰，而且第一步若電氣化政策不實現還不成功。何況農具，家畜，也不夠，比從前的農業技術，更加一層原始的狀態，那怎麼做得到呢。假如俄國革命，要想在這種經濟狀況的基礎上，做社會主義實現的夢，分配土地的問題也不去從速解決，——那麼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之間的連絡一失，立刻破壞，沒有話說。

沒收的土地，大部分是分配給農民的家族的。

（二）

但是照以上所說的樣子，自作小農制度，要算標本的小資產主義的生產制度，應此制度而生起的交換制度，不待說，是自由買賣了。農民自己勞働，自己生產，所生產的東西，自己所有，自己處分的要求，是自然應該的。穀物的買賣自由，為小資產主義的農業的必然要件，也是當然的結果。

在當時的形勢，任隨經濟上的自然却還做不到。各資本主義的列國直接間接來相干涉；依賴他們的資金軍器將校而動作的反革命軍，把俄國的版圖占去了四分之三。俄國當此，外敵內亂不期而生。因為要對付這些反動運動者，維持革命事業，就有養二百萬赤軍之必要。因為要養赤軍，不從農民徵收穀物就不得下台，又想復活都會的工業，不得不從農民處支給勞働者的食物與原料。

若都會的工業發達了，能充分支給穀物的代價——農民所必需的工業生產物，那就不成問題。但是俄國的大工業，發達很遲，加上五年戰爭的結果，都會的工業，受了農業以上的打擊，生產力衰弱得不成話了。勞農政府仍然繼續這種狀態，拚命的想法子恢復生產力的元氣，可是戰爭的結果，一般大工場，都不得不趨向製造軍需品一方面；農民的穀物代價——工業生產品，那有力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呢？論起來，農民的生產力一增高，從農民處得了很多的農物，都會的工業生產力也就有增高的必要；

要增高工業生產力，不得不從農民得豐富的農產物；如此，成了一種循環理論去了。

總之，要維持革命，不得不徵收農民多數的穀物。然如上所說，因為工業的生產力不足，都會與農村之間，正當的交換也不行。 此時若是農民拒絕交納剩餘的穀物又要賣投機的高價錢，祕密的輸送到都會，——那就除強制徵收剩餘的穀物之外，或更取戰時的非常手段。

最初一九一八年，工場勞働者，組織了無數的宵得隊送到農村去；又將農村的無產階級分子，組織成貧農委員會，——去支配富裕的農民，才稍稍把穀物的流通，弄圓滑了些。 可是一時要養活五百萬以上的赤軍，和維持軍需工業，這種不規則的方法，早就不完全了。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所需的穀物，要應生產力的要求，於是向各地方去分配加租，同時對於敎會的工業生產物的剩餘，命食料委員，統統送到農村裏去。 當時農村大宣傳一起，於一九一八年收集了三千萬盧布的穀物，一九一九年一億一千萬的盧布；一九二〇年有二億六千萬的盧布。

如此對於農民穀物的代價，務必把工業生產品分給他們，但是為數極少，大部分都是紙幣。 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〇年中間，農民給政府供上的農產物，其代價與工業生產品兩抵下來，一年有五億以上的相差。 其實赤軍的兵卒，六分或八分是從農民中出來的——這且暫時不談。然而農民要維持無產階級的革命，其犧牲之大，可想而知。

革命的結果，因為農民犧牲過大，反使都會的勞働者們，得了便宜，到處的農民，對於勞農政府，怨聲大作。但於事實上，就覺不然。 革命中占便宜的，並不盡是都會的勞働者，鄉間的農民，其實比他們好得多。 一九二一年七月至八月，第三國際聯盟大會開會時，布哈林的演說中有幾句得力的話：『農民雖是苦，未必有勞働者那樣利厲。 別的什麼權利，或政治的權利，且不必說，拿經濟上看起來，農民比一切的階級都要占利益些。 無產階級，雖說是勝利階級，而在經濟方面，農民所得的利益，超過無產階級好幾倍』。 農民不害怕徵收穀物，是實

在情形：乘着這個機會，帝政派的殘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都來煽動農民給勞農政府搗亂。 可是這些反革命軍，把得勝所佔領的地方，不論何處的土地，都從農民手裏奪回，交給大地主。 農民在戰爭中，支持勞農政府，已吃虧不少。 怪不得各地方都舉起反旗來。 但是要維持革命，難免不做出些對不起百姓的事情來。 其惹禍的根子，就是徵發制度。

徵收穀物時，同時又須防止他們秘密輸出，或做投機的買賣，於是穀物爲國家所獨占，禁止自由買賣。 但是這種制度的根本主義，如後篇所說，大有經濟上的矛盾，決定不是穩當的政策。 又因此制度出現，卻對使社會主義的農業，進步生出大障礙。 在當初一九一八年勞農政府，已有主張納稅制度的決心的表現，不過因戰時狀態，簡直沒有實現罷了。

（四）

但是到一九二一年，形勢忽然一變。 一九二〇年一月台居金一死，亞爾漠格爾入了蘇維埃的掌中；十月十二日與波蘭國訂的休戰條約成立，十一月十四日擊破藍格爾的軍隊。 資本主義的各國，從此覺悟了武力干涉是沒望的。 於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俄通商條約，居然調印。

如上所述的，一般農民，至死都反對無產階級獨裁制度，勞農政府，若是單靠武力來支配農民，那就錯了念頭。 布哈林說過的：『那樣的事情，雖說是有權力的政府，到底還是不成功的』。 勞農政府，能繼續三年多的徵收制度，也並不是暴力的結果，其實革命運動，被反革命運動逼迫之間，這種制度，也據有相當經濟上的基礎。 但是內外的戰時狀態一去，平和狀態一復元，此政策的經濟上根據已失。 因此農民也反對這種制度，主張自己的利益去了。

從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建設上看起來，此制度早就不能維持下去了。 如布哈林所指摘出來的『農民大家都曉得：如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所做的，把大地主的土地，統統分給他們；農民的穀物，又去供給共產主義者。

可是到一九二〇年的共產黨，就大不滿意這件事。當年的布爾塞維克是一件東西都沒要過，把所有的物件，完全都給農民去了。現在就不然，什麼都不分給農民，就是穀物的剩餘東西，還想拿去。他們看來，不特這點事情，而且和農民的生產方法不能相容的共產主義，也大大的宣傳起來。農民要依賴勞農政府的原因，為的是那點土地想長久拿到自己手裏，土地出的五穀，並不是為共產主義。就是在平時無事的時候，依然要徵收穀物的剩餘，在農民則生產力一增加，入不敷出，互相利用的老湯頭，就行不通了。因此，耕地的面積，和收入的標準，不得不大減其色。今日的俄國，他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進步的主要條件，就是生產力增加了。增加生產力的第一要件，就是食料增加。從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變遷上看起來，自來的農民政策，早就維持不下。

自從徵取制度一撤廢，想得買賣自由農民的要求原就不像反革命派所誇張的那樣兇了。可是現在，有些地方，已經惹起了農民的反抗。原來徵收制度，容易使農民負擔不公平，在土地肥沃的地方，農民到還可以飽食暖衣，在不肥沃的地方，則不過僅能維持貧苦的生活而已。於是一般農民，對於穀物徵收的條例，更加反對的利害了。

這種不滿意的感情，在莫斯科省的農村蘇維埃會議（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席上，明明白白的表現出來了的。此回的會議，約有三千名的農村代表，都是異口同聲的主張：「我們當如何進行的事，我們是很想知道的。我們，極願意把我們的義務確確實實指定出來。從共產主義者看起來，都以我們是小資產階級了。雖然我們是俄國的脊骨一樣。社會革命的力量，只有從我們身上才可以找得出來」。若是照這種樣子做起來，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若把經濟的根據一失，對於農民，單究權力去支配他們，很覺可怕。總之，不管經濟上的必要，或政治上的理由講起來，對農民的政策，不能不改。

從這種危機裏面產出的怪事，就是克龍史泰的海軍反叛一回事實。這回的事，明知道是反革命派的陰謀弄出

來的，可是一方面對於農村強硬的社會主義的施設，惹起小資產階級的反亂，不無原因。 海兵大概都是農民的子弟，其中烏庫拉也納的農民，更占多數。 烏庫拉也納的農民，原比中俄的農民要發財些，與其說是俄國的農民，不如說是德國的農業者還要相近些。 他們休假回鄉中，受了農民思想的影響，其結果，就反起來。（據布哈林的說法）

在此形勢之下，一九二一年，共產黨開大會，做出一大有英斷的事，把穀物徵收制度廢除了，大家決議下去，採用依生產物定納稅制度。 於二十三日，將此決議宣布出來。 依此布告的辦法，農民該從土地所出的幾分之幾，給政府納稅，剩餘的，拿向市場去自由買賣，或與其他的物品交換也可以。 穀物既可以自由買賣，其當然的結果：穀物為國家獨占，國內的商業為國家獨占的老法子，就除掉了；於是都會與農村的交換，務必用產業組合的團體去幹，同時就是私人的商業，也被公認了。 比從前的法子，好得多。（請看以下的註I註II）

註I 從來的徵收制度，和新稅的負擔相差，請看下面的表，顯見其農民的負擔減輕了。

產物	徵收（一九二〇—二一）	租稅（一九二二—二三）
穀物	四二三百萬浦德	二四〇百萬浦德，
卵	六八二百萬個	四〇〇百萬個，
麻	五、一〇〇、〇〇〇浦德(下同)	三四〇、〇〇〇
大麻	三、五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羊毛	一、二七五、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
牛奶	三、四四一、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油種	二四百萬	一二百萬
洋芋	一三〇百萬	六〇百萬

註(II) 對於三月十三日的布告，最初一般農民，很懷疑惑，可是不久，全俄的農村，大受刺激，耕地的擴張，播種的繁殖，就到現在，都沒詳細的統計。 食料委員瑞德斯義說，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所徵發的穀物，有四

千七百萬蒲德；次年的，——一億八百萬；第三年的，——二億二千萬；第四年，——二億八千四百萬。　但是到十一月十一日所收入的，已達八千八百萬蒲德之多，其中五千七百萬蒲德是由新租稅收取的，與一九一七八年間收入的十七分之八九相當。

（五）

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全憑農業政策撐持，可是手工業，家內工業，其他的小製造業，就不同和自作農一樣的同有經濟上的性質。　而且在俄國，這些小產業，常與農民經濟上有密切的關係，若農業上生了問題，同時所有的小產業，也難免問題發生。

俄國人口，有八分是農民，經濟上的消長，常依農產物的豐歉爲轉移。　就在戰前工業最盛的時代，國民的全生產額的一半，都是農民的生產。　拿這一件事看來，就可知俄國經濟發達的程度。　占這可憐的工業的大部分的東西，就是小工業。　十一月革命後，主要的大工業，盡歸國有，依社會主義的目的在經營。　那些社會化的工業，與其他小工業的生產物比較，雖還沒精確的統計，可是據聯沃白臘仁斯基說，恐怕現在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三都要算是不被社會化的小工業的生產物。　這些小產業，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〇年之間，因徵收與換紙幣而給政府租稅的生產額，若以戰前的物價來計算，總在六或六億二千萬金貨以上。

依以上的數目，俄國的生產，可見是大部分是農民的生產。　工業的生產，是靠手工業與家內的工業的生產，或小工業的生產。　社會化的生產方法的大工業的生產，反不過占一小部分的位置而已。　這些小工業在經濟上的性質和小自作農民一樣，依賴私有財產主義的標本生產方法爲生活，與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完全相反。

若是十一日那回的革命，一舉就把小工業打倒，從新扶起滿足農民的大工業來，那麼早就沒有什麼問題發生了。　但是一方面不能把大工業所需要的機械原料，生產技術等從外國輸送進來，一方面又有三年的帝國主義戰爭，

若廢了的工場和交通機關，恢復不起，在當時的俄國，前途實在黑暗。　若果真俄國的經濟生活，有依賴小工業的必要，爲國民的生存起見，依然除靠着小工業以外就沒有法子的時候，（革命的第二天，因農業組織，不能改爲社會主義的組織，除依賴舊式的農業生產方法以外沒有辦法時，就照自作小農制度的法子，容認私有財產主義，法子都差不多）把小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中所包含的私有財產主義，除容認而外，還是沒有辦法的。　私有財產主義的自作小農，不能隨便和社會主義接枝；那些與社會主義完全相反的生產方法，無數的小生產，雖完全收在國家手裏，然而要立刻把他改變成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却是不可能的。　實行馬克斯主義的俄國共產主義者，處於如此的窘境，在當初亦可以說是夢想不到的。

（六）

但是反對派還說：『布爾塞維克的一切希望與綱領，到底有何價值。　布爾塞維克自已，早已拋棄其所主張，而一般勞働者，爲什麼不能不借用他們呢？　若是我們看來，布爾塞維克的綱領，既不得不拋棄，就沒有把權力委給列甯與杜洛茨基的必要。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對於這些事情的理由，我們以爲就充分到極點了』。

奈林對於以上的話，他回答說：『這種話，完全差了。　在事實上，現今所行的事，就是在把歪的東西，想弄端正。　十一月革命，當時我們握獲政權最初的一年，已經將我們所採用的綱領，立刻停止施行了。　因迫於種種的事故，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我們常常脫離我們本來所規畫的那一根直線。　而今戰爭告終，本黨可將國內的形勢，看如何才能夠查得淸楚，……在戰爭的混亂中，重將本來的直線灣曲了地方，矯正端直，實在重新整頓一回使其端正如前……』

依這樣說法，試問本來的正直的線，是什麼東西呢？

奈林又繼續的回答說：

『布爾塞維克的綱領，從前現在是一樣的。　就是想做到社會主義完全實現的程度，把資產階級的權力打倒，將勞働階級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獨裁樹立起；被世界大戰

破壞了的俄國經濟，和受壓迫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經濟恢復起來，——這是目的。 於是我們的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國有化（移在有支配力的有組織力的勞働階級的管理下）。 就是從來的資本家的產業與交通機關，從資本家手中經營所準備的基礎，使他成爲國有化。 此生產階級的政治的職分居然占有經濟的基礎，如此全經濟（包含農業）社會化也可能了，技術上的根底也造成了，而且可以大擴張特擴張。

「以上所講的，就是我們行動的綱領，又可以說是政策的根本。 人口的多數，不是無產者，全人口中五分之四是中下的農民造成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流水，（在俄國現狀之下）過着這條水路，那有不流起前進的道理呢？ 農民經濟不是共同的財產制，是在私有制度之內活動的一私有者而已。 在農民所有的私有經濟，並沒有利益，自己一家所必需要以外，要圖大規模的生產，也是不行的。 若是這種經營還不錯，有時候可以活動自由，——和小小的私有經濟的生產物來交換；那麽，對於農民經濟必要的商業與小工業（鍛冶，製粉小規模的機械製造工業等）來極力取連絡，得活動的自由，爲最要緊的一件事情。 因此小工業上的自由，也是必要的東西。

「占了大部分的人口，具這樣經濟上的特質，已經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革命時，爲布爾塞維克充分的表明了。 對於經濟生活方面，實現生產階級獨裁的形式與方法，農民的經濟，是萬不可能缺少小資本主義經濟的幫助的；因此，少數的勞働者和多數的農民，當然有提攜的必要。 可是我們想把根本的目標到達的綱領，使他强固的原因，在意識制限必要的自覺之下，是十分有把握的。

「在工業方面，這大規模資本家的工業，與中流資本家的工業，才可以和國有化這句話相當。 我們何嘗主張過「一切的工業的生產，完全要弄成國有化呢？」」

關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發布的產業國化的宣告，是當時在伯林的奈林與格拉心起的草；就將這種意思，作爲提案的基礎。 那時的宣告，僅僅規定以時價五十萬金貨以上的資本所經營的工業，歸爲國有，手工業家內工業

以及直接與農民有關係的小工業，全然沒去惹動。　奈林這位英雄，要算定經濟政策的第一個主要人物，這件事，並不是偶然做起玩的；立法上行政上都用極明白的意識去研究和表示過的，這種慎重的態度，就是當年經濟政策的特別處。

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列甯在第二回政治教育勞働大會上演說了一場，我把他寫出來載在下面：

『我看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的採用新經濟政策，沒有人不吃驚說他們變化得太激烈。　可是新經濟政策，從外觀以上看來，包含得我們的本來思想不少。　對於經濟政策，蘇維埃政府，到底要生如何的關係的一種問題，自從在泊來斯李德斯克與德國的講和成立後，在那平和建設有幾分希望可以着手的一九一八年的前半年，曾經非常細心而且嚴密的研究和計畫過。　當時我們對於農民的經濟生活，不斷的前後思惟，務使國家的資本主義有起色而後止。　但是內亂勃發，與共和國絕望的一種危急，逼起我們，去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分配，不過是短時間的經驗，社會主義的管理與社會主義的經驗的時期，尚未通過，共產主義最低程度的發達尚不可能的一種實情，給我們一回大教訓……』

卜本阿巴善斯也說：「若一九一八年沒有激烈的內亂，不消說，在俄國的小產業上所有的特別意義，以我們三年後的今天所採用的政策，用在三年以前也是一樣的。」

依以上所說，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對於私有財產主義的生產方法——各種小產業，並沒有打算隨着共產主義起同化作用，已經明白了。　他們本來的綱領祗在於適合資本主義的經營的程度，限於已成就的主要工業，移到政治所組織的勞働階級手裏去，——改歸國有。　手工業，家內工業，其他的小工業等，務必使他依舊不變樣式，因此這些小工業的生產物，能自由賣買，就大做起生意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限於『供給組織』的布告，由地方蘇維埃封閉的商店，重與開張，政府單和國有化的大工業生產物來做生意，小工業的生產物，專由產業組合，或

個人的自由買賣，——一種明白的規定。俄國的共產主義者，以這種辦法，爲資本主義發達遲的俄國裏進行共產主義的唯一無二的法子；這是小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與共產主義之間最短的距離。

可是實際上論起來，與直線相離，是萬不得已的事。『這些原因，在農民中和勞働者中，是尋不出來的。事實是這樣。當時的都會資本家，拒絕了經營商業。接着小工業經營的事件也拒絕了。法律是原來的樣子。但是店舖被封鎖了。有資本的人，在布爾塞維克抬下，財氣不振，所以關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後數月之間，小商業與生產，不大旺盛，也還繼續下去了。他們以爲布爾塞維克自己做事不正，卽刻就會下台。事實卻不然。因此他們大家都把組織上的進行停止了。他們曾說：「我們大家想布爾塞維克倒，而一時他們卻總不倒。」當時阿爾哈的船舶所有者，全然停止修理，做木頭生意的人，也停止採伐，簡直成了一種不可收拾的現象。其結果，到今天害得我們燒溼木料過生活。……

『一九二一年的現在，形勢完全變了。小資本家們，都相信蘇維埃政府從此能夠長久堅固了。……但從前並不是這樣的。「無誠意的」政府，把中間商人的職務，與使用十人十五人的勞働者的商店，完全接收下來：最初本來暫且置之不問，然而他們自己荒亂，無形怠工，政府不得已，也去領來代辦。

『一九二〇年秋天，鄧格爾的反革命軍，被最後一回鎮壓下去了，布爾塞維克主義永久繼續的觀念，在我們頭腦裏作起怪來，……』(奈林的演說)

最初着手經營五十萬金以上的大工業，因爲這種形勢，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漸次比較小的工場歸國有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簡直變成法律上的形勢去了。就是經濟委員會，使用十人以上的勞働者，一切的事業會歸國有的布告，宣布出來了。

可是這些小企業歸國有以後，到底怎麼樣了，未必是極不經濟的經營，不然，那些小工場還是被舊主人封鎖了

的舊樣子，放在那裏的。　所需小工業收歸國有的話，不是小工業在國家手裏經營；從俄國的經濟上看來，小工業的生產物的大部分，當時自然消滅，這是很明白的。

依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的布告，上前年十二月的布告，是被取銷了的，這些小企業與小工場，借給個人或產業組合去了。

其結果，俄國的小工業已經恢復到那步程度一回事，還沒精密的統計，雖二三實見者可以記述出來，可是馬上就生了變化，總沒一定。

註　前年十一月三日，在莫斯科共產會議場中，依加麥奴的報告，莫斯科租出了百七十件的職業，其中二十三件職業，都是金屬工場，其他甚是食料的職業，期限一年至六年，租金為生產物的百分之三及百分之十。　十一月二日的『經濟生活』(最高經濟委員會機關報）所發表的，統計十月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共十五日之間，在莫斯科租出了四十四個工場，今天把他列在下面。

	金屬工場	家具	化學工場	木料細工	印刷所	製革	麵包	合計
(十一月十四日)	18	4	10		6	4	4	47
(十月三十一日)	27	14	16	2	9	10	13	94

又十一月六日原報載，新經濟狀態，發達極其迅速，關於食料品的產業一件看起來，到十月十五日，登錄的二千二百九十二製粉工場，就有千八百的酪農場租出，又據加奈戈省的報告：本省的統計千四百十一的工場中，九十三的工場，是國家經營的，——新政策的結果，到十二月一日，借出三百四十的製粉所。　租出的條件有許多的規定，試舉一例來看：前年十一月所租出的彼得城的電力發動機製造廠，以五年為期，第一年要二千個以上的生產，第二年要三千以上的生產，到第三年以下要五千個的生產為條件，租用金在生產物中，抽取百分之十四，不然就不出租。

以上的事情，不過是片斷的記載，其實俄國的工業，恢復得頗快，如石炭的產額，漸漸已增加起來。

東納地方，七百的炭坑中，二百五十的炭坑，是國家經營的，從前年七月至十一月，共五個月的產額：七月有八百萬蒲德，八月一千萬，九月千八百萬，十月三千五百萬，十一月四千五百萬。坑夫一人平均出的產額，從三月的二千蒲德至十一月就增加到三千四百蒲德。單是卜利安斯利一個炭坑，因爲有新式設備，一個月，可以從二十萬蒲德增加到七百萬之多。

（七）

自從新經濟政策出現後，跟着這種變化也就許多東西有革新之必要。

第一對於商業復興上，貨幣就有改正之必要。從來國家的經費，爲農民捐納的穀物與國家的穀物交換政策所得的物品充當，其不足的時候，才拿貨幣來補充。

于是這些穀物與物品，專供給赤軍的兵士工業勞働者與其他住居都會的市民。可是國庫一有不足時，馬上就大發紙幣來補充，紙幣一跌價，更加倍的發起來，維持跟前的市面的恐慌，愈弄愈不得了，要想限制紙幣的發行，似乎除印刷機械完全打壞至於不能印刷而外，沒有法子。到了這種光景，貨幣的下落，就是惹起貨幣廢除的先聲。

結果紙幣的價格，比開戰時的盧布，祗值一萬另五分之一。但是既許商業自由之後，因之都會與農村的物品交換，依貨幣爲轉移，大有改良貨幣之必要的趨向了。同時有一部分的勞働者，他們生活上的必要品，有許久國家不能支給他們，祗能給他們發了些紙幣，他們不得不就將紙幣拿向市場去買換物品，以供生活，及到貨幣跌價時，雖是可憐的消費者，也不免遭殃。前年十一月俄國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的„1922"，就新紙幣產行出來；此新紙幣一盧布，當舊紙幣一萬盧布。

無限制亂發紙幣既停止，正確的國家歲計豫算，就可以做得到。現在國家許多的國辦事業，因爲補助社會的必要上見有多少缺損的地方：——最高經濟委員會收入的八百億盧布，支出却有二千億以上。因有那些緊要事件郵便電車電信鐵道等都規定成一定的價錢。（註）况且國

家企業，亦應當以商業原則與私人商業競爭。

註　依財政委員格納斯氏的演說：「鐵道的收入，前年六月就有六億一千萬盧布，車費制度改正的結果，七月收四十三億二千萬盧布，雖有多數的食料與乘客是免票的送運，九月還是收了百八十萬盧布。郵便及電信的收入，前年五月是千五百萬盧布，六月初間，在十天之內，收入已達四億七千五百萬盧布。

銀行在十一月革命時，先就收在國家手裏去了，可是剩餘生產物品，完全置在國家手中，銀行的用處，反轉顯不出來。　然因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對於個人或產業組合的事業通融資本之必要，就發生起來，而對於外國通商更覺緊要，因此前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布告，開設國立銀行。

既承認私人的企業，則屬於各事情底下的勞働者們，不得不再和掠奪的資本家來會面。　不待說，私人的企業，要受無產階級國家的嚴密的限制，而且工資及標準勞働的決定權，依然還在勞働組合的勢力之下。　實際上，勞働者的境遇，並沒有什麼變化。　對於此點，本想再為介紹一回，可是新經濟政策的結果，總不外乎勞資關係的起事而已。　這件事，對於同盟罷工勞働組合意見上起的變化考查起來，可以知道的。　前年十月『勞動』（全俄勞働組合的機關報）報載：『俄國的現狀以生產力增加為第一急務，工會為勞働階級的利益起見，對於私人的企業，於同盟罷工，亦可加以防止。　但是要想絕對沒有同盟罷工的事情發生，是辦不到的。　法律上行政上種種的解決問題，利用同盟罷工去，有時很覺便宜。……』

（八）

以上所說的話，我以為把勞農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的意義，大概表明白了。　『因採用新政策，害得俄國共產主義者，把共產主義都放棄了。　俄國從共產主義，把資本主義恢復起了。』　俄國人『把共產制度，證明不能實行以後』，非難與僅喜兩種輿論同時起了。

但是第一不可不注意的地方，就是從馬克斯的論說看

起來，在俄國，並未實現過共產主義。 前篇已述過，過去四年的俄國無論如何說起，單照目前的形式，有不能不給養國民的苦衷。 所以除將所有的東西，照共產主義的分配外，沒有方子。 俄國既迫於這種非常的狀態，一時很覺狼狽，可以取個名字給他，叫做『機械的共產主義』。 列甯特別把這個稱爲『戰時共產主義』。 與這種同性質的一切設施，程度自然有些不同處，迫于戰時的必要，不論何國，儘可實行。 可是在俄國的位置，對於國內國外，都迫於猛烈的階級爭戰的形勢，不得已，就是生硬的機械的共產主義，也要勉強進行。 列甯對於說明新經濟政策的意義中，其有名的文句如『在共產主義裏面，——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稱，是表示相向社會主義進行並理解蘇維埃政制的決意爲目的；決不可以以爲現在的經濟狀況，就算社會主義的，我想這種意思或者沒有一人反對。』

第二不可隨便看過的地方，就是在俄國實現出來的東西，不是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獨裁制度而已。 借伯多羅夫斯的定義來說明他，——最有階級的自覺，最有組織得好的工業無產者獨裁，——其餘一般的工業勞働者，蘇維埃只有積極的維持他們，對於農民，滿足其根本的要求，取消極的維持而已。

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度，可以指導經濟上一切勢力，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意志——一直流向社會主義方面去的東西，可是絕對算不得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 無產階級獨裁的政治形態，定會自然消滅，社會主義，從中實現出來。 這樣看來，無產階級的獨裁，簡直是向社會主義去的一種過渡的政治形態，列甯說：「在此制度之下，對於經濟上有半資本主義的要素和半社會主義的要素，可以意味出來」。 於是無產階級的任務，不外乎使資本主義的要素附屬在社會主義的要素，促進過渡的作用而已。

第三件當留心的地方，就是滿足其根本的要求後，當然農民有要求穀物自由買賣的舉動，一點不可怪。 大工業，至少需要生產技術或社會化，本來就已出了私有財產範圍之外；反面便是自作小農等以私有財產主義爲生命，

自來就帶小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這兩件，在前篇已經說過了的。 可是在俄國戰時所行的共產主義，在私有財產主義所立脚的生產方法上，直接與機械的共產主義相接着。 進步的資本主義，他的生產組織時，生產機關，就爲社會主義的利用也不要緊，他的生產物，還是私有者照常領有。 但是在俄國的農民的立場，恰與此相反，生產雖屬私有主義的，其生產物反屬於社會主義的照常領有。就是不論什麼時候，其組織的根底含有同樣的矛盾，絕對不是安定的經濟組織。 因此把非常的政策逼迫出來，此非常的形勢一過去時，這種制度，馬上就會維持不下，這也是當然的結果，何嘗希奇。

若說是俄國的共產主義，一旦失敗了，專靠私有財產謀生活的中產階級的生產，立刻跟着共產主義的經濟組織變化起來。 俄國並未嘗試過歐羅巴各先進國的資本主義化那種悲慘痛苦的滋味；共產村落的遺物實以小資產階級爲基礎，却有人直接打算在那上面即刻把共產制度實現。往年的波伯友利斯就是主張最激烈的，他的後繼者，就是社會革命黨。 取馬克斯的學術的社會民主黨，起初反對過這種主張。

俄國的採用新經濟政策——若說是社會主義實現不可能的活證據，那正可以證明小產業直接不能成社會化的道理，不可不明白。 主張小產業主義的復古派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多少也被俄國的經驗，零零碎碎的打破了許多。

看起來，豈不是俄國的共產主義者，被資本主義者打敗了嗎？ 絕不然，說爲資本主義讓步，也何嘗不可呢。

在別種意味以爲對的，在此種意味以爲不然的也有。爲什麼呢？ 若以爲俄國的共產主義者眞是在讓步，那麼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大資本主義——並沒讓步，反轉一般農民及其補足品，如手工業家內工業，其他的製造業，爲小資本主義讓了步。 可是蘇維埃政府的權力，對於農民自由買賣雖說是讓步，而依然把持一切主要的大工業，這是人人知道的事。 就是俄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有制御大工業——大資本主義——的力量，反轉

把小產業——小資本主義沒有法子。

這些原因，在俄國是特殊的小資本家們的環境所造成的。 列强的資主義經濟組織，雖因戰爭而極其危險，然在資本主義最發達最成熟的英國，他的社會革命，不見有什麼動靜，在俄國反鬧得天昏地暗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實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鎖鍊』裏——俄國的一『鐵環』——太脆弱了的原故。 俄國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位置，還欠堅固。 俄國不像先進資本主義國那樣爲强大的資產階級所組織成的。 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比較容易起事些，其反面就可就推知俄國的小資產階級的環境，是如何特別，如何强大。

因此，無產階級國家的主要任務，我以爲與其和資產階級的餘勢來競爭，甯肯和小資產的環境來戰一場。 詳細看來，所謂無產階級獨裁的過渡時期，是怎樣的長久，怎樣的困難。 列甯說，先進資本主義國，就比俄國遲點碰着社會革命，收拾起來，定比俄國早些。 要想充分理解俄國社會改革的進行，和其進行的一階段的新經濟政策的大義，那就不能不把俄國特殊的極度的小資產的環境，吞下肚子去細細品味。

（九）

俄國的無產階級國家，出馬就和反革命黨一場血戰。可喜是打勝了。 其後常常與消極的敵對勢力來不斷的接戰。 他們的戰線，因此漸漸從軍事轉到經濟上來。經濟上的戰爭，可以說是和小資產的經濟在交鋒。 到此時，俄國的無產階級獨裁，把反革命已打得大敗。 但是赤軍所組織的赤色勞働軍在變換組織形勢之間，一轉眼無產階級獨裁就將小資產的經濟已打成粉碎。 於是俄國的社會改革進行的大舞台，把此事當作樞紐拿來推轉。 小資產階級粉碎了的話，就是俄國的無產階級獨裁的特別處，因有這種特別的意義，就有特別的作用和任務。

然則小資產階級的環境，究竟是怎樣破壞的呢？ 他的經濟粉碎的原因如文字上所說出來那種情形確實不差。但是養活俄國的全人口，完全靠小資產階級的生產。就是維持大工業，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生產。 資本主義發

達最遲的俄國，國民的生產大部分依賴那些小資產主義者的生產物；俄國想用大工業來代替這些小企業，若不先用力打碎小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極不容易的。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在四年中，這些小資產主義的生產，大半都有粉碎的樣子。但其結果，與其富而共產，不如貧而共有，要好些。實際上那時小資產階級的生產，還一點都沒有破壞。

最後的一條路，就是將小資產主義的生產，用來作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建設。第一、就是設備不完的非機器生產的小企業，本來沒有由國家供給原料燃料及勞働者的食料之必要。將那些小產業恢復起來，把農民的生產力抬高。第二、就是將增大的生產力，利用爲大工業的組織。第三、就是提倡大工業，小工業就漸成無用之物了。卜李阿布奈匹斯說『此種政策，許久小資本主義的經濟，就和社會主義的資本相等了。其現時的存在是當然的，而且是豫想得到的。於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被社會主義的大產物的競爭（不待說要借助政府漸進的強制之力）漸次就消滅下去，是我們所豫料的』。

但是照現在的小產業的原狀，先使他發達，或利用爲社會經濟組織的建設，或引入社會主義經濟的大路上去，一切的手續，總不外俄國的工業化。要向這方面着手去辦，大槪離不得以下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許外國的資本享同一的利權，從而利用之，使俄國成工業化。

例：烏拉爾地方的亞拉伯阿斯科所屬的亞斯伯斯坑的租借，勞農政府對美國的投資團提出的條件，帶租借的性質，條文如下：

1. 財團要承認「勞働者保護法」；
2. 一切的爭議歸俄國裁判；
3. 公司的進步，則須採用技術上的設備；
4. 使用人的一半以上，須用俄國人；
5. 戰前的生產額，爲五萬滿德，可是於五年之內，須增加到十六萬滿德；
6. 公司須支出生產物的百分之十，而價格亦須與外

國市價相當；

7. 公司須出保證金五萬美幣，交國立銀行保存。契約以二十年為期，經過五年後，勞農政府在六個月前通知，得解除契約，支出相當的價格，亦可將其事業，完全贖回自辦。 若二十年的契約期滿之後，祇須交還保證金，事業的全部，無價歸還勞農政府。

第二種方法 國內的工業，完全弄成托拉司化。例：托拉司化，到底進步到如何程度方止，雖不能明白知道，亦可以舉得出二三的例來證明。去年十月，烏克蘭的製糖工場全部百九十三個，變成托拉司了。 其中的勞働者，有十九萬五千人。 烏克蘭的經濟委員會，所指定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生產額，為一千四百萬蒲德。隨後接着在烏克蘭的化學工場，（有勞働者四千人）玻璃工場，製紙工場，（九個）三合土工場，窰業工場等，一齊都成了托拉司化。 十一月中，最高經濟委員會，把兩部地方的採木托拉司組織認可了， 托拉司以輸出為目的，有西部地方的採木獨占權，並有與外國資本家的直接商業關係的自由。 其代價的條件，於所得的利益中百分之二十五給俄羅斯政府納租。 十一月中，伯亞德克北部地方的西咗火宜克格登斯克阿母地斯克幾個的熔鑛爐幾處的鑛山，登西亞金的大森林，完全合併成托拉司了。 此種的實例，多得很，都要經最高經濟委員會的認可，在他監督之下經營事業——仍舊是蘇維埃勞農代表所選舉的人經營的。

(十)

這種的工業化，同時就帶有資本主義化的表現，無論何人不敢否認的。 利用外國資本與托拉司政策，隨便從那方面看來，都帶資本主義的色彩。 產業組合的促進，為資本主義化的一種形態，列甯首先就把這個稱為產業組合的資本主義。

『這樣看來，在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戰線上的戰爭，不是共產制度的建設，而是俄國的資本主義化。 資本主義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化！ 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路，成了資本主義化了！ 眞正奇怪』。 列甯冷靜的說道：

『資本主義，比較社會主義，是有害的東西。 但是與封建主義來比較，與小生產來比較，又與隸屬於官僚政治下面的小生產來比較，就很進步了。 我們想是從小生產推移到社會主義實現以外，在其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小生產與小買賣所依賴爲基本的生產物，有時候是難免的。

單就其程度而論，把小資本主義，繫於小生產與社會主義間接之間，和生產力增加的手段及其路徑與方法，都非利用不可……』（農村的意義） 伯德喏夫斯宜說明新經濟政策時，對於往年列甯評論波比有利斯時他的小著『一步前進，二步退却』兩句話，他用來反起說『一步退却，兩步前進』。 但是出於共產主義，入於資本主義，一段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前進法呢。 列甯回答說『不錯，入於資本主義眞是對的』。 可是此地所謂資本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與普通有點不同』。 蘇維埃國家，無產階級國家，到底能否確立呢？

『理論上，實際上，對於此問題的全部，所不可避的（在或範圍內或期間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他變成社會主義，可能不可能呢？ 行爲上應用那種條件，方爲適當，——我是非常的不放心。』

依以上列甯所說，現在俄國社會經濟的要素，不單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第一、是宗法社會的——卽原始的農民生產。 第二、是小規模的商品生產。 凡出賣剩餘穀物的大多數的農民，也包在此內。 第三、是私人的資本主義。 第四、是國家資本主義。 第五、是社會主義。 成問題的地方，在其中是何要素占優勢呢？

現在的鬪爭，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鬪爭；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於小資產階級與私人資本主義的聯軍的戰爭。 于是幫助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蘇維埃國家（無產階級國家）與國家資本主義，互相提携結合同盟以對待小資產經濟』的戰略。 因此『對於小生產

，使他發展成大資產；對於發達遲的生產，使他成進步的生產；對於手工生產，强大其機械的生產；如此，蘇維埃政府手裏的大企業的生產量，既然日益增加，國家的經濟關係的管理也强大起來，——對待小資產階級的經濟關係，可以强大其均衡的力量』。　列甯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就說過『這回的戰爭，是所以推進歷史（指人事的進行）向前的，在今天的歷史，像火車那樣快的走，歷史是幾百萬民衆造成的，現在的資本主義，到了社會主義的水平線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伊子比亞斯卡』所發表的論文）。

同年五月：『現實國家資本主義，我們曾經說過一步前進了的話；若是我們能在短時間內，把國家資本主義實現出來，要算是我們的利勝』（一九一八年五月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說）。（改良派愛稱國家資本主義爲國家社會主義，其實不如說老實話）。

（十一）

然則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就是主張國家資本主義的嗎？　在別種意味上，或者主張國家資本主義的。　但是俄國的共產主義者所主張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制度之內，『行於蘇維埃國家範圍內』的國家資本主義。　列甯說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蘇維埃政府，是一點不怕的。　爲什麼呢？　蘇維埃國家，是保護勞動者與貧民的權力的國家。』

巴比咯斯實氏也對此問題，發了以下一節議論。　國家資本主義，有三種的區別。　第一、是在國家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執行機關而已。　在此時的國家資本主義，對於一部資本家的特殊利害，是擁護有產階級全體利益的制度。　第二、是戰時的社會主義，戰爭出的德國，就是好標本。　但是在有時經濟制度的社會的意思，因政治權力所在的地，多少有點不同。　第三、現在俄國的資本主義，外觀上是很像的，而其實質就完全不同。　爲什麼呢？　國家爲無產階級的國家，則生產上分配上法律與道德的適用上，無產階級的利害，常爲規定的要素。……此第三的形態的國家資本主義，可以當作『過渡期的國家社會主義』看

因此，俄國的共產主義者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外乎屬於無產階級獨裁下的工業化而已。　此處所謂的工業化，不是想堅固資本主義的意味，向社會主義去的一種過渡期的意味。　在俄國，從既成熟的資本主義，不是直接的向社會主義方面推移起去的，是從小資產階級推移到資本主義去的。　於是小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若能與社會主義互相接合，此二者之間，不論在小資產階級的獨裁下做，無產階級的獨裁下做，工業化的作用，總是必要的。　此等作用，若在小資產階級獨裁下做時，因其本來的性質必爲純粹的資本主義化；在無產階級的獨裁下做時，却是向社會主義走的過渡期而已。

然則這種作用，由純粹資本主義化去做與向社會主義走的過渡政策果真生出何種差別來呢？　換句話說，此作用，若行在資產階級國家之內和無產階級國家之內，究竟有何差別呢？　無產階級，與其自己冒險自己負責任，不如把這種事情，一下交給資本主義的自然發展去，豈不是一場大利益嗎？

這不同的地方，畢竟在於那上述的工業化的過程，由資本主義的機械作用，任無意識的通過呢，——還是由無產階級的意志，自覺的有意識的將此過程行指導指導呢？

我想總不出此兩條路，一定有所歸着。　在俄國的地位，無產階級獨裁的經濟上的意義，總不外乎由無產階級的意志來指導看管經濟的勢力，將此引入必經的大路上去，然後將社會主義的生產的基礎，所謂工業化的作用，在最小限度的時間之內，把他弄清楚了事。

（十二）

對於這種的表現，說是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的前進也可以，一步倒退了也可以；因爲雖免前進兩步的原故、反轉方便些，也是不曉得的事。　但是縱使二步前進了，與一步退却也沒甚分別。　因此俄國的共產主義者，簡直就將此事實承認了。　所謂『經濟的戰爭敗了』『共產主義一步退却』的話，不是批評家和反對者的私造語，反是列甯親自說出來的。（可是說對於戰時的『共產主義』，退却一步罷了！）

新經濟政策，對於俄國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不得不讓步的地方，他們已明白的承認了。 但是這種的讓步，比改良派對於資本主義的讓步有根本的不同處：一方是保護資本主義的安定，才讓步；一方是保護無產階級獨裁的安定，才讓步，——不過這點而已。

法國工人運動史概略

史黎斐

緒論　無產階級發生之歷史

「工人運動」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後才發生的，尤其是大機器工業發展後才盛行的；但是現代大工業中之無產階級却是從那裏來的呢？ 我們知道他是從沒有土地的農民和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者變成的。 這些人還沒有變成眞正的工人階級之前，已經和他們壓迫者奮鬪。

階級鬪爭自從社會中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發見後，就已經有了。 這種事情我們在古代的埃及巴比倫希臘和羅馬都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在這裏可以不必詳細去講他，我們要講的只是直接產生近代無產階級的那些社會階級之運動。

在中世紀的行會裏只有匠師和工匠。 其他所謂小工苦力並不在此會內，但是那時城市人民之重要分子却是工匠。 起先工匠是可以漸成匠師的，但是後來因商場條件之變化，手工業者向競爭之發展，多數工匠做成匠師的事是不可能了。 於是一個匠師所能收容的工匠和學徒之數目不得不加限制；學習的時間不得不延長。 而對於工匠的限制更加奇刻：要有合法之出身，工作之成績，並且還要是城市的居民。 因有此種種限制——在十五世紀成為一種普遍的規則，所以那些被趕出鄉村的農民不能進「行會」，於是就變成眞正的無產階級，而行會裏匠師與工匠

間之區別就不免越弄越大。匠師漸漸從老資格的工人變成主人，而工匠却變成無產階級，再也沒有跳出火坑的希望了。

自從手工業者分成兩個階級後，雇傭勞動的情形也就擴起來了。在匠師與工匠之間發生種種鬬爭，而以增加工資為最甚。政府自然是幫助主人而壓迫工人的，於是工匠為奮鬬收效起見，不得不開始工人組織。這種組織的第一個痕跡，我們在十四世紀就可以看得見。如帶宗教性質的「互助社」及帶奮鬬性質的「反抗社」都是工人組織的始祖。

罷工的事情在那時已就發生了。這是無產階級奮鬬最流行的形式，但是那時對於這事的處罰極嚴，甚至於有割耳的刑法。雖然政府防備極嚴，設種種法子去取消工匠的工會，但是工人不僅達到叫政府承認他們工會的目的，并且他們這種工會在那時的社會生活中還占絕大的勢力。

但是這些手工業者奮鬬的精神雖好，但未成為那時候一般被剝削民衆的指導者。不惟沒有成為一般被剝削民衆的指導者，并且像現代英國的有組織有技術的「熟練」工人一樣，成了一種所謂勞工貴族。這種勞工貴族的目的極狹小，要求極和平，并且不是想為一般勞動衆羣謀幸福，而僅是為自己少數人的私利而已。他們不惟不願意與當時在社會階梯上占極低地位的勞動分子團結，而且極端輕視他們。他們簡直把自己的同胞都忘記了！一直到工業革命發生後，尤其是機器工業發展後，才把這般手工業的工匠之特殊地位完全打翻，把他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推到工人運動的共同旋渦裏；同時無地的農民因為農村裏不易得工作，漸漸都跑到城市工廠裏來，於是就組成現代的無產階級了。

無產階級發生的歷史，在上面大概已經說過了。現在且歸到本題來講法國工人運動。講到法國工人運動，我以為可分三段來說：(一)革命及暴動時期，(二)社會主義的政黨及(三)工團主義。現在我把他逐段來講。

一、革命及暴動時期

1. 法國大革命及一八三〇年革命　差不多在一百三十四年前(一七八九)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彷彿把法國的新歷史分攻兩部分：革命前的「舊秩序」和革命後的「新秩序」。革命以前專制國王有無上的威權，人民都分成等級——高級的及低的。　所謂高級的人民就是貴族和僧侶，他們占有全國土地三分之一，一切國家的重要職務都在他們掌握之中。　對於第三階級——城市居民（工業家商人手工業者及工人）的態度異常傲慢，尤其是對於農民特別殘暴，簡直不把他們當人看待。

但是國家一切租稅都由城市居民和農民去分擔。　農民除了對於國王應納種種重稅之外，還要把收入之十分之一送給僧侶，就是對於地主所應納的租也是極重的。　除此種種重稅之外，還有多年當兵的義務。　當時對於農民的待遇真所謂豬狗不如！

那時候法國的工業已經很發達了。　雖然已有許多紡織的大手工業工廠，然而其工業總是帶一種小手工業的性質。　所有的工業者和小手工業者都聯合在行會裏。　凡是屬於一個行會的工人共分三級：匠師工匠及學徒。　對於充當學徒及工匠的期限，以及得稱匠師的條件都有明確的規定。　政府對於物品之如何生產及銷售都頒布得有明令；甚至於布匹尺寸之大小也有嚴格之規定。　從這一個行會轉到別一個行會是絕對不可能之事。　匠師對於工匠及學徒有極大的權力。　但是因為工匠不是絕對不能升成匠師去自己開一個手工藝廠，所以匠師與工匠間利益之衝突，不像現在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之間的那樣大。

在城市居民(或資產階級)中有許多有錢的和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能忍受國王及官吏的專橫，僧侶和貴族的壓迫。　并且這種種情形對於工商業極有妨礙的。　因為要工商業之發展除非先得着自由和把政權歸到資產階級之手不可。　所以資產階級要聯合工人和農民去反抗國王官吏貴族和神父的種種特權，他們反抗的目的就是爭自由，平等，博愛。

果然，革命發生後，國王和他的官吏都被殺了；貴族——地主的土地也被賞給農民了；從前工商業中的行會制

也取消了，於是規定政治上之自由和人民在法律上之不等。但是我們要知道資產階級帶着工人及農民把革命做成功後，就把國家一切政權都奪在自己手裏。雖然允許人民以法律上之平等，但是仍然規定不納一定租稅的人還是沒有選舉權。所以革命後一般人民雖不受僧侶和貴族的壓迫，却還不免要受資產階級的氣。他們以爲私有財產是社會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根基。

但是資產階級自身還是不能保持他在革命時所得的種種利益。一則因爲資產階級間各黨派之自相殘害，一則因爲歐洲各國王都聯合起來反抗他。戰爭中有一位將軍拿破侖把政權奪到手裏自稱爲法國皇帝。到一八一四年拿破侖失敗後，於是又恢復從前的王權。

雖然國王不能再恢復從前種種舊秩序，但是貴族和僧侶與一部分幾富的資產階級仍然掌握國家一切大權。至於選舉還是一小部分與民的私產，其餘人民——農民，工人，中小資產階級仍舊是與前無異。這種情形極不利於中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和城市的工人（農民因爲得了地主的土地一時總算滿足）。所以自由派復又帶起市民來反抗國王，於是釀成一八三〇年之革命，與政府軍隊交戰者只有學生與工人，其結果查理第五被廢，讓位於路易菲利樸。一切政權仍歸於資產階級之手，工人雖流了許多的血，還是毫無所得。

2. 工業之發展及無產階級之發生　法國大革命把工業從前所受的種種壓迫完全解放，如行會制度及政府各方面之干涉等；而一八三〇年之革命却更進一步，把政權整個的交給資本家。因此工業就一天一天發展起來。自然因蒸汽機，化學，鐵道，輪船之發明以及生產中技術之完成也受不少的影響。我們只要把採取鋼鐵及煤炭以及機器數量的統計一看，就可以知道其工業發展的速度了。一七八九年共採鋼鐵六一、〇〇〇噸，到一八一一年就增到九九、〇〇〇噸。一七八九年共採煤炭二五二、〇〇〇噸，到一八一二年却增到九二九、〇〇〇噸了。蒸汽機是一八一五年頭一次才用的，到一八三九年就已有六百二十五架了。

要與英國相較，自然是比不上的，但是因這一發展不免就發生無產階級。所謂無產階級就是集中於大都市中，沒有生產工具，要出賣勞力才能生存的工人階級。英國都市工人的情形，自從大工業發展後比較從前工業完全帶一種小手業性質的時代要壞得多。所以法國工人就開始向資本家激烈的鬬爭，要改良自己的生活狀況，取消資產階級的組織，實行社會主義。但是照下文看來，法國工人運動與英國不同，他另外帶一種性質。

3.第一次工人組織及第一次暴動　在革命以前法國的工匠中，也和歐洲各國一樣，有一種大家聯合起來的風俗，專門幫助一般從別處來找工作的伙伴。革命之後，大工業漸漸發展，這種聯合遂稱爲互助社，他的最要目的就是幫助伙伴中之老弱多病者。這互助社在十九世紀頭二十年在法國是很多的。到一八二三年僅在巴黎一處就有一百六十所了，其中有一百三十二所（社員共一一、一四三人）是同一職業的工人所組織的，這樣是所謂職工聯合會。

後來這種組織逐漸更改，把從個人的互助的目的擴張到維持失業者及罷工者。於是發生所謂罷工互助社及反抗社等積極的去與資本家奮鬬。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工人出了許多死力，結果受了一場大騙。工人的狀況不惟沒有改良，而因爲工業發生恐慌到越來越糟了。於是在工業中心點就發生工人大暴動——毀壞機器，焚燒工廠。

工人暴動中以一八三一年里昂紡織工人罷工爲最有名。在這工業中心點絲業異常發達，工人數目竟達到四萬之多，資本家所得利潤當然不在少數。但自一八三〇年革命後，工業發生極大的恐慌，資本家不得不縮小生產減少工資。於是工人以十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只能得一個佛郎的報酬。紡織工人有他們自己的互助社，他們得了市政公所及市長的允許，由工人及工廠主各派代表組織一個特別會議去規定最小限度的工價表。但是多數工廠主不願服從這特別會議之議決，於是斥逐工人，并向政府控訴保護工人利益的市長。政府自然是幫助工廠主方面，就把市長的罪判定了。但是這種一來，却就惹起工人的公

憤。三萬紡織工人手拿旗幟，上面寫的是：「不能工作而生存，則寧奮鬥而死亡。」

政府於是派有錢的資產階級組成國民軍，與政府的軍隊一同去彈壓這暴動。但是一部分的政府軍隊反幫助工人，所以這次罷工工人能得勝利，並且占握市政公所，做了十天的城市主人。後來政府復又派精兵二萬到里昂，於是工人的暴動就被平服了。暴動平服後，由資產階級代表組織的議院給國王上了一張謝恩書謝他保護根本搖動的私有財產和幾乎消滅的工業。

里昂這次暴動是工人保護自己利益——勞動者反抗資本家的利益——的第一次暴動。雖然後來失敗了，但是工人從此深信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終久是占勝利的。

4.巴伯夫(Babeuf)、聖西門、傅立葉　法國工人這種暴動的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爲經濟上之壓迫所迫，而一方却也受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及學者不少的影響。還是在大革命的時候，巴伯夫在他的演說詞及文章裏就極力說當時人民在政治上之不平等，必須爭到財產上之平等後人類不能得到幸福。他在一七九五年組織一個秘密結社「平等」，以推翻當時政府及建設他理想中所謂社會的組織。可惜事機不密，巴伯夫和他的同志都被處了死刑。

聖西門(一七八〇——一八二五)對於資本主義的組織攻擊甚烈。他說從前的奴隸制度，後來的農奴制度，以及現在的雇傭勞動制度，都是人類最不平等的事。其所以如此者，是因爲一個階級把生產工具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强迫別一階級去工作。法國大革命雖然允許人民以一切幸福，然而實際上工人是一無所得。這次革命不過把政治上之形式變更了而已，而對於急切不可遲的經濟組織之改造就完全疏忽了。聖西門以爲改造經濟的關係最好是使工業家和學者占社會上領袖之地位。但是如何的改造法，如何的組織生產才能得着社會之幸福，他却沒有明確的指示出來。

頭一個研究這問題的要算是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八三七)，他曾極力的反對革命後的經濟狀況。他說這種經濟狀況只不過把剝削者——資本家的情形改好了，而

把工人的情形却反弄壞了。其原因在工人被分散而彼此發生競爭。所以他提議組織一個工人機關，人人都可在這裏按照其性情與本能去找工作。每一個這種機關，可以容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傅立葉稱之爲共產團體，其所占土地和房屋則謂之共產社(Phalanst'erie)在。這種團體裏人人都可以自由工作，絕不受何等强迫，因爲他只按與自己性情相近的工作去做。在必要時各共產社可以聯合起來而爲其所在地之管理機關；如此則國家就成爲多餘的一件東西，國家既沒有了，則一切强權也隨之而消失。

但是我們要知道傅立葉并不是眞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爲他沒有把資本家的資本奪過來而反請他們到共產社去做對手，把所生產的物品平分與「資本，勞力和才能」。所以他并沒有和資本家奮鬬，只把他們的剝削力減少而已。他并沒有消滅雇勞勞働，只想使人人有永遠的工作，有充分的工資而已。所以在共產社裏任何階級都可以進去的。他雖向富翁及國王請款以建設模範共產社，但是誰也不理他，并且他還死在貧苦之中，始終不能實行他的計畫。

聖西門和傅立葉(他們都是理想家)對於法國工人運動的意義，祗在他們與英國的歐文同爲第一個發現資本主義組織的根本缺點。他們對於工人情形的熱烈的宣傳引起不少學生及一部分手工業者及工人之興趣。於是發生許多的祕密結社，其目的各不相同，(如「人民之友」「民權」「四時」及「家庭」等)。有以爲只要改造經濟關係或者使工人間稍爲平等就夠了；有以爲只要把當時政治組織推翻，建設一個共和國，則經濟關係可以變更而工人階級的狀況就可以改好。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〇年，這十年間這些祕密的組織，曾謀起事者數次，然終不能成功。

5.對於工人及其組織之監察　日見增長的工人運動，罷工之時常發生以及祕密結社之暴動使政府不得不頒布種種法律以禁止結社，言論之自由，懲罰政治犯。據一八三四年對於組織工會之法律，凡是組織工會，欲得政府之許可，其會員不得過二十人(前此會員須超過二十人始能

得政府之允許）；而同時對於加入未得允許之工會之處罰極嚴。 但是自此法律實行後，里昂立刻就發生極大的罷工，後來接着又是幾天的武裝暴動，可惜終歸失敗。 當里昂罷工消息傳到巴黎後，有四千工人馬上暴動起來，後來也被政府平服了。

自從頒布這法律之後，政府對於工人及資產階級出身的「工人之友」監察得一天比一天緊起來。 據當時統計，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四七年，對於違犯這種法律之審判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件，被判罪者有七千人。 然而無論監察得怎樣嚴，工人的組織還是一天比一天增加。

祕密結社，工會，暴動，罷工，——這都是製造新革命的原因。 但是在未詳細講這事之前，有兩位大著作家及社會學家是我們應當知道的，因爲他們對於工人運動及革命之性質有莫大之影響。

6. 路易白朗、普魯東　路易白朗（一八一一——一八八二）對於資本主義的組織異常不滿意。 所以他以爲有聯合生產者建設他所謂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必要。 但是他以爲非奪到政權後是不能實行這種組織的。 所以他說：「假使你們不願意政權壓迫你們，你們就把他奪過來罷；假使你們不願意他阻礙你們，你們就把他拿來做你們的工具罷。」 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路易白朗所說奪取政權并不是眞正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意思。 他以爲政權應當交給「超越階級利益的國民中之最好的份子」。

這新政府應當把一切鐵路，礦山，銀行都歸國有；組織社會工藝廠，使人人得有工作，一方面成爲國家生產之管理者，一方面使勞働者得受勞働權之保證。 至於地主與工人可以聯合在生產協社裏，而由國家借給他們資本。 就是資本家也可加入這種協社，若是能拿出資本來，還可以得一定的利息。

總之，路易白朗以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可以聯合的。 他以爲資本主義的制度不僅絕滅工人，而且還在消滅資本家，——此種制度之下，人人不絕的競爭，祗有最富的人能得勝利。 所以他說將來法國必定鬧到只剩幾十個大私有財產者，而其餘一切人民都要變成他們的傭奴。

因此，他主張資產階級也參加社會改革的事業，而藉國家的權力以改造生產。

講到普魯東(一八〇九——一八〇五)的意見，却就不是如此。 他以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利益是絕對相反的，所以絕講不到他們聯合的話。 并且還告訴無產階級千萬不要對於政府發生甚麼希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放解自己。 他說社會上一切貧困都是因爲私有財產發生的，他簡直稱之爲賊贓。 但是他并不反對小私有財產。

要使私有財產不發生害處，非先消滅金錢和利息不可，所以普魯東認爲當改變交易之形式而以國民交易銀行去代替他。 小生產者可以把他的生產品拿到這銀行裏換得他需要的同價的生產品。 同時銀行又可以把錢無利息的借給工人，使他們能建築工廠作坊等，於是地租利息等事自然而然就消滅了。 他對於政府不惟不存甚麼希望的心，并且還以爲他是多餘的。 他并且還反對一切革命的奮鬪方法。 他說他所提議的這種制度可以用交易銀行及生產物社這種和平手段去實行。

據以上所說的看起來，普魯東是保護小生產者利益的人，所以人家稱他是小資產階級之思想家，也稱他爲無政府主義者。 因爲他否認一切政權。

7. 工人中思想上的運動　傅立葉路易白朗普魯東等的學說對於許多學生及工人發生極大的影響，他們曾經把這種意見和建設社會主義組織的方法下過一番研究。 但是除了這影響之外，工人的思想也會獨立發展。 一八三〇年革命後，巴黎出版了許多小册子和報紙，投稿者都是工人，如「人民」週刊，「工人週刊」，「手工業者」等。

有一個印刷工人博意哀(Boier)在他著的小册子中說：「許多著作家在其論文中關於工人階級中日見擴張的貧困問題，已經討論不少了。 他們對於現社會給了我們許多正確嚴格的批評，但是我們無產階級也應當把鏟子鋸子放在一邊，拿起筆來，寫我們的需要，說我們的權利以爭正義。」

有許多工人在自己小册子中常常發表他們對於社會貧困之原因及其補救方法之意見。 他們以爲跳出這種困難

狀况惟一的方法就是組織職工聯合會大家聯合起來。有些則出版一種報紙「手工藝廠」，主張組織生產協社，據他們的意思，這生產協社是可以解放工人階級受資本家的壓迫。

8. 一八四八年革命（二月革命）　工人運動以及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之怨恨漸漸把路易菲利樸的王位搖動了。但是這次暴發的革命對於人人差不多都是意外之事。

二月革命係小資產階級因擴張選舉權所開始的。我們知道自從一八三〇年革命後，路易菲利樸雖把選舉權稍微擴張了，但是仍留下二百佛郎的選舉費，所以政權仍落在大資產階級和中資產階級的手裏。其餘階級在政治上是無實權的。

一八四八年二月開了許多會議要求改革選舉，政府不允。二月二十二日許多學生和工人就游街示威，政府派兵彈壓。工人忽然大呼「共和萬歲」，有許多兵士與工人大表同情，於是大家一直追到皇宮，國王只好逃出巴黎。暴動者和其先鋒占據市政公所，而比較和平的市民及議員都齊集於議院，立時把臨時政府閣員人單擬出。占據市政公所的人要求將民主主義者傳洛康（Elocon）社會主義者路易白朗及工人亞爾培（Albert）加入臨時政府閣員名單。於是成了一個聯合的政府，各種階級的代表都有。

臨時政府除規定普通選舉權，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外，還把死刑也廢了，并且還預備選舉國民大會。他雖然沒有忘記此次革命係工人出力最多，但是他懼怕「社會主義」這個字也就和一切法國資產階級一樣，所以用種空言去騙工人。二月二十七日他出了一張宣言，允許「保證工人勞動之存在及替一般人民謀工作」。但是工人不肯受欺騙，遂於次日（二十八日）齊集一萬二千人於葛烈夫（Grive）大場，要求「勞働組織」及「建立進步部」。政府於是組織勞働委員會，派路易白朗爲委員長，而以工人亞爾培輔之。

當時政府在巴黎和附近一帶建設了許多國民手工藝廠，以便失業者工作。政府中之右派想以此向工人證明路

易白朗的「勞働權」之不切實際，而可以當着工人面前推翻這種社會主義；除此以外還可以因此組成大隊的「工兵」，完全受政府的支配。 失業者在國民手工藝場裏的到六月間竟達到十五萬人之多。 他們做工的日得兩個佛郎，不做工的那一天可得一個佛郎。 政府并沒有甚麼工作給他們；老實說句話，他也并不想把甚麼有益的工給他們，只不過叫他們掘地掘運河而已。

開辦國民手工藝廠要費許多的錢，於是政府不得不把租稅增一倍半。 農民聽說加租稅是爲實行甚麼社會主義，於是極不信用政府，而對勞働者的怨恨尤深。 這件事情對於國民大會選舉之影響極大；被選者多半是在鄉村莊住的保皇黨和僧侶，社會黨只占少數。 於是選舉五個人的執行委員會以代臨時政府，其中竟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 最左派的只有民主主義者萊德呂羅棱(Ledru-Rollin)一人。

國民大會對於巴黎工人之怨恨極深，於是決定取消國民手工藝廠。 因此用種種方法把失業者遣送出巴黎，關閉手工藝分廠，逮捕不滿意者。 六月二十日社會工作部竟發出命令，凡十七歲至二十五歲之失業者均應當兵，有不服從者驅逐出工藝廠。

工人忍無可忍，於是就發生在歷史上極有名的「六月暴動」。 除了政府軍隊和國民軍外，還有許多自由加入的資產階級去彈壓這次暴動。 因此我們很可以說這一次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之爭鬥。 此次暴動共延長四日，但是因工人方面沒有一定的計畫及指導者，所以當政府發出勸告工人停止爭鬥并且赦免的通告後，工人就停戰了。

但是暴動平復後，政府終是槍斃一兩千工人，有十幾萬參加暴動的工人被流到殖民地去。 路易白朗也被迫得逃往外國。 從前工人在革命時所爭得的立法上及政治上之自由差不多喪失了，法國的社會黨也幾乎完全消滅。

國民大會於是開始修改憲法，選舉總統。 候補者三人，一是資產階級代表嘉維亞克(Caveiac)（這是工人之大敵此次暴動之平復都靠他的詭計），二是民主主義者萊德

，三是差不多誰也不知道的路易拿破倫——拿破倫廷——，但是他却被選爲總統。 其原因是：在保皇黨及僧侶勢力下之農民因他誓於處置「富人之共和國」，彙又聞其叔父之名而選他；一部分無產階級因他是反對嘉維亞克者而選他；保皇黨因想藉他的力以恢復王國而選他。

拿破倫被舉爲總統後，他就存下一個當皇帝的心。因爲他頗得僧侶，一部分資產階級及農民的同情，所以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頒布新憲法，他被選爲十年的總統。 但是過了一年之後，他就自稱爲皇帝，即所謂拿破倫第三。

9.第二帝國時代之工人運動　拿破倫第三即位後，對於工會異常注意，對於社會主義更不必說了。 所以有許多工會被封禁，到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法律頒布後，集會結社的自由就完全消滅了。

路易白朗因拿破倫第三自稱爲「民主主義的」皇帝，所以他使人竭力勸工人與政府聯絡，因此可以改良自己的生活狀況。 但是工人不願再照從前老樣子去辦，所以組織反抗社直接與資本家奮鬥。

一八六二年倫敦開了一個全世界展覽會，拿破倫因要借工人之力以反對共和黨，所以叫工人派代表以官費到倫敦參觀。 工人代表共二百人，到英國後，極受英國工人之歡迎；并且知道當時英國工人之運動——有工會的組織。 工人代表回國後，做了許多報告，以爲英國工資之高是工人用職工聯合會與資本家奮鬥之結果，所以法國工人應當爭集會結社之自由。 但也有人以爲解放工人階級還得藉政府之幫助以建設生產公社。

工人始終應當爭獨立的奮鬥。 所以一八六三年選舉議員時，抱這種宗旨的工人竟選舉共和黨，贊助獨立的工人候補議員。 當複選時有六十個工人就把這種意見發出一個宣言（『六十宣言』），但在別種報紙上發表一篇「八十宣言」反對這種意見。 這兩篇宣言經過許多的討論。 後來普魯東做了一篇文章勸工人把自己聯成一個階級，獨立去奮鬥，千萬不要與別的階級聯合。

工人因為受了這種影響，於是開始組織職工聯合會，及爭結社之自由。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法律竟允許工人組織工團而嚴禁自由漲落工資之事。這是工人第一次爭結社自由之勝利。到一八四八年六月又有集會自由之法律。於是職工運動得有盡量發展之機會，組織工會同盟以聯合巴黎工人之新思想也就因此而發生。

10. 國際及法國工人運動　必須聯合各國工人以與資本家奮鬪之意思頭一個是馬克思和昂格士，在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中發表的。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在倫敦發起國際工人協會或簡稱之為國際，以謀勞働者經濟上之解放為目的。後來在西歐各國發生許多分部。以倫敦本社為總部，其最高機關為總會，規定每年開大會一次，以討論工人之重要問題。但因西歐各國政治上和經濟上之情形不同，發生種種的趨向。

法國工人多半主張普魯東的意見，反對政治的奮鬪，以為工人的問題只要占在經濟的地位上就可以解決的。法國工人和一部分英國工人却主張馬克斯的意見，以為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要改良工人經濟上的情形，非先奪取政權不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受了巴枯甯極大的影響，以為只要用暴動的方法就可以實行社會革命。我們現在只要把俄國十月革命拿來一證明，就可以知那種主張對而那種主張是不對了。法國在最近數十年來組織許多工會，發生許多罷工運動，都是受了這國際的影響。

11. 一八七〇年革命及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

資產階級和工人的革命趨向使拿破倫不得不在一八七〇年向德國開戰，他以為如此可以鞏固他的皇位。但是屢次失敗後竟弄到全軍覆沒。消息傳到巴黎後，人民大起暴動，於是推翻皇位，再造共和。臨時選出「平民國防政府」。

此時德人已包圍巴黎。工人決定保護祖國，而政府以為已是不可能之事，但是民意如此，只好盡他的力了。關於保護巴黎及繼續戰爭之事，巴黎無產階級與臨時政府發生很大的衝突。政府雖允支持到底，但是一八七一

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竟把巴黎投給德人。 巴黎無產階級與民衆因此對於資產階級大起反對。

於是召集國民大會，但其中以農民選舉的反動派及保皇黨占多數。 因爲農民極不願繼續戰爭，所以對於共和黨及社會黨反對特烈，說他們是戰爭發生之主動者。 後來政府看巴黎無產階級將起暴動，於是派兵想把巴黎居民的軍器一齊收查。 這事對於人民發生極大的惡恨，兵士中不滿意者也很多。 於是兵士和工人就把市政公所占據；歷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就從此發生。 但是因爲工人沒有經驗，并且意見不一致，不能切實保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反對別的階級之利益，所以巴黎公社產生七十天後就夭折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巴黎公社對於現代無產階級之意義是極大的。

二、政黨

I. 巴黎公社解散後之工人運動。 自從巴黎公社解散後，法國發生極大的反動；工人運動於是受了莫大之影響。 政府特別頒布法律反對國際之分部，集會結社當然也在禁止之中。 老實說句話，此時工會差不多已不存在了，并且也沒有工人能夠恢復他，因爲工人中的好份子或是死亡或是被趕出巴黎了。 一直到一八七二年職工聯合會才算恢復原狀，到一八七三年又組織了許多的新工會。

工人運動之復興，是受了一八七三年維也納及一八七六年費拉地亞(Filadelfia)兩次萬國展覽會之影響。 因爲到會的代表是由職工聯合會選舉，所以聯合會就日見增多。 回來的代表仍然多數主張組織生產協會，只有少數人贊成職工聯合會(工團)；但是這對於職工運動并不發生甚麼影響。

一八七六年在巴黎開了一次職工聯合會及協作社大會，有代表三百六十人，代表九十二個工人組織。 大會的議決案異常和平，比較被逐到倫敦的巴黎公社的工人之所企望的差遠了；這是因爲大會以爲社會主義之思想是「資產階級之夢想」。 一八七八年在倫敦也開了一次大會，但他的議決案也和巴黎大會一樣溫和，不過這次多數社會黨主張組織獨立的「工人」的政黨。

2.社會主義工黨之組織　法國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祖國。　社會主義的思想差不多在一八二〇年時代就發生的，但是工黨却在一八八〇年時代才組織成功。　這是甚麼道理呢？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法國工業雖然很發達，但絕不像英國那樣帶大資本主義的趨勢；他總免不了小手工業的性質。

小手工業者本來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或是附和於大資產階級，或是趨向於無政府主義。　所以法國工人運動總脫不了普東魯思想之影響，否認政治奮鬭解放工人階級之意義，而竭力提倡經濟上之奮鬭，如組織生產協社及交易銀行等。

從一八七七年起由社會主義的工人出版了多種社會主義的報紙：如「平等」，「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記錄」等。

因為受了許多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在一八七九年馬賽大會議決工人階級之真正目的是土地及生產工具國有，只有由無產階級手創的社會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階級；所以工人應當組織獨立的工黨。　馬賽會議是頭一個議決此事的。

馬賽會議後，就開始規定黨綱，即所謂「最小限度的黨綱」(Programme minimum)，起草員是馬克思和昂格士。　這黨綱是在一八八〇年黨會上議決的。　其大概係要求規定政治上無限制之自由，政體民主主義化，租稅制度，及工人生活條件之改良（八小時工作時間及工人保證等）。

3.政黨之分裂　工黨還沒有完全組織好，內部就已經分成兩派了。　這是因為一八八一年國會選舉之失敗所招出的。　普魯斯（Bruss）一派以為這全是黨綱太趨於極端的緣故，所以他們主張按各地情形之不同，得變更黨綱之形式。　他們這種要求雖在一八八二年大會上核准過。但是格士德(Jule Guesd)一派極不以此為然，所以脫離大會而在別處招集獨立的大會。　於是唯一的工人政黨從此分為兩派了。

後來從普魯斯一派復又分出亞爾曼(Alleman)一派。

此外從前法國本來就有一派社會主義首領是白朗吉(Blanqui)。　其餘的社會主義者又合起來組織一個「獨立派聯

盟」。　這些社會主義政黨的異點究竟在甚麽地方？　現在且把他分開來說一說。

格士德一派，或稱社會民主派，是馬克思一派的繼起者。　其觀察點完全根據於經濟的唯物主義。　以爲社會在歷史上之發展全係乎其經濟之構造，并認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之結果。　這個發展要無產階級戰勝資本家，沒收剝削者之後才能完成。　對待剝削者的剝削之必要條件，就是工人階級奪據政權及無產階級獨裁制。　但是奪握政權却要根據普通選擧法用政治奮鬭的手段才能得到。

總之他們以爲解放工人階級，政治奮鬭占最要的地位，而職工運動及協作社運動等不過是過渡時代改良工人物質生活的一種手段而已。　至於組織方面却要採集權主義。

普魯斯派雖然也承認集產主義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但是他們總脫不了普魯東的一種思想。　所以他們主張分權主義及聯邦主義。

亞爾曼派以爲普魯斯派也和格士德派一樣太注意於選擧的事，而把在工人中經濟上宣傳，鼓動全忘了。　所以他仍自從與普魯斯派分裂後，另組織一個社會革命黨，其主要點在組織工團，其奮鬭方法就是同盟罷工。　黨員只收工人，不收智識階級。

白朗吉派以爲只要有小小的一個有組織的暴動者的團體，在相當的時候就可以發生革命，這樣數次之後就可以帶着羣衆做到社會革命。

其餘的社會黨以爲應當與資產階級妥協，而實行與工人階級有利益的改革。

法國社會黨雖分成以上幾派，但法國革命的無產階級却共同承認以下數點，一，生產機關公有；二，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三，全世界工人之結合。

三、工團主義

2.九十年代前之政黨及工團　法國社會主義工黨及工人階級之職工運動間，卽工人運動之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之間向不一致，是法國工人運動中特點之一。　蓋當時德國之社會民主黨已能使工人之職工運動受其指導，而英國工黨却是由工會發生出來的；獨有法國工人階級政治運動

與職工運動間不能一致。 工團運動在工人運動中獨豎一幟。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法國手工業者及工人組織職工聯合會的趨向在前世紀三十年代就發生的了。 但是這種趨勢之增高總要以大工業發展之量而定，在前世紀之後半期就應很發達了。 但因受了反動時代之限制及監察，不免有許多阻礙。

自從一八八四年對於工團的法律頒布後，工團即遍於法國。 一八八六年工團大會的議決案說工團不應僅改良工人片面的情形，同時應達到社會主義組織之目的，於是發生工團同盟。 其中格士德一派的人很多，他們竟能把同盟的章程修改得使工團同盟之原則及行動與政黨不相矛盾。

但在一八八八年工團大會上贊成工團與工黨分離的一派獨自通過總同盟罷工的議決案。 他們以為同盟罷工可以解放工人受資本家的壓迫。 但是一八九〇年格士德一派在其黨的大會上關於討論同盟罷工的議決案（馬克思之女所擬）說：同盟罷工是工人階級奮鬥的一種工具，但是要用這種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很需要一種社會主義的組織，所以現在說不到同盟罷工。 過了幾天，在工團大會上採納了這種意見及其他工黨大會的規定。 因此九十年代初工人階級政治和經濟的運動漸漸和而為一。 但是勞動介紹所的指導者又出來防害他。

2. 勞動介紹所 第一個勞動介紹所是巴黎市政公所在一八八七年建設的。 其中社會主義黨的代表也很不少。 這種介紹所後來漸漸擴張到小的城市裏。 其目的就是要調和勞動的需要及介紹。 這介紹所發展後，在一八九二年就組織勞動介紹所聯會。 於是法國工人中就發生兩個中央聯工機關：一是與社會主義黨聯合的工團同盟，一是獨立的介紹所聯會。

格士德派見發生這單獨運動的影響，於是決定根本上去解決同盟罷工的問題，但在一八九四年介紹所聯會及工團同盟的大會上并不發生甚麼影響。 格士法派因此脫離大會，從此社會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間之關係就一天遠似

一天了。

雖然如此，而格士德派對於工團同盟的影響多少還有一點，所以工團主義者決定改組工團；到一八九五年就組織一個勞働總同盟，聯合全法國及其殖民地的工團。 於是復又發生兩個中央職工組織。 但是過了不久的時候，兩個組織全承認這種分離是很不利於工人階級的，所以到一九〇二年復又合而爲一，仍稱爲勞働總同盟。

自從工團聯合後，工黨又想使工團的行動與原則與黨相符，一九〇六年大會上發生工黨與勞働同盟間關係之問題，有代表三百人出席，代表一〇三八個工團。 但此次工團主義者的勢力很大，社會主義者完全失敗。

當這時候工團主義的影響極大，甚至於官吏教員都有自己的工團，連巴黎的警察都發起自己的職工組織。 現在法國共有五千工團，人數超過一百萬。

3.工團主義之根本原則 勞働總同盟立于一切政黨之外，專在經濟上奮鬪。 但他却又組織勞働人民之黨派，其目的在於奮達到不可稍緩之種種改良（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等）及準備勞働制之消滅而保護工人之階級利益。

爲實現這種目的，工團主義有自己的一種手段及奮鬪方法，即所謂直接行動是也。

據工團主義者說直接行動是工人與資產階級間之直接奮鬪，不需藉乎於何等中間人。 所以他們不僅反對一切政治奮鬪，就連一切政治改革也是不贊成的。 直接行動之最要形式如下：同盟罷工，同盟抵制(Boycott)，怠工等，其中最要的就是同盟罷工，以及各種强制行爲，如以强制手段行八小時制等。

罷工是工人階級奮鬪的工具，早就發生了，但是近來其性質漸變，其目的亦趨於複雜了。 現在所謂罷工，不僅是改良工人物質生活之奮鬪工具，幷且還帶一種教育的意義。 從前工人把罷工當着一件惡事，所以非至不得已時才一用之，現在却以他爲攻擊資本主義之利器，所以不怕發生罷工，且竭力幫助一切的罷工。 工團中最流行「同情罷工」；同盟罷工可成爲到社會革命的口號。

工團，勞働介紹所，同盟，總同盟都可以直接做將來

社會的管理機關；因爲將來社會可不用中央的政權，只要把工團聯合起來就完了。

工團主義共分兩派，一是革命的，其原則我們才已說過了；一是改良的，其目的比較和平，如縮短工作時間保證失業者等。　他并不反對與國家妥協，但是否認一切政治行動。　照以上所說可以看工團主義各種趨向中之特點，有馬克思主義，有普魯東主義，亦有無政府主義。　從馬克思的學說中採了階級鬬爭之理論，從普魯東主義中採用對於政治行動之不信用及聯盟組織，從無政府主義中則採取「直接行動」之策略。

4.罷工運動　法國工人雖比不上英德美諸國，但因勞動總同盟之宣傳及維持，其罷工運動異常發達。　據正確統計，法國在一九〇〇年共有九〇二次罷工，參加人數爲二二二、七一四人，其中二〇五次完全勝利，三六〇次半勝利，三三七次完全失敗。　一九〇四年共一〇二六次，罷工者共二七一、〇九七人，二九七次完全勝利，三九四次半勝利，三三五次失敗。　一九〇六年共一三〇七次，罷工者共四三八、四六六人，八一七次勝利，四九〇次失敗。

有許多次罷工被政府派兵壓平了，如一九〇八年之罷工，罷工者被害數人，勞働總同盟之先鋒亦有數人被捕。此後工人之被捕者極多。　從此工人深信資產階級的軍隊不僅是替資產階級奪取商場用的，并且還用來剝削工人的。　因此極反對軍國主義并愛國主義，這是受了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無祖國」之影響。　所以有一次大會議決案上說，「因爲無產階級無祖國，所以應用革命的同盟罷工來反對戰爭。」　但是歐洲大戰發生後，許多工團主義者拋棄其理論，加入保護祖國者方面以反對德國。　即社會主義者如格士德等也加入了國防部。

結論　法國工人運動之特點

以上大概把法國工人運動說完了。　現在再把他的特點講一講，以作我這篇文章之結論。

我們把以上所說的三大段歸納起來，可以找出法國工人運動與別國工人運動不同之幾點。　其中最特異之點就

是革命主義。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是革命暴動的時期，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在此期內所占的地位極重要。就拿工人運動比較和平的第二個時期來說（從一八七一到現在），這種革命主義雖然已不是從前那種形式了，但是并未完全消失。他在與英德正相反的法國職工運動中，仍然不失其從前的影響。

第二個特點就是分系主義(Fractionisme)，其趨向與理論極複雜，彼此互相仇視。其中尤以『個人』所發生的影響爲大，如理論家，思想家及首領等。在工人運動第一個時期聖西門、傅立葉、普魯東及路易白朗等對於工人運動之影響實在不少。在第二個時期社會主義運動先鋒所占的地位也極重要。并且以這些人的名字稱其所主張的那一派，如普魯東主義，白朗吉主義，格士德主義，布魯斯主義等。

何以法國工人運動有這些特點呢？這決不是因爲法國民族之特性使然，而是因爲法國生活政治上和經濟上之特點造成的。所以只要把法國政治上與經濟上之特點一看，就可以明白法國工人運動所以有他的特點之原因了。

法國大工業雖然一天一天的發展，然總比不上英德美各國，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就以生產集中來說，也是趕不上別國的。據法國統計家說，法國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小企業要占全國企業百分之九十。這是因爲法國工業總還是帶牢手工業的性質，小生產的性質（巴黎以生產奢侈品出名）。所以統治城市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往往成爲工人運動之先鋒。此外應當知道的就是法國大部分人民是小農（十九世紀中係百分之七〇現在是百分之五五），他們是擁護私有財產的。

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是介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兩極端之間的，即介於大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之間，所以小資產階級就發生兩種趨向。一是附和大資產階級，想謀個人之利益；一是以爲大資產階級很不利於他們的地位，所以恨之入骨髓，因此急於想推翻他的仇敵，而創造一般烏托邦派的理想社會。極端的革命主義，小團體暴動之事就由此而生。再證以歐洲小農國家之經驗（法國意大利西班

牙愛爾蘭等國家)，不僅要發生革命主義，甚至於發生無政府主義。

再從政治方面來說。後反動的農民及僧侶在政治上占了極重大的地位。工人階級種種政治上社會上之失敗，全是受了這反動派之影響。所以不得不急用革命的手段去反抗他們。現代法國之政體是介於民主派及反動派之間的，其所保護還是大資產階級之利益。那末在這種條件之下發生所謂革命主義無政府主義，也就不算稀奇的事了。

我這篇文章，因為時間倉卒，沒有充分的預備，所以做得異常潦草；其中有些題目(如第一國際巴黎公社等)，當另有論述，所以此處說得不免簡單一點，這是要讀者原諒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前鋒

……這個月刊，是國民運動的一支尖兵……打頭陣的前鋒。

創刊號目錄

第二號目錄

共產國際一九二三年大執行委員會紀要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三日——

施陶父輯

一九二三年之國際形勢

大執行委員會(L'Exe'cutif' elargi)是共產國際各次世界大會之間的最高機關，各國都有一代表。 這次開會的重要事件首先便是一九二三年上半年的國際形勢之審查，其次是日常運動中的緊迫問題，如：『工農政府』之標語，法西斯主義(Fascism——即本刊七期所譯法塞主義)，工會問題，協社問題，以及其他各國黨內問題等。

如今先述執行委員長祇諾維葉夫所報告的國際形勢：

自從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去年十一月)以來，國際大勢裏很顯然的發生了些新問題。 我們可以估定英美法三國資本主義在此期內有更趨於穩定之勢。 但是中歐情形日壞，日本亦已開始經濟的危機。 英俄的衝突很足以顯示國際間勞資勢力之消長。 英國對俄的態度蠻橫，不是因爲俄國國力不振，乃是因爲新俄的鞏固。 因新經濟政策而俄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實力日益增加，於是英國乃不得不加以恫嚇。

各國社會黨原本在戰後分成兩個國際：一、第二國際；二、第二半國際(參看本刊上期)。今年來兩個國際合併了，——那第二半國際本來自己以爲勝似第二國際，沒有贊助歐戰，如今仍舊併入贊助歐戰的第二國際了。 當初考茨基曾經反對英國勞動黨加入國際。 這個黨現在仍舊很妥協。 可是漢堡會議時兩個國際實行合併，於是漢堡的『新國際』裏就有英國勞動黨。 德國社會民主黨亦仍舊把所謂獨立黨收進去了。 可以說新國際和新德國社會民主統一黨是一樣的：都變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的合併，只是促進他們的瓦解而已。

眞能擔負國際勞動階級解放之責任者，還祗有第三國際——共產黨的國際。

第三國際雖然實在還沒有占世界無產階級的多數，然而至少也已經聯合。　法國及德國共產黨已經共同計畫實際行動的計畫；兩國資產階級反目時，無產階級卻能聲氣相通協力合作，這是共產黨能力之表顯，是眞正國際黨的第一步驟。

共產國際在勞工運動中早已採「統一戰線」的策略。　這是純粹的手段罷？並沒有誠意與社會民主黨聯合罷？　共產黨這種策略原是爲着要和社會民主黨及無黨派的勞工羣衆接近，起初先從首領方面着手。　因爲羣衆不大了解我們，我們要找那些首領說話。　這是不是純粹的手段？只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怎樣：如若他們實在願意行動，那就不是手段。　如若他們不行動，我們便能直接羣衆，當面證明他們不是眞爲社會主義奮鬪。　固然，統一戰線亦有內部的危險，就是使共產黨運動鬆懈下去。　但是統一戰線卻不因此而失其必要的價值，尤其是在此資本進攻的期間，——共產黨祗知道一直前進，凡是暫時同路的一概不拒絕，走到大家目標相異之點，不願意奮鬥的自然往後退，那時羣衆就明白了。

赤色職工國際亦已經大著成效：一年前還有些同志懷疑他不能得好結果，如今可以證實了：各國工會的改良派勢力漸漸動搖起來。

第四次世界大會之後，法國黨內部問題完全解決，已經恢復健康。　德國卻因時勢激急發展的結果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中央也替他們解決。　意大利的共產黨至今還以爲謝臘蒂派社會黨不可靠，是共產主義的仇敵；其實這是大錯的，意大利的社會黨現在已經可以以同情黨的資格加入共產國際，意大利共產黨至少當援助社會黨左派，就是傾向於共產主義者。　意大利受法西斯主義之虐，故勞工統一戰線尤其有必要。　美國共產黨現在已能公開。　英國共產黨卻還疏忽民族問題：愛爾蘭問題及殖民地問題。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拉夫的共產黨，也應特別注意民族問題。　資產階級政策與無產階級政策不同之處，不在於前

者有民族問題而後者沒有，乃在於前者不能解決而後者能解決。　其次，那威黨內發生對於民主集權制的懷疑，這是應當消滅的；尤其是黨中一派 Mot Dag 獨自成一種隱秘的小組織，其危險可以使別種小派也組織特殊的派別而引起黨內之分裂。　奧大利則已純處於協約國威脅之下，社會民主黨本為第二半國際健將，日益墮落，厭制勞工；法西斯及帝制派陰謀尤甚；共產黨正應速依「工農政府」的標語進行；現時的內部分派及個人之間自相攻擊等現象，應當立刻停止。　丹麥還沒有統一的共產黨，從九月一日起無論如何必須團結一致。　瑞士共產黨還限於少數所謂「純正黨員」，較之社會民主黨數量上大相懸殊，應當力求徵取群衆。(此段錄自此次會議決案)

共產黨有世界革命的責任，他在資產階級社會裏不僅是工人的政黨，並且是一切勞動者的政黨；尤其是現今時勢所趨，受帝國主義剝削的小農都能傾向於革命；第四次世界大會的「工人政府」標語當解作「工農政府」。　社會民主黨漸失工人中的地位而獲得農民中的勢力。　共產黨當然亦努力進行，勿使改良派侵蝕群衆；農民不是直接反對工人的，雖則他們是資產階級私有者的心理，雖則他們曾夢想組織「綠色農民國際」，但是現在他們已經可以覺悟到這種介乎勞資之間的「中間政治」之不可能。　農民經濟祇有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家裏，方能漸趨於有規畫的發展而達共產主義；農民階級也祇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方能得真正的解放。　換一方面說，無產階級亦就必須獲得農民之同情，與之密切結合，方能得最終勝利。

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案

一、對於執行委員會之報告，議決表示完全同意於執行委員會之行動，尤其是他處置各國共產黨之辦法。

二、對於宗教問題，認為黨內同志不得以宗教為私事(Affaire privée)可以自由信仰(因那威有些同志主張如此)；共產黨有責任訓練其黨員，不僅要共同認識政治綱領，組織章程，經濟行動，而且還要養成無產階級的正確的人生觀　教育馬克思哲學的總概念，而無神論便是這哲學的基礎之一；否則大家沒有共同的宇宙觀，如何能成就

一行協的政黨呢？

三、『工農政府』之標語。　A.農業無產階級，僅依工錢如生，如大農場等之雇工等；B.農業半無產階級，雖有些許土地而實在祇能勉強糊口，往往非兼做雇工不可；C.小農地主，自己有地或能承租田地，不必做工與勞動；——凡此等農民在無產階級勝利時，也能得許多利益。　共產國際第二第四兩次世界大會的議決案，都非常注重農工之結合。　現在本此定一政治公式，便是『工農政府』。可是不應當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相混；應當記住兩種危險：一、小資產階級式的社會主義；二、農民議會等空泛的政治標語。

四、工會問題。　實行聯合戰線已有成效，亞摩斯德丹摩職工國際所屬工會，已漸逼不得已與赤色職工國際所屬工會相聯合，以反對戰爭及法西斯主義。　從此組織上更當注意『工廠委員會』，然當與職工會並行；決不宜以工廠委員會完全代替工會。　共產派當竭力參加改良派的工會。

五、協社問題。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政府摧殘協作社，更足以證明協社運動裏的『非政治主義』之謬誤；——祇有無產階級國家內，協社得充分發展；協社亦必須有政治的意味，政治地位穩，方能行經濟事業。　工會與協社當竭力結合密切關係；但是現時黃色職工國際(亞摩斯德丹摩)與協社國際的同盟卻是反乎革命主義的；共產黨指示此同盟之真相於群眾之前，而努力運動；協社若能與工會相結，農民與工人之聯盟便易有實際而能奮鬭。

六、法西斯主義。　此種主義已成國際的反革命運動，是資產階級獨裁制的逆流。　共產國際亦當組織無產階級的國際反抗；武裝勞工百人隊等。

七、對於漢堡兩國際合併的議決。　第二半國際向來徘徊於社會化政策與資本主義改良政策之間，如今社會化政策的花言巧語已無所用，索性仍舊混合於絕對改良派之第二國際。　共產國際更可以用統一戰線的行動揭示此等陰謀賣階級之醜態於勞工群眾之前；祇有共產國際能解放勞動於資本主義壓迫之下，能引導他們到光明的將來。

八、英俄衝突問題。　蘇維埃政府未受英國的挑撥而能避免英國所願的決裂；將來列強若再效尤，必遇國際工人的反對，而為俄國勞動平民之不可犯的精神所屈。　東方勞動群衆尤其要起而抗爭，同達解放之目的。

九、對於復洛夫斯基被害的決議。　這是法西斯主義的横行；世界革命成功，資產階級必受報復；尤足證明赤色恐怖之不可免，乃資產階級自作之孽。

十、黨綱問題。　決定各黨推一人起草，共同討論，交國際執行委員會，俟下次大會最終法定。

十一、挪威；十二、意大利；十三、丹麥；十四、奧大利；十五、瑞士；十六、日本等問題已略見前。

十七、黑和民族會議，及十八、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問題，決於明年同時開會。

十九、新選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二十、對於布加利亞政變之宣言，略謂以前之『農民黨』政府因不與都市工人聯盟而失敗，爲高等遊民階級所顛覆；所以必須共同建設『工農政府』。

俄羅斯無政府黨宣言

張國燾譯

世界各國無政府黨的理想和行動，異常分歧，此宣言中已略爲指明，毋容再贅。　我國無政府黨雖只做文字宣傳工夫，不如各國無政府共產黨和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實際參加革命運動，然大部分確係純潔高尚的青年。　但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政府黨人中間不免有些隔閡，無政府黨對於共產黨，更是時常加以無味的攻擊。　我們——共產主義者——對於那些純潔高尚的無政府黨，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極願與他們合作，共同

擔負中國之革命事業。　茲特將俄羅斯無政府黨宣言譯出，我親愛之無政府黨同志，如能加以注意和慎重的考慮，這是我們所最希望的。　譯者誌

我們——俄羅斯的無政府共產黨和無政府工團派——曾實際參加俄羅斯革命，無論在十月革命將成未成之準備革命時期，或在革命中為勞農政治之劇烈戰鬭時期，我們總是和波爾扎維克黨人在一塊兒合作。　我們和波爾札維克黨人共同擔負一切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奮鬪，並共同對付那些資產階級帝制派與偽社會黨人的反革命運動。　許多無政府黨人，在這次俄國無產階級偉大的革命戰爭中，喪失了生命；而這篇宣言的作者們僅僅代表曾參加為勞農政府而戰的無政府黨同志中的一小部分。

雖然我們和波爾扎維克黨人一致奮進，我們的目的，直到現在，却還沒有相當的達到，這是表現很明白的。我們從來相信無政府黨的世界拚命，一時是辦不到的；而且要在國家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完成以後，才能談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無政府事業。　我們等待和希望歐美資本主義各國，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局面，因為我們承認要達到不用強力維持之社會組織，勞農專政簡直是歷史進程中必經之道路。

但是在此六年之內，俄國勞動階級須勉強而勇猛的與全世界資本主義相搏戰，而且是單獨擔負這戰爭呢。　俄國須單獨抵禦全歐帝國主義的進攻，並須在此世界革命一時尚無希望的情況下，設法使國基日見鞏固。　俄國無產階級要能維持他的革命地位，便只有勞農專政之一法了。因此蘇俄不能將已得的政權，從自己手中失去；更不能將此政權奉還資產階級；同時也不能從事進行不用強力維持之社會組織；除外各國工人們把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都推翻了，那時才能談到罷。

大戰以後，歐洲資產階級更是凶惡，西歐各國無產階級也正在那裏拚命反抗他們，這是我們知道很清楚的；但是我們也很着急的注意過：他們的最後勝利，還是差得很遠呢。　在最近幾年之內，各國資產階級的反動局面更加穩固了：階級鬬爭之進程中，資產階級居然佔了上風，由

抵禦時期進到向勞動階級進攻時期；並且他們為慑服國際革命運動起見，創設一種新式而險毒的武器——法西斯主義。 意大利的無產階級是被打到十八層地獄下去了。 黑暗的反動勢力，不但掃蕩了巴華利亞和匈牙利的勞農共和國，而且在這兩國內，建立着地主和資本家專政的局面。 德國波蘭奧國和其他國家的工人們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次血了，現在呢，壓迫工人的形勢並沒減輕，黑暗的反動勢力又進於攻打農人的共和政治了。 保加利亞的暴動，便是法西斯蹂躪農民之表徵；保加利亞農人，要算是第一次獨立執掌政權的農人。

這種反動潮流還正推進不已，在許多國家裏，一種特殊恐怖狀態，已在發展之中。 工人們的機關正在被損毀着，各個職工運動都遭受殘暴的壓迫；還有萬數被開革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都在饑寒的慘狀中，坐以待斃。 資產階級立意要從根基上摧殘工人的組織，圖謀完全折散勞動運動，使這獨立的工人勢力，毫無存在的餘地；並削去工人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使他們降於奴隸的境遇。

在這種種情勢之下，還談無政府革命，那就太非其時了。 第一步，無產階級必定要奮起抵禦，共同努力擊退資本家的攻勢，達到可以抵禦的地位；然後才能進攻，與勞動農民携手，以奪到政權，正如俄國表現過的進程一樣。 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從資本壓制之下，解脫我們自己，只有這樣，才能打碎軍閥主義，將生產和分配事業，從新組織起來。 只有達到最後勝利以後，並將資產階級恢復地位之反動革命種種陰謀壓到了以後，那時我們才能談到廢除國家和強力等問題。 那些認這個進程為不當的，卻不能指出其他更妙的進程，實際反處在直接行動和勝利的結合以外，把自己的活動限於很小的範圍，很勉强的忍痛和不合實際的幻想之中，這都是不免為革命的名詞所蒙蔽着的緣故了。 國際無政府主義既這麼軟弱和褊狹，那就須要一個新勢力才能搖撼資產階級的組織罷。

現在資產階級竟是全副武裝，用他所有的力量攻打我們，那些攻打我們的陸軍，艦隊，潛水艇，含毒氣體，警察，教堂，黃色報紙和黃色工會（譯者按：所謂黃色報紙

和黃色工會是指改良派和妥協派的）早就預備好了。處在這樣的時期中，我們也應該趕造新式武器，所有那些無用的舊式武器，不能讓他再存留於我們的革命武庫中了。

在這個時候，無政府黨宣傳自由聯合主義，勢必使勞動階級勢力分散了去；指摘紅軍，硬說是一個抱野心的帝國主義勢力；或是爲俄國僞社會黨的反革命辯護，而不顧及他們圖謀恢復資本家秩序的醜行；都是無政府黨絕對不應該採用的政策。　要是用個人主義的遺留觀念，反對在這歷史上過渡時期必須應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甚至以爲在這劇烈爭鬪時期，可以採用其他方法；那就更是大錯特錯了。

我們的態度，在後面的建議案中，更表示得明明白白；而且我們是對於世界狀況，對於無政府主義在世界革命中歷史的任務，和對於由十月革命所得到的種種經驗中，加以客觀的研究後，才採取這種態度的。

無政府黨必須完全脫離一切空想派的偏癖性；我們一定不要自陷於應何陳腐的形式觀念，我們必須要承認十月革命是收容了第一國際一些最好的傳統理論，而且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共產黨——老早就與社會民主黨分離了。

共產黨雖然立足於革命的馬克思派理論上，却溶化了許多其他的理論，雖無國家的社會主義也沒有超出他溶化的範圍。　共產黨對於國家問題，懷抱着很明白的態度；他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內，樹起社會革命的旗幟，毫不猶豫；他對於德謨克拉西和議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觀念，掃除得非常乾淨；而且他領導偌大國家之革命，至五年之久，——這就足以證明歷史上少數無政府黨的最初觀念是很正確的。

無政府工團主義對於國際勞動運動，曾有很大的功績，和他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完全承認的；但是我們以爲無政府工團派此時應該了解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了。　無政府工團派如能承認這個必要，便是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一個大轉機；從此共產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中間的一些隔閡，都可以漸次消除了。　我們請求無政府黨的同志們不要把各資本國家裏的

革命勢力分散了，並與共產黨人聯合，大家團結於直接奉行動的純粹革命機關——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之下，更樹立一個抵禦資本進攻的鞏固基礎；同時，對於俄羅斯革命，加以贊助。　俄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派和封建派圖謀再奪回政權的新陰謀和新攻擊是還沒有終止的，因此俄國究竟還不能說是完全脫離危險的境界呢。　我們同志必須明瞭俄羅斯的各派僞社會黨確確實實是爲反革命黨的利益而活動，假若他們的活動居然成了功，那麼，這種由東方殺入歐洲勞動階級的可怕的反動勢力，若以意大利法西斯黨與之相較，那又渺乎其小了。

我們確信勞動打倒資本的最後勝利，要是沒有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如許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羣衆的贊助，也是難得成功的。

十月革命促成東方的覺醒，因而發生民族解放之殖民地革命，已證明是確實的事實。　我們請求所有誠實的革命主義者，永遠而且決絕的與多數社會黨和與他們合作的黃色工會所奉行之祕密帝國主義政策脫離關係。　倘若那些革命主義者能努力的贊助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和俄羅斯革命，如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才能迅速的脫離殖民地奴隸的地位，如是全世界自由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日子，就近在目前了。　我們請求無政府黨同志對於我們的建議，加以愼重的考慮，因爲這包括我們的觀念很簡明的總和，而這些觀念的總和是我們在這次大革命焰火之下六年奮鬪所作成的。　我們在世界反動痛苦下爲無產階級奮鬪，完全覺悟我們的義務和責任。　所以寫成這篇宣言和建議，發表出來。

適於此時，黨綱和政策的修正和他們的價值的審定，是這麼樣對於個個革命主義者都有急切的需要，只有很儒弱的或懷成見的狹隘性，才會阻撓無政府黨同志們進行這些更改。

我們請求我們的同志們注意目前無論何處資本進攻的開始，估量這種危險至若何程度；研究俄羅斯革命所得來之經驗；總括起來，再將攻打資本社會的方法加以修正，那麼，革命勢力的分離，才可以終止了。　我們十分相信

：除非與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爲密切之聯合，是再沒有其他的道路了。

建議案

1. 無政府黨的理論和行動之審定

我們覺得無政府思想，是將許多不能兼容併包的思想，陸續的湊合攏來的。戈得溫（Godwin）與托爾斯泰（Tolstoy）的聖人道德論，司狄粲（Stirner）的貴族式的個人主義，和巴枯甯（Bakunin）與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階級戰爭觀，如何能夠範圍在一個科學律之內呢。正因爲理論的無政府主義是這麽樣的情景，所以無政府黨半世紀以來的奮鬭，竟沒有達到在世界上若何重要的地位。

無政府黨思想之不一致，實養成共同意向之缺乏；並妨礙一切共同行動，而且打碎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原則。

這就是爲什麽無政府主義不能在世界上發動任何有重要意義之革命行動的原因。直到我們的時代，當此初步社會革命怒潮激盪的時候，當此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政府主義不能擔負革命中的最要任務之真象，更顯露無餘了。

因爲這些理由（就是無擔負革命中最要任務的能力和思想與行動之不一致），世界各處的無政府黨運動，都一天一天的崩潰下去。社會革命主動的地位，是早已喪失了；這個主動地位，是落到主張羣衆直接行動和無產階級立即奪取政權的那些黨的手裏去了。

2. 無政府黨在革命中的任務之審定

在社會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中有組織的少數（就是革命的社會黨）總是挺身出力的指導着，並且是在革命中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奮鬭。這樣一個任務即是自始至終爲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無政府黨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奪取政權，如是把自己逐出革命的歷史進程之外，並且於勞動與資本爭鬭的時候便毫無所行動了。

工人革命的計畫和演進，需要無產階級——就是有組織的少數——支配人們社會生活的全部事業，特別是管理生產分配事業和國防事業。無政府既鄙視權力，甚至反對暫時的專政，便將自己處於反對革命工作的地位。

當革命爆發的時候，無政府黨總是努力去加厚革命的要素，『破壞的精神便是建設的精神』，這個抽象的公式便是無政府黨所努力的了。 因此半世紀以來，各部分的無政府黨總是致身於初步煽動和宣傳的工作，至於革命後如何辦法，就沒有清晰的觀念了。

但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僅僅破壞是絕對不能得到勝利的。 要得到勝利，便需要一種有組織的權力，這種權力要能運用革命要素，並將革命要素變成有組織的力量。 倘若革命自身不能建立穩固基礎，那就鮮有不為反革命的犧牲者了。

革命爆發之際，羣衆往往盡量毀壞舊有的國家社會機關，在那個時候，有組織的少數革命分子便要引導這種勢力向相反的方向進行，並且要將這種單純的破壞勢力，變成建設和組織新社會的勢力。

若以無政府黨的破壞行動而論，正與一班羣衆相同，總是立足於所以發生革命之動因上面。 那些羣衆也與無政府黨一樣，是一種單純的革命勢力，他們總想把促成革命之目的物去掉，並且他們的努力僅僅限於毀滅舊社會。

但是革命除掉要把目的物去掉以外，還有其他的計畫。有組織的少數自然要回頭看到革命的目的物，但是對於最終目的，也須前向為同等之注意。 對於這個時期，必須對症下藥。 第一件要緊的事便是一個有力的組織，這種組織要能依照堅定的意向，支配革命要素，從紛亂中間，找出進行的道路，並領導革命的要求；他固然要能夠抵抗從右邊來的攻擊，也要不屈服於從左邊來的感情作用的强奸政策。

3.我們的時代之審定

我們的時代是在兩大勢力互相衝突的時代：一方是私人資本，一方是集合勞動。 大資本是在有限數的一部人手裏，無論在那一種生產事業中間，都想擴大規模以利用勞動力，或是減少生產，或是大規模的擴大生產。 私人資本現在却遇着一個生死仇敵，這個仇敵便是社會集合勞動，既能管理生產，又能發展生產，到空前的大規模地位。

這個經濟基礎也就引起政治上的特殊狀態，這便是私入資本和集合勞動的極劇烈的爭鬪所形成的。　近代國家已再不能保持資本和勞動間的平衡了。　國家機關的全部權力不是被逼着保護這方，便被逼着保護那方。　在最近的將來，全世界的帝制派和德謨克拉西制度之地位，一定要消滅，而成爲片面的階級專政：不是勞動專政，便是資本專政——這是不可免的進程。　在法西斯和共產國際二者之間，我們必定要選擇其一的。　而且目下再沒有第三個進程。　反共產黨的各黨派，無論他們怎麼說法，是會或先或後的很合邏輯的歸到法西斯隊伍裏去。　俄羅斯的各派反革命黨，很明瞭這種情勢，雖然他們並沒有將他們的希望公開的表示出來，却在等着資本豢養的軍隊打進俄國來呢。

我們這個時代的性質，是有組織的階級軍隊正在開始最終決鬪時代。　所有中立的勢力，不是加入這邊，便須加那邊；否則，便被趕出戰場之外，而成爲社會上無用的廢物了。

4.共產國際

我們深以爲第三國際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向着自由社會主義的最高方式和社會主義生活的最高方式努力進行。　我們親眼看見第三國際所信仰的觀念，與社會主義觀念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最好的傳統理論，是相脗合的。

同時我們看見無政府黨早讓社會革命的主動地位，逃出自己的手掌了。　我們內部組織原則的欠缺，和包括羣衆的革命行動的組織之初步基礎的無有，另一方面，集合互相衝突的思想的烏托邦夢想，仍在我們的黨派中盛行着；所有這些，實使無政府運動陷於死境。　因爲這個緣故，目前社會革命的主動地位，實早已過渡到共產國際手裏去了。

我們已看見俄國共產黨所成就的徹底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特別是在他們的能自由而不受掣肘的時候；有時也許爲這個或那個理由，被歐洲反動勢力壓迫太甚的時候，不得不讓俄國革命換過一口氣來。　雖然俄國共產黨有因不得已而讓步之處，而我們却沒有半點理由，疑及他們的

急進派革命社會主義。 至於共產黨完全沒有沾染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和改良派社會主義的臭味，這也是絲毫不容疑惑的。

我們認爲俄國革命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算是完整的一件新現象。 我們從實際經驗上覺得，俄國革命之進步和成功，實有賴於世界革命之成功。 我們也相信世界反動勢力正在阻礙俄國革命的進步。 克烈嘉林（Kremlin 譯者按：克烈嘉林昔爲俄國皇宮，今爲蘇俄政府）的狀況雖已改更，在各反共產黨領袖下之歐洲無產階級却依然站在一邊而毫無活動的。

俄國革命中，除掉有些錯誤，偶然的抵觸，和想不到的事態發生以外：俄國革命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之確定重要意義，却不容我們有絲毫的懷疑。 無產階級必定要認識俄國革命是一件新的事實，而且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一個世界新權力。

因爲在革命的新變動中間，俄國共產黨獲得了政權。

在這個不可比例的社會革命中間，組織者的重任落在俄國共產黨手裏——共產黨是勞動階級之先鋒，不能夠也不至於放棄這個重任。 我們贊許他們合於科學的經驗之全部，我們以爲他們的全部事業，是必要的一個有機階段，而且是無產階級奮鬬的歷史的總和。

簽名者：黑貢孟（I. M. Heizmann）賀甫策(D. Hoppner (Aserkovitch, Shak))梅格洛夫司基(N. N. Michallovsky)溫戈古拉多華女士（A. E. Wingogradova)西扁洛非子（L. Simonovitch)列聹（A. P. Lepin）華西爾察(I. I. Vasiltchag(Shidlovsky))特洛西士客耶（E. Tinocistskaja）伯爾確夫士基(N. Belkovsky (Mavüga))羅田保(Rotenberg (Jelich))

一九二三，六，十四於莫斯科。

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廣州平民書社

印刷者　廣州平民書社

總發行所　廣州司後街四十五號　平民書社

本誌定價表

冊數	定價（大洋）	國內郵費	國外郵費
每期一冊	三角	二分半	一角
全年四冊	一元一角		四角

新青年社出版書報目錄

新青年叢書

社會主義討論集	七角
哲學問題	四角
俄羅斯研究	印刷中
到自由之路	五角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五角
工團主義	三角
階級爭鬭	五角

康民尼斯特叢書

共產黨底計畫	三角
俄國共產黨黨綱	一角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	三角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四角

馬克思全書

共產黨宣言	一角
資本論入門	一角
工錢勞動與資本	一角八分

列甯全書

勞農會之建設	一角六分
討論進行計畫書	一角
共產黨禮拜六	一角二分
列甯傳	二角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一角二分

雜誌

新青年(季刊)	三月一册	三角
前鋒	一月一册	二角
嚮導週報	每星期一份	三分

其他

勞動運動史	一角
俄國革命記實	三角五分
兩個工人談話	一角
京漢工人流血記	一角
精神講話一班	一角

注意
購書簡章

一本社書價概無折扣
一外埠購書寄費不加如欲掛號每包則加掛號費五分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恕不負責
一匯兌不通之處可用中國郵票代價十足收用以示優待惟污損揭不開的及二角以上或外國郵票一概不收
一訂購雜誌請開明卷數號數空函購書恕不答覆
一通信地址每次均請詳細註明某省某縣某處某某以免誤寄

廣州司後街四十五號